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41
42
43
44
45
46
47
48
49
50
51
52
53
54
55
56
57
58
59
60
61
62
63
64
65
66
67
68
69
70
71
72
73
74
75
76
77
78
79
80
81
82
83
84
85
86
87
88
89
90
91
92
93
94
95
96
97
98
99
100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之六十八

五季

壬唐長興三年是辰歲凡四國三鎮春二月唐始刻九經即唐開成中石壁板九經也注見前

唐馮道李愚請令判國子監田敏淄州人校正九經刻板印賣是年始刻侯板成而印賣之唐主從之王應麟曰

古未有板本唐末益州始有墨板多術數字學小書至後唐長興中始詔儒臣校九經錄本于國子監

唐賜高從誨爵勃海王

三月吳越王錢鏐卒諡武肅子元瓘嗣

鏐寢疾謂將吏曰吾疾必不起諸兒皆愚懦誰可為帥者眾泣曰兩鎮令公傳瓘先代鏐兼仁領兩鎮故云

孝有功孰不愛戴鏐乃悉出印鑰授傳瓘曰將士推爾宜善守之又曰子孫善事中國勿以易

姓廢事大之禮遂卒年八十一傳瓘與兄弟同偃行喪內牙指揮使陸仁章曰令公嗣先王霸業將吏旦暮趨調當與諸公子異處乃令主者更設一櫬扶傳瓘居之禁

諸公子從者無敢妄入鏐末年左右皆附傳瓘仁章數以事犯之至是傳瓘既襲位更名元瓘傳瓘勞之仁章曰先王在位仁章不知事令公今日盡節猶事先王也

以遺命去國儀用藩鎮法除民田荒絕者租稅置擇能院掌選舉殿最中外有上書告訐者皆

置不問由是將吏輯睦

契丹遣使如唐

初契丹錫里契丹官名策刺卜錫里舊作舍利策刺卜與特哩衮注見前皆為趙德鈞所擒契丹

屢遣使請之唐主謀于羣臣德鈞等皆曰契丹所以數年不犯邊數求和者以此輩在南故也

縱之則邊患復生冀州刺史楊檀字德明沙陀人後賜名光遠亦曰策刺卜契丹騎將在朝廷數年知中國

虛實若得歸為患必深恐悔之無及既而契丹使者辭歸唐主曰朕志在安邊不可不少副其

契丹休兵數年通使請和其請邊虜將若唐書已有可恃不與可也乃首尾顧慮羈留所請賦將欲借此以杜邊患而又與他人思少副其求豈知從而激怒

據日滋石晉邊馮彞勢
移後唐之祚所謂進退
據差之毫釐以十里

求乃遣策古舊作前錫里與俱歸契丹以不得策喇卜自是數侵雲州及振武

夏四月董璋襲西川五月孟知祥擊敗之璋為其下所殺知祥遂取東川

孟知祥三遣使說董璋以主上加禮于兩川苟不奉表謝罪恐復致討璋不從三月遣李昊詣

梓州極論利害璋詬怒不許至是璋會諸將謀襲成都皆曰必克王暉曰劍南萬里成都為大

時方盛夏師出無名必無成功璋不從自將破白楊林鎮在漢州東聲勢甚盛知祥以趙廷隱為都

部署將三萬人拒之五月璋克漢州知祥自將兵八千人趣之廷隱陳于雞蹤橋在成都府張

公鐸陳于其後璋退陳于武侯廟下在新都縣北彌牟鎮八陳園旁璋帳下驍卒大譟曰日中曝我輩何為何

不速戰璋乃上馬前鋒始交指揮使張守進降于知祥言璋兵盡此無復後繼當急擊之知祥

登高冢督戰趙廷隱三戰不利知祥懼以馬箠指後陣張公鐸帥眾大呼而進東川兵大敗死

者數千人璋與數騎遁去餘眾七千人降知祥引兵追璋至赤水在漢州東南而還命廷隱攻梓州

璋還至府第方食王暉帥兵三百大譟而入璋引妻子登城呼指揮使潘稠使討亂兵稠斬璋

首以授暉暉舉城迎降趙季良帥將吏請知祥兼領東川許之唐主聞璋敗死知祥已據全蜀

乃遣供奉官李存瓌克寧之子賜知祥詔知祥拜泣受詔上表謝罪自是復稱藩然益驕倨矣

知祥令李昊草表請行墨制補兩川刺史以下又表請趙季良等為節度使皆從之

秋七月唐武安節度使馬希聲卒八月弟希範字實規殷第四子嗣

唐以李從珂為鳳翔節度使

九月唐城三河縣唐置以地近洵沁純邱三水而名今屬順天府

初契丹既疆侵掠盧龍諸州皆徧每自涿州運糧入幽州又多伏兵于閻溝即今鹽溝河在良鄉縣南掠取

康澄抗疏似是而非所云六可是即有未盡切當者如以四民遷業為慮而于蠱賊傷稼謂可存而不論則輕重倒置實甚夫年穀不登民食安賴不為撫綏而賑恤之將有激野澤而轉溝壑者豈直遷業之患而已哉至于校診為不足懼則尤害于理宋王安石之說蓋本于此論者徒以其言明快而亟許之亦昧乎立言之本末矣

之及趙德鈞為節度使城闔溝而戍之為良鄉縣漢縣故城在房山縣東今良鄉縣即趙德鈞所置糧道稍通于州東五十里城潞縣漢縣明省故城在今通州而戍之近州之民始得稼穡至是又于州東北百餘里城三河縣以通薊州運路敵騎來爭德鈞擊却之

冬十月唐大理少卿康澄上疏論事唐主優詔答之

澄上疏曰國家有不足懼者五有深可畏者六陰陽不調不足懼三辰失行不足懼小人訛言不足懼山崩川涸不足懼蠱賊傷稼不足懼賢人藏匿深可畏四民遷業深可畏上下相狗深可畏廉恥道消深可畏毀譽亂真深可畏直言蔑聞深可畏不足懼者願陛下存而不論深可畏者願陛下修而靡忒優詔獎之

十一月唐以石敬瑭為河東節度使

秦王從榮喜為詩聚浮華之士高輦等于幕府與相唱和頗自矜伐唐主語之曰吾雖不知書然喜聞儒士講經義開益人智思吾見莊宗好為詩將家子文非素習徒取人竊笑汝勿效也從榮為人鷹視輕佻峻急既參朝政驕縱不法安重誨死王淑妃孟漢瓊宣傳制命范延光趙延壽為樞密使從榮皆輕侮之石敬瑭兼六軍諸衛副使其妻永寧公主與從榮異母素相憎疾從榮以宋王從厚聲名出已右尤忌之從厚善以卑弱奉之故嫌隙不外見敬瑭不欲與從榮共事常思外補以避之延光延壽亦慮及禍屢辭機要會契丹欲入寇唐主命擇河東帥延光延壽先言石敬瑭康義誠可往既而欲專用義誠李崧曰非石太尉不可敬瑭亦願行即命除之敬瑭至晉陽以部將劉知遠周瓌晉陽人為都押衙委以心腹軍事委知遠帑藏委瓌

癸唐長興四年閏王延鈞龍已啟元年是歲凡四國三鎮春正月閏王王延鈞稱帝更名璘

閩人有言真封宅龍見者閩王延鈞更命其宅曰龍躍宮遂詣寶皇宮事見前受冊備儀衛入府
即皇帝位自以國小地僻常謹事四隣由是境內差安

二月唐定難節度使李仁福卒軍中立其子彛超為留後

唐以孟知祥為蜀王

三月唐以李彛超為彰武後唐延州軍號留後安從進為定難留後彛超拒命

先是河西諸鎮皆言李仁福潛通契丹併吞河右南侵關中會仁福卒以其子彛超為彰武留
後安從進為定難留後仍命靜難節度使藥彥稠將兵五萬以宮苑使安重益為監軍送從進
赴鎮敕諭夏銀綏宥將吏彛超年少未能扞禦故徙之延安從命則有富貴之福違命則有覆
族之禍四月彛超上言為軍民擁留未得赴鎮詔遣使趣之

夏四月唐以劉瓚為秦王傅

言事者請為秦王置師傅宰相畏秦王從榮請令自擇秦府判官王居敏薦兵部侍郎劉瓚于
從榮從榮請以為傅王府參佐皆新進少年輕脫諛諛瓚獨從容規諷從榮不悅槩以僚屬待
之瓚有難色從榮戒門者勿為通月聽一至府或竟日不召亦不得食

五月唐立李從珂為潞王子從益為許王

閩地震

閩主璘避位修道命福王繼鵬璘之子權總萬機初王審知性節儉府舍皆庠陋至是大作宮殿極土木之威

吳徐知誥營宮城于金陵

宋齊邱勸知誥徙吳主都金陵知誥乃營宮城于金陵

據城拒命顯言不欲失祖
宗世守彞超之叛非復可
以輕宥者乃從進信其自
新之說說遽為表請詔遂
從而罷兵紀綱安在夏州
從此益輕朝廷而肆陰謀
皆養癰之道也耳

秋七月唐安從進討李彞超不克引還

安從進攻夏州州城赫連勃勃所築堅如鐵石劓鑿不能入又党項萬餘騎徜徉四野抄掠糧
餉官軍無所芻牧山路險狹關中民輸斗粟束葉費錢數緡民間困竭不能供彞超登城謂從
進曰夏州貧瘠非有珍寶蓄積可以充朝廷貢賦也但以祖父世守此土不欲失之幸與表聞
許其自新詔從進引兵還自是夏州輕朝廷每有叛臣必陰與之連以邀賂遺已而彞超上表謝罪唐以為節

使度

唐賜在京諸軍優給

唐主暴得風疾久未平征夏州無功軍士頗有流言于是賜在京諸軍優給有差賞賚無名士

卒益驕

唐以錢元瓘為吳王

元瓘于兄弟甚厚其兄元璩自蘇州入見元瓘以家人禮事之奉觴為壽曰此兄之位也而小
子居之兄之賜也元璩曰先王擇賢而立之君臣位定元璩知忠順而已因相與對泣

閩以薛文傑為國計使

文傑性巧佞以聚斂求媚及是閩主璘復位避位六十五日親任之文傑陰求富民之罪籍沒其財被
榜捶者胸背分受仍以銅斗大熨之建州土豪吳先入朝文傑利其財將治之光怨怒帥其眾

且萬人叛奔吳

八月唐主加尊號賜內外將士優給

時一月之間再行優給用度益窘

老太原舊第與遂高閣
語如一口吻而覽衣泣
早部更甚夫以從榮之
其不堪付託亦明矣乃
主私欲猶豫不早自斷
致奸臣得窺測意指為
仲之計特假之兵柄以
楊機甚矣其惑也

唐以秦王從榮為天下兵馬大元帥

太僕少卿致仕何澤表請立從榮為太子唐主覽表泣下私謂左右曰羣臣請立太子朕當歸

老太原舊第耳不得已詔宰相樞密議之從榮見唐主言曰臣幼少且願學治軍民不願當此

名也退見范延光趙延壽曰執政欲奪我兵柄幽之東宮耳延光等知上意且懼從榮之言即

以白唐主制以從榮為天下兵馬大元帥位宰相上

九月唐以趙延壽為宣武節度使朱弘昭為樞密使

秦王從榮請嚴衛本左右羽林改名捧聖注見前步騎兩指揮為牙兵每入朝從數百騎張弓挾矢馳騁

衢路不快于執政私謂所親曰吾一日南面必族之范延光趙延壽懼屢求外補以避之唐主

以為見己病而求去甚怒曰欲去自去奚用表為齊國公主唐主女嫁趙延壽復為延壽言于禁中乃

以延壽為宣武節度使以朱弘昭為樞密使同平章事弘昭復辭唐主叱之弘昭乃不敢言

唐遣使如吳越

吏部侍郎張文寶泛海使杭州船壞水工以小舟濟之風飄至天長注見前吳主厚禮之資以從

者儀服錢幣數萬文寶獨受飲食餘皆辭之曰唐朝與吳久不通問今既非君臣又非賓主若

受此物何辭以謝吳主嘉之竟達命于杭州而還

冬十月唐以范延光為成德節度使馮贇為樞密使

延光屢因孟漢瓊王淑妃以求出以為成德節度使以馮贇代之唐主以親軍都指揮使康義

誠為樸忠親任之時要近之官多求出以避秦王之禍義誠度不能自脫乃令其子事秦王務

持兩端冀得自全唐主餞范延光曰卿今遠去事宜盡言對曰朝廷大事願陛下與內外輔臣

參決勿聽羣小之言遂相泣而別時孟漢瓊用事附之者共為朋黨以蔽惑上聽故延光言及之

十一月唐主疾病秦王從榮作亂伏誅

唐主疾作大漸秦王從榮入問疾唐主俛首不能舉從榮出聞宮中皆哭意唐主已殂明日稱疾不入從榮自知不為時論所與恐不得為嗣與其黨謀欲以兵入侍先制權臣遣都押衙馬處鈞謂朱弘昭馮贇曰吾欲帥牙兵入宮中侍疾且備非常二人曰主上萬福王宜竭心忠孝不可妄信浮言從榮怒復遣謂曰公輩殊不愛家族邪何敢拒我二人患之入告王淑妃孟漢瓊召康義誠謀之義誠竟無言從榮將步騎千人陳于天津橋遣馬處鈞至馮贇第語之曰吾今日決入公輩禍福在須臾耳贇馳入右掖門見弘昭義誠漢瓊及三司使孫岳贇讓義誠曰公勿以兒在秦府左右顧望主上拔擢吾輩自布衣至將相苟使秦王兵得入此門置主上何地乎義誠未對監門白秦王已將兵至端門外漢瓊拂衣起入殿門弘昭贇隨之義誠不得已亦隨之入時唐主病小愈漢瓊等入見曰從榮反兵已攻端門矣唐主指天泣下謂義誠曰卿自處置勿驚百姓控鶴指揮使李重吉從珂之子也時侍側唐主曰吾與爾父冒矢石定天下從榮輩得何力今乃為人所教為此悖逆當呼爾父授以兵柄耳重吉即帥控鶴兵守宮門漢瓊召馬軍指揮使朱洪實使將五百騎討從榮從榮走歸府僚佐皆竄匿牙兵潰去皇城使安重益斬從榮并其子以獻唐主悲駭絕而復蘇由是疾復劇時宋王從厚為天雄節度使遣漢瓊徵之迫廢從榮為庶人

初從榮夫道六軍判官趙遠諫曰大王勿謂父子至親為可恃獨不見恭世子戾太子乎從榮怒出為涇州判官及從榮敗遠以是知名

趙遠字上交涇州詭陽人

唐主重祖

明宗性不猜忌與物無競登極之年已踰六十每夕于宮中焚香祝天曰某胡人因亂為衆所推願天早生聖人為生民主在位年穀屢豐兵革罕用校于五代麗為小康

十二月唐主從厚立是為後唐閔帝

唐主自終易月之制即召學士讀貞觀政要太宗實錄有致治之志然不知其要寬柔少斷李愚私謂同列曰吾君延訪鮮及吾輩位高責重事亦堪憂衆不敢應孟知祥闡明宗祖亦謂僚佐曰宋王幼弱為政者皆

胥吏小人其亂可坐而俟也甲午唐閔帝從厚應順元年四月以從唐潞王從珂清泰春正月唐以高從誨為南平王馬希範為

楚王錢元瓘為吳越王

唐以李重吉為亳州團練使

潞王從珂與石敬瑭少從明宗征伐有功各得衆心朱弘昭馮贇位望素出二人下遠甚一旦執朝政皆忌之及明宗殂從珂辭疾不來使臣至鳳翔者或自言伺得從珂陰事于是朱馮不欲重吉典禁兵出為亳州團練使從珂女為尼洛陽亦召入禁中從珂由是疑懼

吳人攻閩建州

先是閩吳光請兵于吳吳信州刺史蔣延徽不俟朝命引兵會攻建州閩主璘遣使求救于吳越及是延徽敗閩兵于浦城唐縣今屬建寧府遂圍建州閩主璘遣兵救之軍及中途士卒不進曰不得薛文傑不能討賊軍中以聞國人震恐太后及福王繼鵬泣謂璘曰文傑盜弄國權枉害無辜上下怨怒久矣今吳兵深入士卒不進社稷一旦傾覆留文傑何益文傑亦在側互陳利害

唐天成長興之治不特華莊宗柴政而克己自亦五季中之佼佼者其識不可沒然推原得位始其叛且篡則固無能詳論者狃于善善欲長見曲為褒美過矣即如香祝天之事誰則見之胡寅深信不疑遂謂其于誠心試思為衆所推足信否若謂監國時之臣固請不過沿六朝勸故椒室晉宋以還之禱亦真可比的唐虞揖讓尚論貴乎持平况有關世道人心尤不可以不

璘曰吾無如卿何卿自為謀文傑出繼鵬伺之門外以笏擊之仆地檻車送軍前士卒齎食之

初文傑以古制檻車疎濶更為之形如木槽延徽攻建州垂克徐知誥以延徽吳太祖楊溥稱帝尊行

攢以鐵錠內向動輒觸之既成而首自入焉素善恐其克建州奉濠以圖興復遣使召之延徽亦聞閩兵及吳

越兵將至引兵歸閩人追擊敗之知誥駐延徽為右威衛將軍遣使求好于閩

唐以唐汭陳又為樞密直學士

唐主即位舊鎮將佐之有才者朱馮皆斥逐之汭以文學從歷三鎮而性迂疎故朱馮引置密

近又以其黨陳大監之

蜀主孟知祥稱帝是為後蜀

知祥以趙季良為司空平章事

吳徐知誥黜其押牙周宗為池州副使尋復召之

吳人多不欲遷都吳主遣宋齊邱如金陵諭知誥罷之先是知誥久有傳禪之志以吳主無失

德恐衆心不悅欲待嗣君宋齊邱亦以為然一旦知誥臨鏡鑷白髭歎曰國家安而吾老矣奈

何周宗知其意請如江都微以傳禪諷吳主齊邱以宗先已心疾之手書切諫以為未可請斬

宗以謝吳主乃黜宗為池州副使久之節度副使李建勳司馬徐玠等屢陳知誥功業宜早從

民望召宗復為都押牙知誥由是疎齊邱

唐以潞王從珂為河東節度使石敬瑭為成德節度使從珂舉兵鳳翔唐遣兵討之官軍降潰

朱弘昭馮贇不欲石敬瑭久在太原徙潞王從珂鎮河東敬瑭鎮成德皆不降制書但各遣使

臣持宣監送赴鎮從珂既與朝廷猜阻朝廷又命洋王從璋權知鳳翔從璋性麓率樂禍前代

安重誨而殺之前事具從珂謀于將佐皆曰主上富于春秋政事出于朱馮大王功名震主離鎮

必無全理不可受也觀察判官馮胤孫字慶光隸州商河人曰君命召不俟駕今道過京師臨喪赴鎮而

已諸人凶謀不可從也眾哂之從珂乃移檄隣道言朱弘昭等專制朝權懼傾社稷今將入朝

以清君側而力不能獨辦願乞靈隣藩以濟之以西都留守王思同當東出之道尤欲與之相

結遣使詣長安說以利害餌以美妓思同謂將吏曰吾受明宗大恩今與鳳翔同反借使事成

而榮猶為一時之叛臣況事敗而辱流千古之醜迹乎遂執其使以聞他使亦多為隣道所執

惟隴州防禦使相里金相里氏以地為氏金字國寶并州汾陽人五代史作字奉金今依相里氏墓碑傾心附之遣判官薛文遇往來

計事朝廷議討鳳翔康義誠不欲出請以王思同為統帥嚴衛指揮使尹暉魏州大名人羽林指揮

使楊思權等皆為偏裨護國節度使安彥威字國俊代州崞縣人為都監思同雖有忠義之志而御軍無

法從珂老于行陳將士徼幸富貴者心皆向之三月彥威與山南西道張虔釗武定孫漢韶存李

進之子時存進已復本姓彰義張從賓靜難康福等五節度使合兵討鳳翔鳳翔城塹卑淺守備俱乏眾心

危急從珂登城泣謂外軍曰吾未冠從先帝百戰出入生死全創滿身以立今日之社稷汝曹

目睹其事今朝廷信任讒臣猜忌骨肉我何罪而受誅乎因慟哭聞者哀之虔釗褊急以白刃

驅士卒登城士卒怒大詬反攻之虔釗走免楊思權因大呼曰大相公吾主也遂帥諸軍解甲

投兵請降于從珂思權以幅紙進曰願王克京城日以臣為節度使從珂即書思權可節度使授之王思同猶未之知趣士卒登城

尹暉大呼曰城西軍已入城受賞矣眾爭棄甲投兵而降其聲震地日中亂兵悉入外軍亦潰

思同等六節度使皆遁去潞王悉斂城中之財以犒軍至于鼎釜皆估直以給之思同等至長

安副留守劉遂雍鄆之子閉門不納乃趣潼關

同確守大節詞氣凜然其御軍無法不足為累鳳翔之討使非楊思權之釋甲乞恩尹暉之投戈逃死其必不能制勝也至思同後此被執不屈復為兩計嫌謀過害無不為之切然思同拘義以死視楊尹之蒙垢侍生者相去其

從厚柔懦無能羣小滿朝無足與圖國是當從珂舉兵犯關義誠輩早蓄異心逆將他適所可稍恃以支持者惟朱洪實耳雖其固守徐圖之計未必果能濟事而其心巉然不滓從厚所宜知也乃不辨黑白枉殺忠良譬之木將槁而復披其枝葉能無立見傾覆乎

唐潞王從珂至長安唐主以康義誠為招討使將兵拒之殺馬軍指揮使朱洪實

從珂建大將鼓旗整衆而東以孔目官劉延朗宋州虞城人為腹心劉遂雍悉出府庫之財于外軍

士前至者即給賞令過皆不入城從珂至長安遂雍迎謁率民財以充賞都監王景從等奔還

中外大駭唐主不知所為謂康義誠等曰先帝棄萬國朕外守藩方當是之時為嗣者在諸公所取耳既承大業國事皆委諸公以社稷大計見告朕何敢違

今事至于此何方可以轉禍朕欲自迎潞王以大事謀之若不免于罪亦所甘心朱弘昭馮寶大懼不敢對康義誠欲悉以宿衛兵迎降為已功乃

曰侍衛諸軍尚多臣請自往扼其衝要招集離散以圖後效幸陛下勿以為憂唐主乃召將士

慰諭親至左藏給將士金帛義誠與朱洪實共論用兵利害洪實欲以禁軍固守洛陽曰如此

彼亦未敢徑前然後徐圖進取可以萬全義誠怒曰洪實欲反邪洪實曰公自欲反乃謂誰反

其聲漸厲唐主聞召而訊之竟不能辨遂斬洪實軍士益憤唐主殺李重吉于宋州又殺從珂女尼惠明

唐潞王從珂執西京留守王思同殺之

從珂至昭應聞前軍獲王思同曰思同雖失計然盡心所奉亦可嘉也至靈口即零口鎮在西安府臨潼縣南

前軍執思同以至從珂責讓之對曰思同起行間先帝擢之位至節將常愧無功以報大恩非

不知附大王立得富貴助朝廷自取禍殃但恐死之日無面目見先帝于泉下耳敗而鸞鼓固

所宜也請早就死王為之改容曰公且休矣欲宥之而楊思權之徒恥見其面尹暉盡取思同

家資妓妾屢言于劉延朗曰若留思同慮失士心屬從珂醉不待報擅殺之及其妻子從珂醒

怒延朗嗟惜者累日

唐潞王從珂至陝諸將及康義誠皆降

從珂至閩鄉朝廷前後所發諸軍遇之皆迎降無一人戰者康義誠引兵發洛陽詔以安從進

為京城巡檢從進已受從珂書潛布腹心矣從珂至靈寶安彥威安重霸皆降惟保義節度使

康思立山陰諸部人謀固守陝城從珂前鋒至城下呼曰禁軍十萬已奉新帝爾輩數人奚為徒累

一城人塗地耳于是士卒爭出迎思立不能禁亦出迎從珂至陝移書諭洛陽文武士庶惟朱

弘昭馮贇兩族不赦義誠所部自相結百什為羣棄甲兵爭先詣陝降義誠麾下纔數十人亦

因侯騎請降既而興元張茂釗武定孫漢韶俱以鎮降蜀

唐主出奔夏四月石敬瑭入朝遇于衛州殺其從騎

唐主憂駭不知所為急遣中使召朱弘昭謀所向弘昭赴井死安從進殺馮贇于第傳二人首

于從珂唐主欲奔魏州召孟漢瓊使為先置漢瓊單騎奔陝唐主乃以五十騎出門馮道等入

朝及端門聞變道及劉昫涿州歸義人乃歸至天宮寺安從進遣人語之曰潞王倍道而來且至矣

相公宜帥百官至穀水奉迎乃止于寺中召百官中書舍人盧導字熙化至馮道曰勸進文書

宜速具草導曰潞王入朝百官班迎可也設有廢立當俟太后教令豈可遽議勸進乎道曰事

當務實導曰安有天子在外人臣遽以大位勸人者邪若潞王守節北面以大義見責將何辭

以對公不如帥百官詣宮門進名問安取太后進止則去就善矣道未及對從進屢遣人趣之

道等即紛然而去既而從珂未至三相馮道李愚劉昫息于上陽門外盧導過前道復召而語之導對

如初李愚曰舍人之言是也吾輩之罪擢髮不足數矣從珂上牋于太后取進止遂自陝而東

四月唐主至衛州東數里遇石敬瑭大喜問以大計敬瑭聞義誠叛去俛首長歎數四乃見衛

州刺史王弘贇問之弘贇曰前代天子播遷多矣然皆有將相侍衛府庫法物使屋下有所瞻

仰今獨以五十騎自隨雖有忠義之心將若之何敬瑭還以其言告弓箭庫使沙風沙氏之守

瑤子從厚分則君臣竝
聽威所當與共安危者
其相過問計敬瑭異知
正擁重兵乃忍反戈相
蓋戕從騎其心欲何為

乎雖以弑逆之從珂他日亦舉衛州之事相詰責則其罪惡固早著于天下矣

榮奔史始曰古有賁姓音奔後遂為奔洪進洪進前責敬瑭曰公明宗愛塔富貴相與共之憂患亦宜相恤今

天子播越委計于公冀圖興復乃以此四者為辭是直欲附賊賣天子耳抽佩刀欲刺之敬瑭

親將陳暉救之守榮鬪死洪進亦自刎敬瑭牙內指揮使劉知遠引兵入盡殺唐主左右及從

騎獨置唐主而去敬瑭遂趣洛陽

唐孟漢瓊詣潞王從珂降從珂誅之

初從珂罷河中歸私第王淑妃數遣孟漢瓊存撫之漢瓊自謂于從珂有舊恩至澠池西見從

珂大哭欲有所陳從珂曰諸事不言可知即命斬于路隅

唐潞王從珂入洛陽廢其主從厚為鄂王而自立是為後唐廢帝

從珂至蔣橋百官班迎傳教以未拜梓宮未可相見馮道等皆上牋勸進從珂入謁太后太妃

詣西宮伏梓宮慟哭自陳詣闕之由馮道帥百官班見拜從珂答拜道等復上牋勸進從珂曰

予之此行事非獲已俟皇帝歸闕園寢禮終當還守藩服羣公遽言及此甚無謂也明日太后

下令廢少帝為鄂王以潞王知軍國事又明日太后令潞王宜即帝位乃即位于柩前

唐主從珂弑鄂王從厚于衛州磁州刺史宋令詢死之

王弘贄遷唐鄂王于州解唐主從珂遣弘贄之子巒往酖之王不飲巒縊殺之王性仁厚于兄弟殺睦雖遭秦

王忌疾坦懷待之卒免于患及嗣位于潞王亦無嫌而朱弘昭孟漢瓊之徒橫生猜間王不能達以至禍敗孔妃尚在宮中唐主使人謂之曰重吉

輩何在遂殺之并其四子鄂王之在衛州也惟磁州刺史宋令詢遣使問起居聞其遇害慟哭

半日自經死既而唐葬明宗于徽陵乃并葬鄂王于陵城之南封

唐康義誠伏誅夷其族

唐主之在陝也義誠至陝待罪唐主責之曰先帝晏駕立嗣在諸公今上亮陰政事在諸公何為不能始終陷吾弟至此義誠大懼叩頭請死唐主素惡其為人未欲遽誅且宥之至是唐主斬義誠而滅其族

唐賜將士緡錢有差

初唐主發鳳翔許軍士以入洛人百緡及至洛陽三司使金帛不過三萬而賞軍之費計須五十萬緡于是有司百方以斂民財僅得六萬唐主怒下軍巡使獄晝夜督責因繫滿獄貧者至自經赴井而軍士遊市肆皆有驕色市人聚詬之曰汝曹為主力戰言其為主盡力亦所當然反使我輩鞭胸杖背出財為賞汝曹猶揚揚自得不愧天地乎是時竭左藏舊物及諸道貢獻乃至太后太妃器服簪珥皆出之纔及二十萬緡唐主患之學士李專美夜直唐主讓其不能為謀專美曰自長興之季賞賚亟行卒以是驕雖有無窮之財終不能滿驕卒之心夫國之存亡不專繫于厚賞亦在修法度立紀綱今財力盡此宜據所有均給之何必踐初言乎唐主以為然詔禁軍在鳳翔歸命者賜錢七十緡至二十緡在京者各十緡軍士無厭猶怨望為謠言曰除去菩薩扶立生鉄以閔帝仁弱唐主剛嚴有悔心故也

五月唐復以石敬瑭為河東節度使

唐主與石敬瑭皆以勇力善鬪事明宗然素不相悅至是敬瑭不得已入朝不敢言歸時敬瑭

久病羸瘠太后及魏國公主

即敬瑭妻永寧公主是年屢為之言而鳳翔舊將佐皆勸留之惟

韓昭胤李專美以為趙延壽在汴不宜猜忌敬瑭唐主亦見其骨立不以為虞乃復遣之河東

六月吳徐知誥幽其主之弟臨川王濛于和州

公塘河東之遺如蹤虎跡不復可制從珂素與同列其詐力豈不深知况彼此人相猜忘乎乃于韓李車之慙慙不之察而失其若此非惟禍至神味亦

由天道好還正如螳螂捕
蟬而不知黃雀之在後也

命相大事于古曰惟其人
自夏殷托之夢卜遂為後
世好奇者所藉口殊不知
禹之杖卜固以並屬功臣
無一不堪倚畀之選即高
宗之審象旁求亦因舊學
時物色有素特光為神道
設教耳若中無人之哲
而取決于焚香扶筮夫豈
為國求賢之義明政不綱
始用廷推會推黨援熾熾
迨時事孔棘猶且探名柄
用貽一朝五十相之譏不
知金甌之與琉璃瓶更復
何裨國是邪

知誥將受禪忌臨川王濛遣人告濛藏匿亡命擅造兵器降封歷陽公幽于和州命控鶴軍使
王宏將兵二百衛之後濛以間殺王宏奔廬州欲依周本本將見之其子
秋七月唐以盧文紀字子特簡姚顛字伯真京同平章事

劉昫苛察李愚剛褊論議多不合至相詬罵事多凝滯唐主患之欲更命相問所親信皆以尚
書左丞姚顛太常卿盧文紀秘書監崔居儉清河人對論其才行互有優劣唐主不能決乃寘
其名于琉璃瓶夜焚香祝天以筮挾之得二人乃有是命

蜀主知祥殂子昶立

蜀主得疾踰年至是增劇立子仁贊為太子召司空趙季良節度使李仁罕趙廷隱樞密使王
處回受遺詔輔政是夕殂秘不發喪王處回夜過趙季良告之涕泣不已季良正色曰今彊將
握兵專伺時變宜速立嗣君以絕覬覦泣無益也處回遂與季良立仁贊而後發喪仁贊即位
更名昶不改元昶初立大臣驕蹇多踰法度季仁罕自恃宿將有功復受顧託求判六軍昶不
得已許之既而或告仁罕有異志昶與趙季良趙廷隱謀因仁罕入朝執而殺
之季罕自鎮來朝杖而入見稱疾不拜及聞仁罕
死始釋杖而拜昶以為太子太傅致仕徙理州

八月唐詔蠲逋租三百三十八萬

劉昫判三司命判官高延賞鈞考窮覈皆積年逋欠之數姦吏利其徵責旬取故存之昫具奏
其狀且請察其可徵者急督之必無可償者悉蠲之韓昭胤極言其便八月詔長興以前戶部
及諸道逋租三百三十八萬咸免勿徵貧民大悅而三司吏怨之既而昫與李愚同罷相三司
吏皆相賀無一人從昫歸第

冬旱

是歲秋冬旱民多流亡同華蒲絳尤甚

乙唐清泰二年吳天祚元年蜀五祖明德未二年閩永和元年是歲凡五國三鎮 春二月唐夏州節度使李彝超卒兄彝殷代之

三月唐詔開言路

太常丞史在德性狂狷上書極詆內外文武之士請徧加考試黜陟能否執政大怒盧文紀及補闕劉濤字德潤徐州彭城人皆請加罪唐主謂學士馬胤孫曰朕新臨天下宜開言路若朝士以言獲罪誰敢言者卿為朕作詔書宣朕意乃下詔畧曰昔魏徵請賞皇甫德參今濤等請黜史在德事同言異何其遠哉在德情在傾輸安可責也

夏六月契丹侵邊境唐北面總管石敬瑭將兵屯忻州

敬瑭既選鎮陰為自全之計唐主好咨訪外事常命端明殿學士李專美翰林學士李崧知制誥呂琦薛文遇翰林天文趙延乂等更直于中興殿庭與語或至夜分時敬瑭二子為內使賂太后左右令伺其密謀事無巨細皆知之敬瑭對客常稱羸瘠不堪為帥冀朝廷不之忌翰林天文居翰林院以候天文者時契丹屢侵北

邊禁軍多在幽并敬瑭與趙德鈞求益兵運糧朝夕相繼詔借河東人菽粟鎮州輸絹五萬匹于總管府率科詠鎮冀車千五百乘運糧于代州時水旱民饑敬瑭遣使督促嚴急山東流散

亂始兆矣敬瑭將大軍屯忻州朝廷遣使賜軍士夏衣傳詔撫諭軍士呼萬歲者數四敬瑭懼

幕僚段希堯河內人請誅其唱者敬瑭命劉知遠斬三十六人以徇唐主聞之益疑敬瑭

唐詔竊盜不計賊并縱火彊盜並行極法

秋七月唐遣北面副總管張敬達字志通代州人將兵屯代州

唐以敬達為北面行營副總管將兵屯代州分石敬瑭之權也唐主深以時事為憂嘗從容謀盧文紀等無所規贊文紀等上

言臣等每五日起居與兩班旅見侍衛滿前雖有愚慮不敢教陳竊見前朝置延英殿或宰相欲有奏論天子欲有咨度皆非時召對旁無侍衛故人得盡言望復此故事詔以舊制五日起

言臣等每五日起居與兩班旅見侍衛滿前雖有愚慮不敢教陳竊見前朝置延英殿或宰相欲有奏論天子欲有咨度皆非時召對旁無侍衛故人得盡言望復此故事詔以舊制五日起

居百僚俱退宰相獨升若常事自可敷奏或事應嚴密聽于
閤門奏勝子當盡屏侍臣于便殿相待何必繫廷英之名也

唐以房嵩為樞密使

劉延朗及學士薛文遇等居中用事嵩與趙延壽雖為使長啓奏除授一歸延朗州鎮自外入者先賂延朗後議貢獻賂厚者先得內地賂薄者晚得邊陲由是諸將帥皆怨憤

冬十月閩李傲弒其主璘而立福王繼鵬更名昶

初閩主璘嬖其父婢陳金鳳立以為后后陋而淫會璘得風疾后與璘嬖臣歸守明及百工院

使李可殷私通國人皆惡之璘令錦工作九龍帳唯貯一歸郎歸郎謂守明也可殷常譖皇城使李傲于

璘后族陳匡勝無禮于福王繼鵬傲及繼鵬皆恨之璘疾甚傲使人殺可殷后訴之璘力疾視

朝詰可殷死狀傲懼而出俄引步兵鼓譟入宮璘匿帳下亂兵刺殺之傲遂與繼鵬殺陳后陳

守恩陳匡勝皆陳后族歸守明及繼鵬弟繼韜璘次子常欲殺繼鵬故并殺之繼鵬即位更名昶既而自稱權知福

建節度事遣使奉表于唐立父婢李春燕為德妃以李傲判六軍諸衛事傲專制朝政陰養死

士昶患之因大享軍伏甲擒殺之梟首朝門暴其罪告諭中外內宮宣徽使葉翹初為福王友

所祥益宮中謂之國翁昶既嗣位驕縱不與翹議國政一日昶方視事翹衣道士服趨出昶名

還拜之翹頓首曰臣輔導無狀致陛下即位以來無一善可稱願乞骸骨昶曰政令不善公當

極言奈何葉孤去厚賜金帛慰諭復位翹以昶嬖李春燕諫之昶不悅未幾復上書言事昶批

其翹尾曰一葉隨風落御溝遂放歸永泰以壽終 葉翹福州永泰人永泰唐縣宋改永福今州府

荆南梁震退居土洲在荊州府江陵縣九十九洲之一也

荆南節度使高從誨性明達親禮賢士委任梁震以兄事之楚王希範好奢靡游談者共誇其盛從誨謂僚佐曰如馬王可謂大丈夫矣孫光憲對曰天子諸侯禮有等差彼乳臭子驕侈僭

法取快一時不為遠慮危亡無日何足慕乎從誨悟曰公言是也他日謂梁震曰吾自念平生奉養固已過矣乃捐去玩好以經史自怡省刑薄賦境內以安震曰先王待我如布衣交以嗣王屬我今嗣王能自立不墜其業吾老矣不復事人矣遂固請退居從誨不能留乃為之築室于土洲震披鶴氅自稱荆臺隱士每詣府跨黃牛至廳事從誨時過其家四時賜與甚厚自是悉以政事屬孫光憲

吳加徐知誥大元帥封齊王備殊禮

十二月唐以馮道為司空

時久無正拜三公者朝議擬其職事盧文紀欲令掌祭祀掃除

隋制三公參議國事祭祀則司空行掃除盧文紀不深考遂以

為司空道聞之曰司空掃除職也吾何憚焉既而文紀自知不可乃止

兩唐清泰三年十一月以後晉高祖石敬瑭天福元年春正月唐以呂琦為御史中丞

唐主以千春節置酒晉國長公主上壽畢辭歸晉陽唐主醉曰何不且留遽歸欲與石郎反邪

石敬瑭聞之益懼盡收其貨之在洛陽及諸道者歸晉陽託言以助軍費人皆知其有異志唐主夜與近臣從容語曰石郎于朕至親無可疑者但流言不息萬一失歡何以解之皆不對端明殿學士李崧退謂同僚呂琦曰吾輩受恩深厚豈得自同衆人一槩觀望邪計將安出琦曰河東若有異謀必結契丹為援契丹屢求和親但求策刺卜等未獲故未成耳今誠歸策刺卜等歲遺禮幣十餘萬緡彼必驩然承命如此則河東雖欲陸梁無能為矣崧曰此吾志也他夕二人密言其策唐主大喜久之以告樞密直學士薛文遇文遇對曰以天子之尊屈身夷狄不亦辱乎又虜若循故事求尚公主何以拒之唐主意遂變一日急召崧琦咸怒責之曰卿輩皆

知古今欲佐人主致太平今乃為謀如是朕一女尚乳臭卿欲棄之沙漠邪且欲以養士之財輸之虜廷其意安在二人懼拜謝無數琦氣竭拜少止唐主曰呂琦彊項肯視朕為人主邪既而怒解各賜卮酒罷之自是羣臣不敢復言和親之策遂以琦為御史中丞蓋疎之也

夏五月唐以石敬瑭為天平節度使敬瑭拒命唐發兵討之

初石敬瑭欲嘗唐主之意累表自陳羸疾乞解兵柄移他鎮帝與執政議從其請移鎮鄆州房嵩李崧呂琦等皆力諫以為不可五月薛文遇獨直唐主與之議文遇曰河東移亦反不移亦

反在旦暮耳不若先事圖之唐主大喜曰卿言殊豁吾意成敗吾決行之即為除目徙敬瑭鎮天平宋審虔鎮河東制出兩班聞呼敬瑭名相顧失色以張敬達為西北都部署趣敬瑭之鄆

州敬瑭疑懼謀于將佐判官趙瑩字元暉華陰人勸敬瑭赴鄆州劉知遠曰明公久將兵得士卒心今據形勝之地士馬精彊若稱兵傳檄帝業可成奈何以一紙制書自投虎口乎掌書記桑維翰

字國僑河南人曰主上初即位明公入朝主上豈不知蛟龍不可縱之深淵邪然卒以河東復授公此乃天意假公以利器也明宗遺愛在人主上以庶孽代之羣情不附公明宗之愛壻今主上以

反逆見待此非首謝可免但力為自全之計契丹主素與明宗約為兄弟公誠能推心屈節事之朝呼夕至何患不成敬瑭意遂決表唐主養子不應承祀請傳位許王唐主手裂其表抵地

以詔答之曰卿于鄂王固非疎遠衛州之事天下皆知謂敬瑭盡殺許王之言何人肯信制削奪敬瑭官爵以張敬達為太原四面兵馬都部署楊光遠為副先鋒指揮使安審信金全雄義

指揮使安元信馬邑人帥眾奔晉陽敬瑭委以軍事振武巡檢使安重榮朔州人亦帥步騎五百奔

晉陽

秋七月石敬瑭遣使求救于契丹

敬瑭令桑維翰草表稱臣于契丹主且請以父禮事之約事捷之日割盧龍一道及雁門關以北諸州與之劉知遠諫曰稱臣可矣以父事之太過厚以金帛賂之自足致其兵不必許以土田恐異日大為中國之患悔之無及敬瑭不從表至契丹主大喜復書許俟仲秋傾國赴援

八月唐張敬逵攻晉陽不克

張敬逵築長圍以攻晉陽石敬瑭以劉知遠為馬步都指揮使降兵皆隸焉知遠用法無私撫之如一由是人無二心敬瑭親乘城坐卧矢石下知遠曰觀敬逵輩無他奇策不足慮也願明公四出間使經畧外事守城至易知遠獨能辦之敬瑭執知遠手撫其背而賞之唐主聞契丹許敬瑭以仲秋赴援屢督敬逵急攻不能下每有營構多值風雨長圍復為水潦所壞竟不能合晉陽城中亦日窘糧儲浸乏

九月契丹主德光將兵救石敬瑭唐兵大敗契丹圍之唐主自將次懷州

契丹主將五萬騎自陽武谷在代州而南至晉陽陳于虎北口在太原城汾水北實實唐騎

將高行周符彥卿即李彥卿復本姓合戰敬瑭遣劉知遠出兵助之張敬逵楊光遠安審琦以步兵陳

于城西北山下契丹遣輕騎三千不被甲直犯其陳唐兵逐之至汾曲契丹伏兵起衝唐兵斷

而為二縱兵乘之唐兵大敗死者近萬人敬逵等收餘衆保晉安寨名在太原府太原縣晉祠南契丹亦引兵

歸虎北口敬瑭出見契丹主引兵會圍晉安寨置營于晉安之南長百餘里厚五十里多設鈴

索吠犬人跣步不能過敬逵等士卒猶五萬人馬萬匹四顧無所之遣使告敗唐主大懼遣符

彥饒將兵屯河陽詔天雄范延光盧龍趙德鈞耀州潘環共救晉安下詔親征唐主本不欲行

敬逵雖敗餘猶擁眾五萬大有可為何至四顧傍徨束手無策一挫而不能復振耶況其時契丹部騎亦止五萬安能連營百餘里而厚亦半之所謂鈴

耳而敬之之氣既隆預存
風聲鶴唳之法遠畏其兵
多而義足怯亦甚矣作史
者不體情理輒從而傳會
張大其能免于失實之幾
乎

括馬征兵民不堪命即有
濟去用尚恐滋擾閭閻况
無益乎後唐是時邊境已
危復從而自潰其心腹延
朗此謀貽悞不淺劉友益
但以微藉之晚識其無備
遂違于政治之論哉

張延朗劉延皓勸之唐主不得已發洛陽遣符彥饒軍赴潞州為大軍後援唐主至河陽心憚
北行盧文紀希旨言國家根本在河南胡兵修來忽往不能久留晉安大寨甚固况已發三道
兵救之河陽天下津要車駕宜留此鎮撫南北且遣近臣往督戰苟不能解圍進亦未晚張延
朗曰文紀言是也唐主議近臣遣使北行者延朗與翰林學士和凝字成績等皆曰趙延壽
父德鈞以盧龍兵來赴難宜遣延壽會之乃遣延壽將兵二萬如潞州唐主至懷州問策于羣
臣吏部侍郎龍敏字欲抽請立李贊華為契丹主令天雄盧龍二鎮分兵送之自幽州趣西樓
朝廷露檄言之契丹主必有內顧之憂然後選募軍中精銳以擊之此亦解圍之一策也唐主
深以為然而執政恐其無成議竟不決唐主憂沮日夕酣飲悲歌羣臣或勸其北行則曰御勿
言石郎使我心膽墮地

冬十月唐括馬籍義軍以拒契丹

詔大括天下將吏及民間馬又發民為兵每七戶出征夫一人自備鎧仗謂之義軍期以十一
月俱集用張延朗之謀也凡得馬二千餘匹征夫五千人實無益于用而民間大擾
十一月唐以趙德鈞為行營都統

初趙德鈞陰蓄異志欲因亂取中原自請救晉安寨唐主以德鈞為諸道行營都統及其子
延壽遇于西陽即西唐店在澤州府北悉以兵屬焉時范延光受詔將兵屯遼州德鈞志在併延光軍逗

留不進詔書屢趣之德鈞乃引兵北屯圍柏谷口即圍柏鎮在大原府祁縣東南

契丹立石敬瑭為晉皇帝是為後晉高祖敬瑭割幽薊等十六州以賂之

契丹主謂石敬瑭曰吾三千里來赴難必有成功觀汝器貌識量真中原之主也吾欲立汝為

天子敬瑭辭讓數四將吏復勸進乃許之契丹主作策書命敬瑭為大晉皇帝自解衣冠授之
築壇即位割幽薊瀛莫涿檀順新媯儒武雲應寰朔蔚十六州順州唐置今順天府順義縣是
儒州後唐置今宣化府延慶州

是應州後唐置今屬大同府寰州亦後唐
置故城在今朔平府馬邑縣餘注俱見前以與契丹仍許歲輸帛三十萬匹制改長興七年為

天福元年敕命法制皆遵明宗之舊以趙瑩為翰林學士承旨桑維翰為翰林學士權知樞密
使事劉知遠為侍衛馬軍都指揮使客將景延廣字航州人為步軍都指揮使立晉國長公主為

皇后

唐趙德鈞降契丹契丹不受

契丹主雖軍柳林即柳子注見前其輜重老弱皆在虎北口每日輒輒結束以備遁逃而趙德鈞欲倚

契丹取中國至團柏踰月按兵不戰去晉安纔百里聲問不能相通德鈞累表為延壽求成德

節度使唐主怒曰趙氏父子能卻胡寇雖欲代吾位吾亦甘心若玩寇要君但恐犬兔俱斃耳

德鈞不悅密以金帛賂契丹主云若立己為帝請即以見兵南平洛陽與契丹為兄弟仍許石

氏常鎮河東契丹主自以身入敵境晉安未下德鈞兵尚彊范延光在其東又恐山北諸州邀

其歸路欲許德鈞之請晉主聞之大懼亟使桑維翰說契丹主曰趙北平父子素蓄異志何可

信其誕妄之辭棄垂成之功乎且使晉得天下將竭中國之財以奉大國豈此小利之比乎跪

于帳前自旦至暮涕泣爭之契丹主乃從之指帳前石謂德鈞使者曰我已許石郎此石爛可

改矣

唐將楊光遠殺招討使張敬達降于契丹

晉安被圍數月高行周符彥卿數引騎兵出戰無功芻糧俱竭馬死則食之援兵竟不至張敬

達性剛時謂之張生鐵楊光遠安審琦勸敬達降于契丹敬達曰吾受明宗及今上厚恩為元帥而敗軍其罪已大况降敵乎今援兵旦暮至且當俟之必若力盡勢窮諸軍斬我出降未為晚也光遠目審琦欲斬敬達審琦未忍高行周知光遠欲圖敬達常引壯騎尾而衛之敬達不知其故謂人曰行周每踵余後何意也行周乃不敢隨之諸將旦集行周末至光遠斬敬達首帥諸將降于契丹契丹主嘉敬達之忠命收葬而祭之謂其下及晉諸將曰汝曹為人臣當效敬達也馬軍都指揮使康思立憤惋而死

晉以趙瑩桑維翰同平章事

契丹主謂晉主曰桑維翰盡忠于汝宜以為相故有是命

契丹以晉主南下破唐兵于團柏唐主還河陽趙德鈞降契丹

晉主與契丹主引兵而南晉主欲留一子守河東契丹主令晉主盡出諸子自擇之晉主兄子重貴父敬儒早卒晉主養以為子號類晉主而短小契丹主指之曰

此大目者可也乃以重貴為契丹以其將高謨翰一名松為前鋒與降卒皆進至團柏與唐兵

戰趙德鈞趙延壽先遁諸將繼之士卒大潰死者萬計劉延朗劉在明至懷州唐主始知晉主

即位楊光遠降眾議車駕宜幸魏州唐主召李崧謀之薛文遇不知而繼至唐主怒崧躡其足文遇乃去唐主曰我見此物肉顛適幾

欲抽佩刀刺之崧曰文遇小人淺謀誤國刺之益醜崧因勸唐主南還唐主從之至洛陽命諸將分守南北城晉主與契

丹主至潞州趙德鈞父子迎謁于高河鎮名在潞安府長治縣西契丹主鎖之送歸國德鈞見述律太后太

往太原德鈞曰奉唐主之命太后指天曰汝從吾兒求為天子何妄語邪又自指其心曰此不可敗也又曰吾兒將行吾戒之曰趙大王若引兵北向渝關亟須引歸太原不可教也汝欲為

天子何不先擊退吾兒徐圖亦未晚汝為人臣既負其主不能擊敵又欲乘亂邀利所為如此何面目復求生乎德鈞倪首不能對踰年而死張礪與延壽俱入契丹契丹主以為翰林學士

晉主發潞州契丹北還

晉主將發上黨契丹主舉酒屬之曰我若南向河南之人必大驚駭汝宜自引漢兵南下我令

太相温契丹將名考異曰即高謀翰也將五千騎衛送汝至河梁餘且留此俟汝音聞有急則下山救汝又曰

劉知遠趙瑩桑維翰皆創業成功無大故勿棄也

唐主還洛陽

符彥饒張彥琪言于唐主曰今契丹大下河水復淺人心已離此不可守唐主命河陽節度使

裴從簡與趙州刺史劉在明守河陽南城遂斷浮梁歸洛陽殺李贊華于其第既而晉主至河陽從簡迎降舟

具已

唐主從珂自焚死晉主入洛陽復唐自莊宗至廢帝七凡四主合十三年

唐主議復向河陽將校皆已飛狀迎晉主晉主慮唐主西奔遣契丹千騎扼澠池唐主與曹太

后劉皇后雍王重美唐主之子及宋審虔等攜傳國寶登元武樓自焚皇后欲燒宮室重美諫曰新

天子至必不露居他日重勞民力死而遺怨將安用之乃止王淑妃與許王從益匿于毬場獲

免是日晚晉主入洛陽唐兵皆解甲待罪晉主命劉知遠部署京城知遠分漢軍使還營館契

丹于天宮寺城中肅然無敢犯令初判三司張延朗不欲河東多蓄積凡財賦應留使之外盡收取之晉主以是恨之收付御史臺劉延誥匿于龍門數日

自經死劉延朗將奔南山捕得殺之新張延朗既而選三司使難其人晉主甚悔之

十二月晉追廢唐主從珂為庶人以馮道同平章事

既而晉以王禮葬從珂于徽陵南或取從珂骨及解骨以獻詔以王禮葬之

晉以張希崇字德峰幽州蔚人為朔方節度使

初朔方節度使張希崇為政有威信民夷愛之興屯田以省漕運徙為靜難節度使至是晉主

與契丹修好恐其又取靈武遂復以希崇鎮朔方

唐安遠節度使盧文進奔吳

文進聞晉主為契丹所立自以本契丹叛將棄鎮奔吳所過鎮戍名其主將告之故皆拜辭而

退

高麗擊破新羅百濟

注俱見前

高麗王建

初唐滅高麗開元後其地為大氏所據為渤海國至天祐時大氏表有眇僧躬又聚眾據開州號大封國王遂有高麗故地五代後梁龍德二年高麗人王建襲殺躬又

自稱高麗王渤海注見前

開州在今朝鮮國城西南用兵擊破新羅百濟于是東夷諸國皆附之有二京以開州為東京平壤為西

六府九節度百二十郡

丁晉天福二年南唐徐誥昇元元年春正月乙卯日食 考吳曰晉主寶錄正月甲寅朔乙卯日食十國紀年蜀乙卯朔日食蓋晉人遊三

朝日食而改之也

晉以李崧同平章事充樞密使桑維翰兼樞密使

時晉新得天下藩鎮多未服從或雖服從反仄不安兵火之餘府庫殫竭民間困窮而契丹徵

求無厭維翰勸晉主推誠棄怨以撫藩鎮卑辭厚禮以奉契丹訓卒繕兵以修武備務農桑以

實倉廩通商賈以豐貨財數年之間中國稍安

吳徐知誥建齊國于金陵

徐知誥以太尉李德誠中書令周本位望隆重欲使之帥眾推戴本曰我受先王大恩自徐溫

父子用事恨不能救楊氏之危又使我為此可乎其子宏祚勸之不得已與德誠帥諸將詣江

都表吳主陳知誥功德請行冊命又詣金陵勸進宋齊邱謂德誠之子建勳曰尊公太祖元勳

周本欲拒推戴之謀始念似正乃其子贊成父惡類易初心此而誣為不得已天下事孰為得已者則前此所為感恩救危亦不過

空言墨跡其德微固與德誠無異也至齊邱詒德誠以元勳播地特論非不佩然而辱受在丞相之拜竟無愧色豈所謂責人則明恕己則昏者歟

今日掃地矣吳太子璉納齊王知誥女為妃知誥始建太廟社稷改金陵為江寧府以宋齊邱徐玠為左右丞相周宗周廷玉為內樞使知誥尋更名誥

二月契丹攻雲州判官吳巒字寶川鄆州盧縣人拒之

契丹主歸過雲州節度使沙彥珣出迎契丹主留之判官吳巒在城中衆推巒領州事閉城不受命契丹攻之不克應州指揮使郭崇威金城人亦耻臣契丹挺身南歸張鑄逃歸為追騎所獲契丹主責之對曰臣奉

人飲食衣服皆不與此同生不如死願早就戮契丹主顧通事高彥英曰帝戒汝善遇此人何故使之失所而亡去若夫之安可復得邪答彥英而謝之礪遇事無所隱避契丹主甚重之契丹攻雲州半歲不能下吳巒遣使問道求救晉

主以為請契丹解圍去乃召巒歸以為宰武節度使

夏四月晉遷都汴州

天雄節度使范延光聚卒繕兵將作亂延光微時有術士張生語之云必為將相延光既貴信之兆延光由是有非望之志唐潞王素與延光善及敗延光雖奉表請降內不自安故欲作亂會晉主謀徙都大梁桑維翰曰大梁北控燕趙

南通江淮水陸都會資用富饒今延光反形已露大梁距魏不過十驛彼若有變大軍尋至所謂疾雷不及掩耳也下詔託以洛陽漕運有闕東巡汴州

五月吳與契丹通使修好

徐誥用宋齊邱策欲結契丹以取中國遣使以美女珍玩泛海修好契丹主亦遣使報之

六月晉范延光舉兵反遣楊光遠等討之

范延光素以軍府之政委元隨押牙孫銳銳恃恩專橫會延光病銳密召澶州刺史馮暉逼延光反延光亦思張生之言乃從之遣兵渡河焚葦市詔馬軍指揮使白奉進雲州人屯白馬津都

軍使楊光遠屯滑州護聖都指揮使杜重威朔州人屯衛州延光遣馮暉孫銳將步騎二萬抵黎

陽口

晉以和凝為端明殿學士張誼襄邑人為左拾遺

凝署其門不通賓客耀州推官張誼致書于凝以為切近之職為天子耳目宜知四方利病奈何拒絕賓客雖安身為便如負國何凝竒之薦于桑維翰除左拾遺誼上言北狄有援立之功宜外敦信好內謹備邊不可自逸以啟戎心晉主深然之

晉魏府部署張從賓反河陽入東都

張從賓擊范延光延光使人誘之從賓遂與同反殺晉主子河陽節度使重信引兵入洛陽殺

晉主子東都留守重入引兵東抗汜水關將逼汴州羽檄縱橫從官恟懼獨桑維翰從容指畫

軍事神色自若接對賓客不改常度衆心差安已而從賓攻汜水晉主戒服嚴輕騎將奔晉陽

之乃止 嚴輕

時謂救辦也

閩作白龍寺

方士言于閩主云有白龍夜見閩主作白龍寺時百役繁興用度不足有司除官皆令納賂籍

而獻之以貨多寡為差又以空名堂牒賣官于外民有隱年者杖背隱口者死逃亡者族果菜

雞豚皆重征之

秋七月晉義成節度使符彥饒舉兵反指揮使盧順密討平之

白奉進在滑州軍士有夜掠者捕獲五人三隸奉進二隸符彥饒奉進皆斬之彥饒怒明日奉

進從數騎詣彥饒謝彥饒曰軍中多有部分奈何無客主之義乎奉進曰軍士犯法何有彼我僕已謝公而公怒不解豈非欲與延光同反邪拂衣而起彥饒不留帳下甲士大譟擒奉進殺

龍不見為神歐陽修嘗于蜀世家申其說最為明理觀于南漢改元而洪照之亂每作閩地建寺而延義之禍旋成則龍見之為妖又不獨蜀為然矣然河漢之奉辨其二種宮治之遊列諸四靈經傳所稱復若可以習見者蓋德足以致之則為瑞德不足以致之則為妖又未可同日語耳

之諸軍誼諫不可禁止奉國左廂指揮使馬萬帥步兵欲從亂遇右廂指揮使盧順審帥部兵出營厲聲謂萬曰符公擅殺白公必與魏城通謀此去行宮纔二百里奈何不思報國乃欲助亂自求滅族乎今日當共擒符公送天子立大功軍士從命者賞違命者誅萬部兵尚有呼躍者順密殺數人衆莫敢動萬不得已與攻牙城執彥饒送大梁斬之楊光遠士卒聞亂欲推光遠為主光遠曰天子豈汝等販弄之物晉陽之降出于窮逼今若改圖真反賊也其下乃不敢言時三鎮繼叛人情大震晉主問計于劉知遠對曰陛下昔在晉陽糧不支五日俄成大業今天下已定內有勁兵外結強虜氣聲何能為乎願陛下撫將相以恩臣請載士卒以威恩威並著京邑自安本根深固則枝葉不傷矣知遠乃嚴設科禁有軍士盜紙錢一縷被擒左右請釋之知遠曰吾誅其情不計其直竟殺之由是衆皆畏服

晉楊光遠敗魏兵杜重威等克汜水張從賓伏誅

馮暉孫銳引兵至六明鎮在衛輝府滑縣東北光遠引之渡河半渡而擊之暉銳衆敗多溺死暉銳走還

杜重威侯益汾州平遙人引兵至汜水遇張從賓衆萬餘人與戰俘斬殆盡遂克汜水從賓走渡河

溺死獲其黨張延播繼祚全義之子送大梁斬之史館修撰李濤字信臣河內從曾孫上言張全義有再造洛

邑之功乞免其族乃止誅繼祚妻子范延光知事不濟歸罪于孫銳而族之遣使奉表待罪不

許

吳徐誥稱帝國號唐是為南唐奉吳主為讓皇吳自楊行密據揚州至溥禪唐凡四主合四十六年

吳司徒王令謀老病或勸之致仕令謀曰齊王大事未畢吾何敢自安病亟力勸徐誥受禪吳

主下詔禪位于齊李德誠等復詣金陵帥百官勸進宋齊邱不署表九月令謀卒十月齊王誥

即帝位于金陵國號唐遣丞相玠奉冊詣吳主稱受禪老臣誥謹拜稽首上尊號曰高尚思元

弘古讓皇立王后宋氏為皇后子景通為吳王更名璟唐主宴羣臣于天泉閣李德誠曰陛下應天順人惟齊邱不樂因出齊邱止德

誠勸懲聞唐主執書不視曰子萬三十年舊交必不相負加齊邱大司徒齊邱以不得預政事
心慚罪唐主手詔謝之亦不改命久之齊邱不知所出乃更上書請遠讓皇于他州及斥遠吳
太子璉絕其昏唐主不從賜璉妃號永興公主妃聞人呼公主則流涕而解周本以不能存吳
恨而卒

契丹改號遼契丹改遼之後通鑑及綱目仍書本號考拓跋氏魏國既建綱目大書曰魏契丹號
仍依原文遼與拓跋魏畧同而綱目異書體例未為畫一今改書其當時各國詔諭文表書疏

是歲契丹改元會同國號大遼公卿庶官皆倣中國參用中國人以趙延壽為樞密使尋魚政

事令

戊晉天福三年蜀廣政元春正月己酉日食
戊年是歲凡五國三鎮

二月晉詔求直言

晉主樂聞諫言詔百官各上封事置詳定院以考之無取者留中可者行之數月應詔者無十
人復降御札趣之左散騎常侍張允上駁教諭以為帝王遇天災多肆赦謂之修德備有二人
坐殿過赦則曲者幸免直者街究氣升聞乃所以致災非所以弭災也諫
議大夫薛融以河南奏修洛陽宮諫曰今宮室雖經焚毀猶侈于帝堯之茅茨所費雖
寡猶多于孝文之露臺請俟海內平寧營之未晚詔皆褒納之 薛融汾州平遙人

三月晉禁民作銅器

初唐世天下謂後唐鑄錢有三十六冶喪亂以來皆廢絕錢日益耗民有銷錢為銅器故禁之

晉制諸州奏補將校員數

中書舍人李祥上書曰十年以來敕令屢降諸道職掌皆許推恩而藩方薦論動踰數百乃致

優伶奴僕初命則至銀青階被服皆紫袍象笏名器僭濫貴賤不分請自今諸道節度州謂節

治之聽奏朱記大將不給銅印給木朱記以為印信以上十人他州止聽奏都押牙都虞候孔目官而已從之

契丹之改遼與拓跋之稱魏體例無二乃綱目于拓跋書魏契丹則不書遼蓋由司馬光以宋臣作通鑑其時不敢稱遼以敵宋綱目遂仍其舊初非別有深文也乃劉友益才起筆輩拘牽好異謂書魏所以進之書契丹所以外之抑知史家紀事當以春秋為法春秋前書荆後書楚非例以義起耶即以綱目言之東晉時如慕容之稱燕符姚之稱秦以至武都河西雖彈丸蕞爾而列國之書法具在何所容其進退者腐儒曲說支離其所云燭籠添骨其明益障烏足與言傳信之筆哉

南唐禮晉宋故智慕矣而
其國豈得謂非逆取彼
賜賂以夏強為請者固屬
邪徐玠即折其說以貢
然則更詭邪之尤爾

夏五月唐主誥遷故吳主于潤州

吳讓皇因請徙居李德誠等亦亟以為言五月唐主改潤州牙城為丹陽宮徙讓皇居之或飲

方于唐主唐主曰犯吾法者自有常刑何用此為羣臣爭請政府寺州縣名有吳及揚者判官

楊嗣請更姓非徐玠曰陛下自應天順人事非逆取而臨邪之人專事更改或非急務不可從

晉制民墾田三年外乃聽徭役

金部郎中張鑄字司化洛陽人奏鄉村浮戶種木未盈十年墾田未及三頃似成生業已為縣司收供

徭役責之重賦咸以嚴刑故不免捐功捨業更思他適乞自今民墾田及五頃以上三年外乃

聽縣司徭役從之

秋七月晉作受命寶

以受天明命惟德允昌為文

八月晉上尊號于遼

上尊號于遼主及太后以馮道劉昫為冊禮使遼主大悅晉主事遼甚謹奉表稱臣謂遼主為

父皇帝每遣使至即于別殿拜受詔敕歲輸金帛三十萬之外吉去慶弔歲時贈遺相繼于道

乃至太后元帥太子諸王大臣皆有賂遺小不如意輒來責讓多不避語朝野咸以為恥而晉

主事之曾無倦意然所輸金帛不過數縣租賦其後遼主屢止晉主上表稱臣但令為書稱兒

皇帝如家人禮初遼主既得幽州命曰南京以唐降將趙思溫為留守思溫子延照在晉晉

遼遣使如唐

遼遣使詣唐宋齊邱勸唐主厚賄之俟至淮北潛遣人殺之欲以間晉

九月范延光復降于晉晉以為天平節度使

楊光遠奏馮暉來降言范延光食盡窮困時光遠攻廣晉唐莊宗以魏州為興歲餘不下晉主

以師老民疲遣內職朱憲汴州人入城諭范延光許移大藩曰若降而殺汝白日在上吾無以享

國延光曰主上重信云不死則不死矣乃撤守備九月遣牙將秦表待罪詔釋之光遠表乞入

朝制以延光為天平節度使仍賜鐵券將佐皆除防團刺史牙將皆升為侍衛親軍已而延光屢請致仕

居于大梁

冬十月遼加晉主尊號

晉以汴州為東京開封府東都為西京

晉主以大梁舟車所會便于漕運故定都焉

晉樞密使桑維翰罷

初郭崇韜既死宰相罕有兼樞密使至是維翰李崧兼之宣徽使劉處讓字德謙滄州人及宦官皆不

悅楊光遠圍廣晉處讓數以軍事銜命往來光遠奏請多踰分維翰獨以法裁折之光遠有不

平語處讓曰是皆執政之意光遠由是怨執政范延光降光遠密表論執政過失晉主不得已

罷崧維翰而以處讓代之

河決鄆州劉友益曰自朱梁決河為二以疏河源後又決河以限唐兵唐雖塞之未幾復壞至是而河決鄆州其後二十二年之間河決者九梁之罪也考是年河決明年復決博州六年

年至開運元年再決滑州三年決楊劉漢乾祐元年決魚池二年決鄭州周廣順二年決鄭滑顯德六年決原武凡九決其詳具後

十一月晉冊閩主昶為閩國王不受

晉以閩主昶為閩國王以散騎常侍盧損為冊禮使賜昶赭袍昶聞之遣進表官白執政以既

襲帝位辭冊命既而損至福州閩主不見命弟繼恭主之遣使奉繼恭表隨損入貢有士人林

省鄒私謂損曰吾主不事其君不愛其親不恤其民不敬其神不睦其鄰不禮其實其能久乎

閩諫議大夫黃祖以祀淫暴與妻子辭訣入諫祖欲杖之祖曰臣若迷國不忠死亦無怨直言被杖臣不受也乃黜為民

晉建鄴都置彰德永清軍徙澶州城

楊光遠為天雄節度使晉主患其跋扈難制桑維翰請分天雄之衆加光遠西京留守兼河陽

節度使光遠由是怨望密以賂自訴于遠養部曲千餘人常蓄異志晉遠建鄴都于廣晉府置

彰德軍于相州以澶衛隸之置永清軍于貝州以博冀隸之澶州舊治頓邱晉主慮遠為後世

之患遣劉繼勳徙澶州城跨德勝津注見前以高行周為鄴都留守王廷胤處存為彰德節度使

王周鄴都人為永清節度使

晉聽公私自鑄錢

敕聽公私自鑄銅錢無得雜以鉛鐵每十錢重一兩以天福元寶為文惟禁私作銅器既而私錢多用

鉛錫小弱缺簿敕皆禁之專令官司自鑄

故吳主楊溥卒

唐主廢朝二十七日追謚曰睿皇帝

巳晉天福四年閩王曦永隆元年是春正月唐主徐誥復姓李氏更名昇皮變反

唐羣臣屢表請唐主復姓李立唐宗廟唐主從之又請上尊號唐主曰尊號虛美且非古遂不

受其後子孫皆踵其法又不以外戚輔政宦官不得預事皆他國所不及也倉吏歲終獻羨餘

萬石唐主曰出納有數苟非培植民刻軍安得羨餘邪改太祖廟號曰義祖為李氏考妣發哀斬

唐莊宗含廟之舉已足貶笑千古今更徐李同堂淵源莫考其氣宗傷龍尤為不于其倫後儒乃欲以此上承唐緒比于蜀漢何識之替也

衰居廬如初喪禮朝夕臨凡五十四日詔國事委齊王璟詳決惟軍旅以聞唐主更名昇官議曰二祥合享禮宋齊邱等議以義祖居七室之東唐主命居高祖于西室太宗次之義祖又次之皆為不祧之主羣臣言義祖諸侯不宜與高祖太宗同享請于太廟正殿後列建廟祀之唐主曰吾自幼託身義祖鄉非義祖有功于吳朕安得敬此中興之業羣臣乃不敢言唐主欲祖吳王恪或曰恪誅死不若祖鄭王元懿唐主命有司考二王苗裔以吳王孫璋有功諱于規為宰相遂祖吳王云自規五世至父榮其名率皆有司所撰考歐陽修五代文昇自言唐憲宗子建王恪生起起生志為徐州判司志生榮乃自以為建王四世孫與通鑑所載不同今并注于此

三月晉加劉知遠杜重威同平章事

知遠自以有佐命功重威起外戚重威妻晉主女弟無大功取與之同制制下數日杜門不受晉主怒

謂趙瑩曰知遠堅拒制命可落軍權令歸私第瑩拜請曰陛下昔在晉陽兵不過五千為唐兵

十餘萬所攻危于朝露非知遠心如金石豈能成大業奈何以小過棄之竊恐此語外聞非所

以彰人君之大度也晉主意乃解命和凝詣知遠第諭旨知遠惶恐起拜受

夏四月晉廢樞密院

梁以來軍國大政天子多與崇政樞密使議之宰相受成命行制敕講典故治文事而已晉主

愍安重誨專橫即位之初但命桑維翰兼樞密使及劉處讓為樞密使奏對多不稱旨會處讓

遭母喪廢樞密院以印付中書院事皆委宰相分判然勳臣近習不知大體習于故事每欲復

之

晉加楚王希範為天策上將軍

唐主遷故吳主楊氏之族于秦州本海陵縣南唐升秦州今屬揚州府

唐人遷讓皇之族于秦州號永寧宮防衛甚嚴故太子璉自請退居永寧一夕大醉卒于舟中唐主追封弘農郡王

秋七月庚子朔日食

晉以桑維翰為彰德節度使

楊光遠疏平章事桑維翰遷除不公與民爭利晉主不得已出維翰鎮相州

晉以王廷胤為義武節度使

初王處直子威避王都之難奔遼至是遼主遣使來言請使威襲父土地晉主辭以中國之法

必自刺史圍防序遷乃至節度使請遣威至此漸加進用遼主怒曰爾自節度使為天子亦有

階級邪晉主恐其滋蔓不已厚賂之請以處直兄孫廷胤鎮易定遼主怒稍解

閩王曦本名延義弒其主昶而自立稱藩于晉

初閩以太祖閩王審知廟號太祖元從為拱宸控鶴都及閩主昶立更募壯士為腹心號宸衛都祿賜甚

厚二都怨望將作亂昶好為長夜之飲彊羣臣酒醉則令左右伺其過失從弟繼隆醉失禮斬

之叔父延義陽為狂愚以避禍昶賜以道士服幽于私第數侮拱宸控鶴軍使朱文進永泰人連

重遇光山人二人怨之會北宮火求賊不獲昶命重遇將兵掃除餘燼士卒苦之又疑重遇知縱

火之謀欲誅之內學士陳郊私告重遇重遇帥二都兵迎延義共攻昶昶與李后如宸衛都比

明宸衛戰敗奉昶及李后出北闕至梧桐嶺在福州府侯官北九峯山之一嶺也衆稍逃散延義使兄子繼業將

兵追之及于村舍醉而縊之并李后及諸子皆死延義自稱閩國王更名曦遣商人間道奉表

稱藩于晉

八月晉以馮道守司徒兼侍中

詔中書知印止委上相由是事無巨細悉委于道晉主嘗訪以軍謀對曰征伐大事在聖心獨

斷臣書生惟知謹守歷代成規而已晉主然之寵遇無比

晉以吳越王元瓘為天下兵馬元帥

晉以唐許王從益為郇國公

從益尚幼李后晉主后即唐明宗女養于宮中奉王淑妃唐明宗妃如事母

冬十二月晉禁造佛寺

庚晉天福五年是歲凡五國三鎮春二月楚平羣蠻立銅柱于溪州唐置今湖南永順府是

初溪州刺史彭士愁其先本吉水人後徙溪州世官其地引羣蠻寇辰澧楚王希範遣兵討平之自是羣蠻服

于楚希範自謂伏波之後馬援立銅柱于交趾事見前以銅五千斤鑄柱高一丈二尺入地六尺銘誓狀于

上立之溪州馬希範銅柱在今永順府永順縣東與辰州府沅陵縣分界

閩王曦遣兵擊其弟延政于建州敗績吳越遣兵救建州夏五月延政擊卻之

曦驕淫苛虐猜忌宗族其弟建州刺史延政積相猜恨欲殺曦所遣監軍鄴翹鄴通鑑作業史始曰當作鄴風

俗通漢有梁令鄴鳳翹奔南鎮延政發兵就攻敗之曦遣統軍使潘師遠吳行真將兵擊延政延政求救

于吳越吳越王元瓘遣寧國節度使仰仁詮湖州都監使薛萬忠將兵救之丞相林鼎侯官人諫

不聽三月師遠分兵出戰延政遣兵敗之殺師遠其眾皆潰行真將士棄營走延政乘勝取永

平唐鎮南唐改延平軍今福建延平府是順昌唐縣今屬延平府二城自是建兵始盛仁詮等兵至延政奉牛酒犒之請

班師仁詮等不從延政懼復遣使乞師于曦曦發兵救之遣輕兵絕吳越糧道吳越軍食盡延

政以兵出擊大破之唐主遣使如閩和閩王曦及延政延政遣牙將及女奴持誓書及香爐至

福州與曦盟于宣陵審知然猜恨如故

晉安遠節度使李金全

吐谷人

叛降于唐晉遣馬全節

字大雅元城人

討之唐師敗績

先是金全以親吏胡漢筠為中門使漢筠貪殘不法晉主遣廉吏賈仁洺代之且召漢筠漢筠

教金全留已而毒殺仁洺至是晉以馬全節代金全漢筠給金全曰進奏吏遣人來言朝廷俟

公受代即按賈仁洺死狀金全大懼漢筠因說金全自歸于唐金全從之晉主命馬全節討之

安審暉

審暉之兄

為之副金全奉表請降于唐唐主遣鄂州屯營使李承裕段處恭將兵逆之金全

詰唐軍承裕入據安州馬全節進軍與戰大破之承裕南走全節入安州審暉追敗唐兵段處

恭戰死虜承裕及其眾悉斬之送唐監軍杜光業等于大梁晉主曰此曹何罪皆歸之光業等

至唐唐主以其違命而敗不受遣晉主書曰邊校貪功乘便據壘軍法朝章彼此不可晉主復

遣之唐主令以戰艦拒之乃還晉主悉授唐諸將官以其士卒為顯義都命舊將劉康領之銓

至金陵唐主待之甚薄晉贈賈仁洺官

秋七月晉西京留守楊光遠殺太子太師范延光

延光請歸河陽私第許之延光重載而行光遠利其貨且慮為子孫之患奏延光叛臣恐其逃

入敵國宜早除之不許請敕延光居西京從之光遠使其子承貴以軍士圍其第逼令自殺延

光曰天子賜我鐵券爾父子何得如此承貴以白刃驅延光擠于河奏云自赴水死晉主知其

故憚光遠之彊不敢詰

九月晉罷翰林學士

學士李瀚

字日新海之弟

輕薄多酒失晉主惡而罷之併其職于中書舍人

晉以楊光遠為平盧節度使

光遠入朝帝欲徙之他鎮謂光遠曰圍魏之役卿左右皆有功尚未之賞今當各除一州以榮之因以其將校數人為刺史徙光遠鎮青州

冬十二月晉以閩王曦為閩國王

辛晉天福六年是春正月吐谷渾降晉不受

初晉主割雁門之北以賂遼由是吐谷渾皆屬遼苦其貪虐思歸中國成德節度使安重榮復誘之于是部落千餘帳來奔遼主大怒遣使來讓晉主遣兵逐之使還故土

閩以王延政為富沙王胡三省曰建州有富沙驛

延政請于閩王曦欲以建州為威武軍自為節度使曦以建州為鎮安軍延政為節度使封富

沙王延政改鎮安曰鎮武而稱之

夏四月唐遣使如晉

唐主遣通事舍人歐陽遇如晉求假道以通遼不許自黃巢以來天下血戰數十年然後諸國各有分土兵革稍息及唐主即位江淮豐

六月晉成德節度使安重榮執遼使者上表請伐遼

重榮恥臣遼見其使者必箕踞慢罵或潛遣人殺之遼以為讓晉主遊謝六月重榮執遼使伊

呼舊作棧刺今改正遣輕騎掠幽州南境上表稱吐谷渾等各帥部眾歸附党項等亦納契丹詔表疏奏仍同當日

告牒言為虜所陵暴願自備十萬眾與晉共擊之表數千言大抵斥晉主父事契丹竭

中國以媚無厭之虜又為書遺朝貴及移藩鎮云已勒兵必與契丹決戰晉主以重榮方握疆

兵不能制甚患之時鄴都留守劉知遠在大梁泰寧節度使桑維翰密上疏曰陛下免于晉湯之難而有天下皆契丹之功不可負也今重榮恃勇輕敵吐谷渾假手報讐

皆非國家之利不可棄也今天下粗安瘡痍未復靜而守之猶懼不濟其可妄動乎契丹與國
家恩義非輕信誓甚著彼無間隙而自啟釁端就使克之後志愈重萬一不充大事去矣議者
臣以歲輸縉帛謂之耗盡有所卑遜謂之屈辱殊不知兵連禍結財力將匱耗盡孰甚焉武吏功
臣過求姑息屈辱孰大焉臣願陛下訓農習戰養兵息民俟國無內憂民有餘力然後觀釁而
動則動必有成矣又都富盛國容藩屏今主帥赴關軍府無人乞陛下加
巡幸以杜姦謀晉主謂使者曰朕比日以來煩懣不決今見卿奏如醉醒矣

閩王曦殺其兄子繼業

閩王曦以書招泉州刺史繼業還賜死殺其子于泉州自是宗族勳蓋相繼被誅人不自保諫

議大夫黃俊昇觀詣朝堂極諫曦曰老物狂發矣貶之曦宴羣臣于九龍殿從子繼柔不能飲

之職又嘗宴侍臣皆以醉去獨翰林學士周維岳在曦曰維岳身甚小何飲酒之多左右曰酒

有刑賜不必長大曦欣然命掉維岳下殿欲剖視其酒賜或曰殺維岳無人復能侍陛下飲者

秋七月晉以劉知遠為北京留守

晉主晏安重榮跋扈以知遠為北京留守知遠微時為晉陽李氏贊塔嘗牧馬犯僧田僧執而

閩王曦自稱大閩皇

曦自稱大閩皇領威武節度與王延政治兵相攻互有勝負鎮武判官潘承祐晉江屢請息兵

修好延政不從閩主使者至延政對使者語悻慢承祐長跪切諫延政怒顧左右曰判官之肉

可食乎承祐不顧聲色愈厲

八月晉以杜重威為御營使

馮道李崧屢薦重威以為御營使代劉知遠知遠由是恨二相重威所至贖貨民多逃亡嘗出

過市謂左右曰人言我驅盡百姓何市人之多也

晉主如鄴都

晉主至鄴都以詔諭安重榮曰吾因契丹得天下爾因吾致富貴吾不敢忘德爾乃忘之何邪
今吾以天下臣之爾欲以一鎮抗之不亦難乎宜審思之無取後悔重榮得詔愈驕聞山南東
道節度使安從進有異志陰遣使與之通謀

吳越王錢元瓘卒子佐字元瓘諸子名嗣今從歐史輯

先是吳越大火焚燒宮室殆盡元瓘驚懼遂發狂疾或勸唐主乘弊取之唐主曰奈何及是元

瓘卒將吏以元瓘遺命承制以佐為節度使佐好書禮士躬勤政務發摘姦伏人不能欺民有

獻嘉禾者佐問倉吏今蓄積幾何對曰十年王曰然則軍食足矣可以寬吾民乃命復其境內

稅三年

河決滑州

冬十月晉劉知遠招納吐谷渾白承福等從之內地

知遠遣親將郭威以詔指說吐谷渾酋長白承福令去安重榮歸朝廷威曰虜惟利是嗜安鐵

胡止以袍袴賂之今欲其來莫若重賂乃可致耳知遠從之承福帥眾歸知遠知遠處之太原

嵐石嵐州唐置今太原府嵐縣是石州亦唐置今汾州府永寧州是之間表領大同節度使收精騎以隸麾下達鞞契苾亦不

附安重榮重榮勢大沮

閔王曦稱帝

十一月晉山南東道節度使安從進舉兵反

晉主之發大梁也和凝請曰車駕已行安從進必反請密留空名宣敕十數通付留守鄭王重

貴聞變則書諸將名遣擊之從之十一月從進舉兵重貴遣高行周宋彥筠滑州人張從恩討之

從進攻鄧州節度使安審暉拒之從進退至花山在南陽府唐縣南實遇張從恩兵不意其至之速合戰大敗奔還襄州

唐定田稅

唐主分遣使者按行民田以肥瘠定其租民間稱其平允自是江淮調兵興役及他賦斂皆以稅錢為率久而用之唐主性節儉常躡蒲履監類用鐵盞暑則寢于青葛惟左右使令惟老醜江都及還不復宴樂頗傷躁急內侍王紹顏上書以為今春以來羣臣獲罪者衆中外疑懼唐主手詔釋其所以然令紹顏告諭中外

十二月晉安重榮反晉遣杜重威擊敗之

安重榮聞安從進反遂集境內饑民數萬南向鄴都聲言將入朝晉主聞之以杜重威為招討使馬全節副之重威與重榮遇于宗城西南再擊之不動懼欲退指揮使王重胤曰兵家忌退鎮之精兵盡在中軍請公分銳士擊其左右翼重胤為公直衝其中軍彼必狼狽重威從之鎮人稍却官車乘之鎮人大潰重榮走還嬰城自守鎮人戰及凍死者二萬餘人已而晉師入鎮州執重榮斬之晉主函其首送于遼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之六十九

五季

壬晉天福七年六月晉主重貴立漢春正月晉以杜重威為順國
寅劉玢光天元年是歲凡五國三鎮
順德今依通鑑 節度使

安重榮既誅晉改鎮州成德軍為恒州順國軍以杜重威為節度使重威表王瑜范陽人為副使

瑜為重欽于民恒人不勝其苦

二月唐以宋齊邱知尚書省尋罷之

齊邱固求豫政事唐主聽入中書又求領尚書乃以齊邱知尚書省事親吏夏昌圖盜官錢三

千緡齊邱判貸其死唐主大怒斬昌圖齊邱稱疾請罷從之

夏四月晉貶張彥澤突厥部人為龍武大將軍

彥澤先為彰義涇州軍號節度使殺其掌書記張式決口割心式父鐸詣闕訟寃晉主以河陽帥王

周代彥澤鎮涇州彥澤還至陝獲亡將楊洪乘醉斷其手足而斬之王周奏彥澤在鎮不法二

十六條民散亡者五千餘戶彥澤既至晉主以其有軍功釋不問諫議大夫鄭受益從譏上言

彥澤凶殘無所忌憚見聞之人無不切齒而陛下從譏一無詰讓中外皆言陛下受其獻馬百匹聽

其如是竊為陛下惜此惡名乞正彥澤罪法以湔洗聖德疏奏留中刑部郎中李濤等伏閣極

論彥澤罪語甚切至救彥澤削一階降爵一級濤復與兩省及御史臺官伏閣奏請論如法晉

主召濤面諭之濤端笏前迫殿陛論辯聲色俱厲晉主怒連叱之濤不退晉主曰朕已許彥澤

不死濤曰陛下許彥澤不死不可負不知范延光鐵券安在晉主拂衣起入禁中既而有是命

漢主龔祖子玢立

彥澤在鎮屠戮無辜凶殘肆惡雖有行陣微勞亦不足以抵其罪晉主僅以降削于劉實為過縱使當時執法不阿安有封邱斬關之禍乎

漢主龔寢疾以其子秦王洪度晉王洪熙皆驕恣少子越王洪昌龔諸子名俱依政史輯孝謹有智識與

右僕射王翽謀龔曰吾子孫不肖後世如鼠牛角當漸小尔因泣下欲出洪度洪熙而立洪昌會崇文使蕭益入問

疾以其事訪之益曰立嫡以長違之必亂乃止龔為人辯察多權術好自矜大常謂中國天子

堂珠殿用刑慘酷有淮鼻割舌支解剝剔炮炙烹蒸之法或聚毒蛇刺史窮奢極麗悉聚南海珍寶以為玉

獄每視殺人則不勝其喜不覺齋願垂涎呀呷人以為真蛟登也木汗尤猜忌以士人多為子

孫計故專任宦者由及其及殂洪度即位更名玠以洪熙輔政是其國宦者大盛

五月唐以宋齊邱為鎮南節度使齊邱既罷不復朝謁唐主遣壽王景遂勞問許鎮洪州始入朝唐主與之宴酒酣齊邱曰陛下

中興臣之力也奈何忘之唐主怒曰公以遊客干朕今為三公亦足矣齊邱曰臣為遊客時陛下

下乃偏裨耳明日唐主手詔謝之曰朕之褊性子嵩所知少相親老相怨可乎乃以齊邱鎮洪

州

六月晉主敬瑭殂兄子齊王重貴立是為晉出帝

遼主以晉招納吐谷渾遣使來讓晉主憂悒成疾一旦馮道獨對晉主命幼子重睿出拜之又

令宦者抱置道懷中蓋欲道輔立之六月晉主殂時晉主在鄴都殂于保昌殿道與侍衛馬步都虞候景延

廣議以國家多難宜立長君乃奉齊王重貴為嗣是日即位延廣始用事禁人偶語初高祖晉

敬瑭廟號高祖疾亟有旨召劉知遠入輔政晉主重貴寢之知遠由是怨

秋七月閩富沙王延政攻汀州不克歸敗福州兵于尤口尤溪口也在延平府南平縣南

漢循州盜張遇賢作亂

有神降于博羅縣秦置今屬惠州府民家縣吏張遇賢事之甚謹時循州盜賊羣起莫相統一共禱其

神神大言曰張遇賢當為汝主于是羣帥共奉遇賢為主攻掠海隅遇賢年少無他方畧諸將但告進退而已漢主遣越王洪昌循王洪杲討之戰不利為賊所圍指揮使陳道庠端州人等力戰救之得免東方州縣多為遇賢所陷後遇賢為漢所敗告于神神曰取虔州則大事可成遇賢逃虔州唐將邊鎬白昌裕破之遇賢禱于神神不復言其黨大懼執遇賢以降斬于金虔州人 邊鎬昇州人白昌裕虔州人

八月晉討襄州拔之安從進伏誅
高行周圍襄州踰年不下奉國軍都虞候王清字去瑕曲周人曰賊城已危我師已老民力已困不早逼之尚何俟乎與指揮使劉詞字好謙元城人帥眾先登拔之從進舉族自焚

冬十一月晉復行官賣鹽法

先是河南北諸州官自賣海鹽歲收緡錢十七萬又散蠶鹽所謂斂民錢言事者稱民坐私販鹽抵罪者眾不若聽民自販而歲以官所賣錢直斂于民謂之食鹽錢高祖從之俄而鹽價頓賤每斤至十錢至是三司使董遇欲增求羨利而難于驟變前法乃重征鹽商過者七錢留賣者十錢由是鹽商殆絕而官復自賣其食鹽錢飲之如故

十二月閩以李仁遇同平章事

仁遇閩主曦之甥也年少美姿容得幸于曦以為左僕射與吏部侍郎李光準並同平章事濫職

侈無度費用不給國計使陳匡範增算商之法以獻曦大悅曰匡範人中寶也己而歲入不登其數乃借于民以足之匡範以憂死曦後知其借于民也割棺斷尸棄之水中泉州刺史余延英貪穢累人子女遂以延英為相於是校書郎陳暉大惡五十事曦怒殺之復獻錢于后未幾李景保元年是歲并殷凡六國三鎮春二月晉主還東京晉主即位于鄴

癸卯元南漢劉晟乾和元年是歲并殷凡六國三鎮春二月晉主還東京晉主即位于鄴

晉主之初即位也大臣議奉表稱臣告哀于契丹景延廣請致書稱孫而不稱臣李崧曰陛下

匈奴在漢額利在唐凡與中國構兵皆書入寇以中土時方一統體例固應如是即宋室運隆隆莫然自蔽欵以上共主位號猶存

至南渡以後稱臣稱姓惟恐不及若仍書入寇則是以君寇臣以伯叔寇姪為不經矣我國家開報之初嘗明不造國政日非而本

及更姓改物目宜仍以統系子之至順治九年定鼎京師大統已正然明福王猶子江寧王僅延一綫故綱目三綱所紀並不遽書明

亡以絕其祚為福王者使能書發有為安見不可擬于南宗臨安之局惟是天心既已厭明人事復不能

自振長江不守統系于是終絕則福王之所係子明紀者固不同唐柱二王之

竄徒無常及宋末萬是之流離瘴海此正千古不易之通義也此條目內舊書

遂將入寇謬襲漢唐書法不思復時中國已瓜分瓦解不成正統而石晉得國

之本又由于以父事遼及重責繼立好事者頌以書臣為恥然稱孫之表仍無虛日以是構禍即問患駭無識之人以祖寇孫有不

如此他日必躬擐甲胄與遼戰于時悔無益矣延廣固爭馮道依違其間晉主卒從延廣議遼主大怒遣使來責讓延廣復以不遜語答之遼盧龍節度使趙延壽欲代晉帝中國屢說遼主擊晉遼主頗然之晉主聞遼將南侵還東京然猶與遼問遺相往來無虛月

唐主昇殂

唐宣城王景達剛毅開爽唐主愛之屢欲以為嗣宋齊邱亟稱其才唐主以璟年長而止嘗如璟宮遇璟親調樂器大怒數日幼子景暹母种氏有寵乘間言景暹可為嗣唐主怒曰子有過

父訓之常事也國家大計女子何得預知即命嫁之方士獻丹餌之浸成躁急羣臣奏事往往暴怒然有論辨中理者亦欲容謝之問道

今陛下尚未能去饑嗔飽喜何論太平凡所賜子皆不受彭城人為齊王掌書記性傾巧與宋齊邱及陳覺相結又有魏岑者亦在齊府給事中常夢錫字五國扶風人屢言覺

延已岑皆佞邪小人不宜侍東宮司門郎中蕭儼虛陵人亦表覺姦回亂政唐主頗悟未及去會

疽發背疾亟太醫吳廷裕遣親信召齊王璟入侍疾唐主謂曰吾餌金石始欲益壽乃更傷生

汝宜戒之是夕殂秘不發喪下制以齊王監國孫晟恐馮延巳等用事欲稱遺詔令太后臨朝

稱制翰林學士李貽業蔚從曾孫曰先帝常云婦人預政亂之本也安肯自為厲階此必近習奸人

之詐也且嗣君春秋已長明德著聞公何得遽為亡國之言若果宣行吾必對百官毀之晟乃

止

閩富沙王延政稱帝于建州國號殷

延政稱帝以潘承祐為吏部尚書楊思恭建陽人為兵部尚書未幾以承祐同平章事國小民貧

軍旅不息思恭以善聚斂得幸增田畝山澤之稅至于魚鹽蔬果無不倍征國人謂之楊剝

听然而笑者哉是當用兩國互伐之文書侵以正其誤且使後之守器者兢兢業業不敢失其統以自取辱殊不知春秋專王之本義云

南唐主以寵姬一言干預違之如棄敝屣可謂英斷然既有知子之明乃仍泥立長之見豈長于杜漸防微而繼于思深圖遠耶蓋非道得國者不宜復昌其後于此可以知天道矣

皮已而承祐上書陳十事首以兄弟相攻為言延政大怒削承祐官爵放歸私第
三月唐主璟立

唐主即位大赦改元秘書郎韓熙載請俟踰年改元不從唐主為人謙謹不名大臣數延公卿論政體李建勳謂人曰主上寬仁大度優于先帝但性習未定苟旁無正人恐不能守先帝之業耳宋齊邱侍陳覺素厚唐主亦以為才委任之馮延巳延魯認奉皆依附覺與查文徽更相汲引侵盡政事唐人謂之五鬼馮延魯字叔文延巳之弟一名謚查文徽字光慎休寧人

漢晉王洪熙弒其主玠而自立更名晟

漢主玠驕奢不親政事居喪無禮左右忤意輒死無敢諫者惟越王洪昌及內常侍吳懷恩屢諫不聽常猜忌諸弟晉王洪熙欲圖之乃盛飾聲妓娛悅其意以成其惡玠好手搏洪熙令指揮使陳道庠引力士劉思潮等五人習手搏漢主與諸王宴而觀之至夕大醉洪熙使道庠思潮等披漢主因拉殺之洪熙即位更名晟以洪昌為太尉道庠等皆受賞賜甚厚晟既立國中王洪景請斬劉思潮等以謝中外不從思潮等誣洪景謀反殺之于是晟欲盡殺諸弟以越王洪昌賢而得架先遣盜刺殺之其後諸弟洪澤等俱見殺而劉思潮等亦被誅

夏四月戊申朔日食

秋七月晉遣使括民穀

詔以年饑國用不足分遣使者六十餘人于諸道括民穀

唐主立其弟景遂為齊王景達為燕王

唐主緣烈祖李昇廟號烈祖意以景遂為諸道兵馬元帥徙封齊王居東宮景達為副元帥徙封燕王宣告中外約以傳位景遂景遂固辭不許景遂自誓必不敢為嗣更其字曰退身又立景過為

保寧王宋太后怨种夫人屢欲害景過唐主力保全之

九月晉執遼回圖使回圖務之使也主典五市回圖務注見前喬榮既而歸之

初河陽牙將喬榮從趙延壽入遼遼以為回圖使往來販易于晉置邸大梁至是景延廣說晉

主囚榮于獄凡遼人販易在晉境者皆殺之奪其貨大臣皆言遼不可負乃釋榮慰賜而歸之

榮辭延廣延廣大言曰歸語而主先帝為北朝所立故稱臣奉表今上乃中國所立所以降志

于北朝者正以不敢忘先帝盟約故耳為隣稱孫足矣無稱臣之理翁怒則來戰孫有十萬橫

磨劍足以相待他日為孫所敗取笑天下母悔也榮欲為異時據驗乃曰公所言頗多懼有遺

忘願記之紙墨延廣命吏書其語以授之榮具以白遼主遼主大怒南侵之志始決晉使如遼

者皆繫之桑維翰屢請遜辭以謝遼每為延廣所沮晉主以延廣有定策功寵冠羣臣又總宿

衛兵故大臣莫能與之爭河東節度使劉知遠知延廣必召兵而不敢言但益募兵增置十餘

軍以備遼

冬十月晉主立其叔母馮氏為后

初高祖愛少弟重胤養以為子娶馮濛定州安喜人女為其婦重胤早卒馮夫人寡居有美色晉主

初立納之至是立以為后頗預政事兄王景時為鹽鐵判官擢為端明殿學士與議政事

十二月晉楊光遠誘遼人南侵

初晉高祖以馬三百借平盧節度使楊光遠景延廣以詔命取之光遠怒密告于遼以晉境大

饑乘此攻之一舉可取趙延壽亦勸之遼主乃集兵五萬使延壽將之經畧中國曰若得之當

立女為帝延壽信之為盡力朝廷頗聞其謀遣使城南樂及德清軍晉置故城在今大徵近道各府清豐縣西北

既藉北朝以興豈能相
遠于晉有德無怨背之
為不祥且爾時並無良
精兵之可恃而延廣大
不慙徒貽其君以負義
辱小人庸妄悞國顧如
哉

兵以備之

唐以宋齊邱為青陽唐縣今屬池州府公遣歸九華

唐侍中周宗年老恭謹中書令宋齊邱樹黨傾之宗泣訴于唐主唐主由是薄齊邱齊邱忿懣表乞歸九華舊隱唐主知其詐一表即從之仍賜號九華先生封青陽公齊邱乃治大第于青陽服御將吏皆如王公而憤邑益甚

晉旱水蝗民大饑

是歲晉境春夏旱秋冬水蝗大起原野山谷城郭廬舍皆滿竹木葉俱盡重以官括民穀使者督責嚴急不留其食有坐匿穀抵死者縣令往往納印自劾去民餒死者數十萬口流亡不可勝數朝廷以恒定饑甚獨不括民穀杜威即杜重威避晉主諱去重奏請如例用判官王緒謀檢索殆盡得百萬斛威止奏三十萬斛餘皆入其家又令判官李沼稱貸于民復滿百萬斛闔境苦之定州吏欲援例為奏節度使馬全節不許曰吾為觀察使節度兼觀察職在養民豈忍效彼所為乎

楚作九龍殿

楚王希範奢欲無厭務窮侈靡作九龍殿刻沉香為八龍飾以金寶抱柱相向希範居中自言身一龍也先是楚地多產金銀茶利尤厚故財貨豐殖及是用度不足重為賦欲民多逃亡各失其業又用孔目官周陟議令常稅之外大縣貢米二千斛中千斛小七百斛無米者輸布帛天策學士拓跋恒上書曰殿下深宮之中藉已成之業身不知稼穡之勞耳不聞鼓鞀之音馳騁遊邀雕牆玉食府庫盡矣而浮費益甚百姓困矣而厚斂不愆今淮南為仇讎之國番禺懷吞噬之志荆渚日圖窺伺漢洞待我姑息謗曰足塞傷心民怨覆國願罷輸米之令誅周陟以謝郡縣去不急之務減興作之役無令一息謗曰足塞傷心民怨覆國願罷輸米之見辭以畫寢恒謂客將曰王逞欲而不復見之

甲晉開運元年是歲春正月遼克晉貝州權知州事吳璠死之晉遣兵以禦遼

璠本書生不能燭珥奸偽固其罪然拒守赴井尚不

可戰不戰委以夫貝
不得日為死事持論不
矯枉過正

遼前鋒將趙延壽趙延照思子將兵南侵逼貝州先是朝廷以貝州水陸要衝多聚芻粟為大

軍數年之儲軍校邵珂性凶悖節度使王令温河間人黜之珂怨望密遣人亡入遼言貝州易取

會令温入朝執政以吳巒權知州事巒至而遼兵至巒書生無爪牙珂請效死巒使將兵守南

門自守東門遼主自攻貝州巒悉力拒之燒其攻具殆盡珂引遼軍自南門入巒赴井死遼遂

破貝州所殺且萬人晉以高行周為都部署與符彥卿皇甫遇常山人等將兵禦之

唐主敕齊王景遂參決庶政既而罷之

唐主決欲傳位于齊燕二王翰林學士馮延巳等因之欲隔絕中外以擅權請敕齊王景遂參

決庶政百官惟魏岑查文徽得白事餘非召對不得見唐主從之國人大駭給事中蕭儼上疏

極論不報侍衛都虞侯賈崇叩閭求見曰臣事先帝三十年觀其延接疎遠孜孜不怠下情猶

有不通者陛下新即位所任者何人而頓與羣臣謝絕臣老矣不得復奉顏色因涕泗嗚咽唐

主感悟遽收前敕唐主于宮中作高樓召侍臣觀之眾皆歎美蕭儼曰恨樓下無井唐主問其

儼以諫諍得罪非有他志昔顏命之際君幾危社稷其罪顧不重乎今日反見防邪最遂罷之

晉主自將次澶州遣劉知遠杜威張彥澤將兵禦遼

晉主以景延廣為御營使高行周以前軍先發時用兵方畧號令皆出延廣延廣乘勢使氣陵

侮諸將雖天子亦不能制晉主發東京遼兵至黎陽晉主至澶州遼主屯元城遼別將寇太原

劉知遠與白承福合兵擊之詔以知遠為招討使杜威為副使馬全節為都虞侯遣張彥澤等

將兵拒遼于黎陽復遣譯者致書于遼求修舊好遼主復書曰已成之勢不可改也太原奏破

遼偉王于秀容遼兵遁去

二月遼兵渡河晉主遣李守貞河陽人等分道擊之遼兵敗走

晉博州刺史周儒降遼又與楊光遠通情引遼兵自馬家口濟河營于東岸攻鄆州北津以應

楊光遠晉遣李守貞皇甫暉梁漢璋應州人薛懷讓太原人將兵萬人緣河水陸俱進遼兵圍高行

周符彥卿及先鋒使石公霸于戚城先是景延廣令諸將分地而守無得相救行周等告急延

廣徐白晉主晉主自將救之遼兵解去三將泣訴救兵之緩幾不免守貞等至馬家口遼遣步

卒萬人築壘散騎兵于其外餘兵數萬屯河西度未已晉兵薄之遼騎兵退走晉兵進攻其壘

拔之遼兵大敗溺死數千人俘斬亦數千人河西之兵慟哭而去由是不敢復東初遼主得貝州博州皆撫

慰其人或拜官賜服章及散于戚城馬家口忿志所得民皆殺之由是晉人憤怒戮力爭奮

晉定難節度使李勣殷莫超之弟侵遼以救晉

晉詔劉知遠擊遼知遠屯樂平注見前不進

三月遼侵晉澶州不克引還

遼主偽棄元城去伏精騎于古頓邱在衛輝府濬縣詩送子涉淇至于頓邱即此以俟晉軍與恒定之兵合而擊之

鄴都奏虜已遁去大軍欲進追之會霖雨而止遼人馬饑疲趙延壽曰晉軍悉在河上畏我鋒

銳必不敢前不如即其城下四合攻之奪其浮梁則天下定矣遼主從之三月朔自將兵十餘

萬陳于澶州城北高行周與戰自午至晡互有勝負遼主以精兵當中軍而來晉主亦出陳以

待之遼主望見晉軍之盛謂左右曰楊光遠言晉兵半已餒死今何其多也以精騎左右畧陳

晉軍不動萬弩齊發飛矢蔽地遼兵稍卻兩軍死者不可勝數昏後遼兵引去遼主帳中小校

亡來云遼主已傳木書收軍北去景延廣疑有詐閉壁不敢追遼主北歸所過焚掠民物殆盡

閩指揮使朱文進弒其主曦而自立

閩拱宸都指揮使朱文進閩門使連重遇以前弒昶懼國人之討相與結昏以自固閩主曦心

疑之曦嘗因醉殺控鶴指揮使魏從朗從朗朱連之黨也又嘗百罰誦白居易曦后李氏悍而酷易詩云惟有人心相對問咫尺之情不能料因舉酒屬二人二人懼曦后李氏悍而酷

酒以賢妃尚氏有寵妬之欲弒曦而立其子亞澄使人告文進重遇曰主上殊不平二公奈何

會后父李真有疾曦往問之文進重遇使馬步使錢達弒曦于馬上召百官告之曰天厭王氏

宜更擇有德者立之眾莫敢言重遇乃推文進升殿被袞冕帥羣臣北面稱臣文進自稱閩主

悉收王氏宗族五十餘人皆殺之以重遇總六軍禮部尚書鄭元弼抗辭不屈文進殺之殷王

延政遣統軍使吳成義將兵討文進不克文進遂稱藩於晉晉以為閩國王

晉籍鄉兵

每七戶共出兵械資一卒號武定軍時兵荒之餘復有此擾民不聊生

夏四月晉主還大梁以景延廣為西京留守

晉主命高行周王周留鎮澶州遂還大梁景延廣既為上下所惡晉主亦憚之桑維翰引其不

救戚城之罪出為西京留守以高行周為侍衛馬步都指揮使延廣鬱鬱不得志日夜縱酒

晉遣使分道括率民財

晉因遼兵屢至國用愈竭復遣使者三十六人分道括率民財各封劔以授之使者多從吏卒

攜鎖械刀杖入民家大小驚懼求死無地州縣吏復因緣為姦河南府出緡錢二十萬景延廣

率三十七萬延廣增率十七萬欲以入已留守判官盧億字子元河內人曰公位兼將相富貴極矣今國家不幸府

庫空竭不得已取于民公何忍復因而求利為子孫之累乎延廣慙而止先是詔以楊光遠叛命兖州留守備節度

唐攝成遼營兵卒相尋屠專閭既坐視戚城之而不救及重儲不給括

平氏財閭屬驚擾又復因緣周利置國是民疾于不問其罪實無可違乃晉主若因聞知方倚任以貽殃查宜其禍不旋踵也

使安審信以治樓堞為名平氏財以實私藏括率使至賦編錢十萬會審信他出拘其守藏吏指取一困已滿其數

六月晉太尉侍中馮道罷以桑維翰為中書令兼樞密使

道雖為首相依違兩可無所操決或謂晉主曰馮道承平之良相今艱難之際譬如使禪僧飛鷹耳乃以為匡國節度使或又謂晉主曰陛下欲禦北狄安天下非桑維翰不可遂復置樞密院以維翰為中書令兼樞密使事無大小悉以委之數月之間朝廷差治

晉滑州河決發民塞之

滑州河決浸汴曹單濮鄆五州之境詔大發數道丁夫塞之既塞晉主欲刻碑記其事中書舍人楊昭儉字仲寶長安人諫曰陛下刻石紀功不若降哀痛之詔梁翰頌美不若頒罪己之文晉主乃止

晉以折從遠折西河大姓從遠字可久雲中人為府州唐置今設州府谷縣是團練使

初晉高祖割地以賂遼府州與馬會遼欲盡徙河西之民以實遼東州人大恐刺史折從遠因保險拒之及晉與遼絕從遠引兵深入拔十餘寨故有是命

晉復置翰林學士

以李慎儀為承旨劉温叟字永齡洛陽人崇望從孫徐台符字彊李濟范質字文素宗城人為學士

秋八月晉以劉知遠為行營都統杜威為招討使督十三節度使以備遼

桑維翰兩秉朝政出楊光遠景延廣于外至是一制指揮節度使十五人無敢違者時人服其膽畧時軍國多事咨請輻輳維翰隨事裁決初若不經思慮人疑其疎畧退而熟議之亦終不能易也然頗任愛憎恩怨必報人亦以是少之朔方節度使馮暉上章自陳未老可用而制書見遠維翰召學士使為答詔曰非制書忽忘實

以朔方重地非卿無以彈壓比欲移卿內地受代亦頊奇材得詔甚喜遠兵之至也晉主再命刻知遠會兵山東皆不至晉主疑之謂所親曰太原殊不助朕必有異圖至是雖為都統而實無臨制之權密謀大計皆未預知遠亦知見疎豫備勤則習軍旅此霸王之資也何憂乎知遠曰河東山河險固風俗尚武去多戰馬靜則踰稼穡勤則習軍旅此霸王之資也何憂乎

九月庚午朔日食

冬十一月閩泉州牙將留從効泉州永春人等誅朱文進所署刺史黃紹頗傳首建州

朱文進以其黨黃紹頗為泉州刺史散員指揮使留從効謂同列曰文進屠滅王氏遺腹心分

據諸州吾屬世受王氏恩而交臂事賊一旦富沙王克福州吾屬死有餘愧眾以為然十一月

各引軍中所善壯士夜飲于從効家從効給之曰富沙王已平福州密旨令吾屬討黃紹頗諸

君從吾言富貴可圖不然禍且至矣眾皆踴躍操白梃踰垣而入執紹頗斬之從効持州印詣

王繼勳延政族子第請主軍府函紹頗首遣副使陳洪進臨淮人齎詣建州延政以繼勳為泉州刺

史從効洪進皆為都指揮使文進開黃紹頗死大懼募兵攻泉州從効與戰大破之

十二月晉師圍青州楊光遠之子承勳弑其父以降

李守貞圍青州經時城中食盡遠援兵不至楊光遠遙稽首于遠曰皇帝皇帝誤光遠矣其子

承勳勸光遠降冀全其族光遠不許承勳斬勸光遠反者判官邱濤等送其首于守貞縱火大

譟劫其父出居私第上表待罪開城納官軍晉以光遠罪大而諸子歸命難于顯誅命守貞以便宜從事守貞遣人拉殺光遠以病死開起復承

勳為汝州防禦使後遣主入汴責承勳以殺父斬之

閏月閩人討殺朱文進傳首建州

先是殷主延政遣統軍使吳成義帥戰艦千艘攻福州會唐遣行營都虞侯邊鎬等以兵擊延

政屯建陽唐翰林持詔賊循與樞密副使查文徽同鄉里循嘗為賈人習知福建山川為文徽畫取建州之策文徽遂表請擊延政且言必克唐主從之遣邊鎬以兵從文徽及循

遠反側無常降又非出本心留之適以貽患明其罪誅之不為過當而陰遣人殺之其誰欺乎友益以晉不能明正其例諸李輔國之書盜殺也至承勳劫父以降與速之忘君而叛者罪逆等乃殺其父而害其子一可與語倫理者矣

伐殺至蓋竹聞泉汀漳三州已降于殷退屯建陽城捕也邵武為民所執送建州斬之
蓋竹鎮名在建陽縣南建陽晉縣今屬建寧府邵武三國吳置縣宋改軍今為府屬福建及是
吳成義聞有唐兵詐使人告福州吏民曰唐助我討賊臣富沙王至何面見之帥其徒三十人被甲趨連重
仁翰謂其徒曰吾曹世事王氏今受制賊臣富沙王至何面見之帥其徒三十人被甲趨連重
遇第刺殺之斬其首以示眾曰富沙王且至汝輩族矣今重遇已死何不亟取文進以贖罪眾
踊躍從之遂斬文進迎吳成義入城函二首送建州

遼復侵晉

遼復大舉侵晉趙延壽引兵先進至邢州晉主欲自將拒之會有疾命天平節度使張從恩
人鄴都留守馬全節護國節度使安審琦會諸道兵屯邢州武寧節度使趙在禮屯鄴都遼主
以大兵繼至建牙于元氏晉主憚遼之盛詔從恩等引兵稍卻于是怙懼無復部伍委棄器甲
所過焚掠比至相州不復能整

乙晉開運二年是歲凡五
國三鎮殷改稱閩而亡春正月遼兵至相州引還晉主自將追之

詔趙在禮還屯澶州馬全節還鄴都又遣張彥澤屯黎陽景延廣守胡梁渡在衛輝府滑縣東北遼侵邢

磁洛三州殺掠殆盡入鄴都境張從恩馬全節安審琦悉兵陳于相州安陽水即洹水見前之南皇

甫遇與濮州刺史慕容彥超吐谷潭部人將數千騎前覘遼兵至鄴都遇遼兵數萬遇等且戰且卻

至榆林店遼兵大至二將謀曰吾屬今走死無遺矣乃止布陣自午至未力戰百餘合相殺傷

甚眾遇馬斃步戰其僕杜知敏以所乘馬授之戰稍解顧知敏已為遼所擒遇曰知敏義士不

可棄也與彥超躍馬入陣取知敏而還俄而遼繼出新兵來戰二將曰吾屬勢不可走以死報

國爾日且暮安陽諸將怪覘兵不還審琦即引騎兵出將救之從恩曰虜眾猥至盡吾軍恐未

晉以馮玉為樞密使

晉端明殿學士馮玉宣徽北院使李彥韜太原皆挾恩用事惡桑維翰數毀之晉主欲罷維翰

政事李崧劉昫固諫而止維翰請以玉為樞密副使玉殊不平中旨以玉為樞密使以分維翰

之權彥韜少事閻寶為僕夫後諫高祖帳下有寵于晉主性纖巧與崧相結以蔽耳目至

三月閩李仁達作亂以僧卓巖明稱帝閩主延政遣兵討之

初光州人李仁達仕閩叛奔建州及朱文進之亂叛奔福州浦城人陳繼珣亦叛閩主延政奔

福州至是二人不自安王繼昌暗弱嗜酒不恤將士將士多怨仁達與繼珣說黃仁諷殺繼昌

及吳成義仁達欲自立恐眾心未服以雪峯寺僧卓巖明素為眾所重相與迎之立以為帝帥

將吏北面拜之然猶遣使稱藩于晉延政聞之族黃仁諷家命統軍使張漢真將水軍五千會

漳泉兵討巖明漢真至福州黃仁諷聞其家喪滅開門力戰執漢真斬之卓巖明無他方略但

留後奉表稱藩于唐亦遣使入貢于晉唐以仁達為節度使

遼還軍南下晉都排陣使苻彥卿等擊之遼兵敗走夏四月晉主還大梁

杜威等諸軍會于定州攻遼泰州遼置晉為保州今直隸保定府是降之取滿城唐縣今屬保定府獲遼二千人取遂

城唐縣故城在保定府安肅縣趙延壽部曲有降者言遼主還至虎北口即今古北口在順天府密雲縣東

聞晉取泰州復擁眾南向約八萬騎計來夕當至威等懼退至陽城在保定府完縣東南後漢

即遼兵大至晉軍與戰逐北十餘里遼兵踰白溝河名其上流為巨馬河出易州涑水縣至定

寨遼軍圍之數重奇兵出寨後斷糧道是夕東北風大起營中掘井輒崩人馬俱渴至曙風甚

遼主坐奚車

奚人所造之車中命鐵鷄

遼謂精騎曰鐵鷄四面下馬拔鹿角而入奮短兵以擊晉軍又順風縱

火揚塵以助其勢軍士皆憤怒大呼曰都招討使何不用兵令士卒徒死諸將請出戰杜威曰

俟風稍緩徐觀可否李守貞曰彼眾我寡風沙之內莫測多少惟力鬪者勝此風乃助我也若

俟風止吾屬無類矣即呼曰諸將齊擊賊又謂威曰令公善守禦守貞以中軍決死矣馬軍排

陣使張彥澤召諸將問計皆曰虜得風勢宜俟風回與戰都排陣使苻彥卿曰與其束手就擒

曷若以身殉國乃與張彥澤藥元福

并州晉陽人

及皇甫遇引精騎出西門擊之諸將繼至遼兵卻

數百步風勢益甚昏晦如夜彥卿等擁萬餘騎橫擊遼兵呼聲動天地遼兵大敗而走勢如崩

山守貞亦令步兵盡拔鹿角出鬪步騎俱進逐北二十餘里鐵鷄既下馬蒼黃不能復上委棄

馬仗蔽地遼主乘奚車走十餘里追兵急獲一橐駝乘之而走諸將請追擊之杜威揚言曰逢

賊幸不死更索衣囊邪李守貞曰人馬渴甚得水足重難以退寇乃退保定州遼主至幽州散

兵稍集以軍失利杖其酋長各數百諸將引歸晉主亦還大梁

五月晉順國節度使杜威入朝

威久鎮恒州貪殘不法又畏懦過甚每遼數十騎入境威已閉門登陴由是虜無所忌憚屬城

多為所屠威竟不出一卒救之千里之間暴骨如莽威見所部殘弊為眾所怨又畏遼之疆累

表求朝不許威不俟報遽委鎮入朝桑維翰曰威居常憑恃勳親邀求姑息及疆場多事曾無

守禦之意宜因此時廢之庶無後患晉主不說曰威朕之密親必無異志但長公主欲相見耳

公勿以為疑維翰自是不敢復言以足疾辭位

先是晉復以鄴都為天雄軍及是威令長公主白求天雄節鐵晉主從之

六月晉遣使如遼

威貪殘畏懦無益于國
而有損于民晉主即不能
正刑章亦豈可復投節
鐵且雖輸數言于其後此
降遠引寇逆料不夷而
主權然固覺方以密親
而無異志獨忘其父之子
復唐乎然晉已負唐而欲
威之必不負晉按之好

遼連歲南侵中國疲于奔命邊民塗地遼人畜亦多死國人厭苦之舒嚕太后謂遼主曰使漢人為胡主可乎曰不可太后曰然則汝何故欲為漢主曰石氏負恩不可容太后曰汝今雖得漢地不能居也萬一蹉跌悔何所及又謂其羣下曰漢兒何得一向眠自古但聞漢和蕃不聞蕃和漢漢兒果能回意我亦何惜與和桑維翰屢勸晉主復請和于遼以紓國患晉主遣使奉表稱臣詣遼謝過遼主曰使景延廣桑維翰自來仍割鎮定兩道隸我則可和晉以遼主語愈謂其無和意乃止

秋八月甲子朔日食

晉加馮玉同平章事

和凝罷加樞密使馮玉同平章事事無大小悉以委之

晉主自陽城之捷謂天下無虞驕侈益甚多造器玩廣宮室作織錦樓以織地

衣用工數百期年乃成又賞賜優伶無度桑維翰諫曰 鼎者陛下親禦胡寇戰士重傷者賞不

過帛數端今優人一談一笑稱旨往賜束帛萬錢錦袍銀帶彼戰士見之能不失望士卒解

體陛下誰與衛社稷乎不聽馮玉出乃得除玉乘勢弄權賂遺輻輳朝政益壞

唐兵拔建州閩主延政出降

閩自王審知據福建至延政降唐凡七主合六十年

唐兵圍建州既久建人離心或謂董思安盍早擇去就思安曰吾世事王氏危而叛之天下其

誰容我眾感其言無叛者唐先鋒使王建封人元先登遂克建州閩主延政降思安整眾奔泉

州初唐兵之來建人苦王氏之亂與楊思恭之重斂爭伐木開道以迎之至是縱兵焚掠建人

大失望延政至金陵唐主以為羽林大將軍斬楊思恭以謝建人以王崇文為永安節度使崇文治以寬簡建人遂安

冬十一月晉桑維翰罷

初晉主疾未平會正旦樞密使桑維翰遣女僕入宮起居太后因問皇弟睿近讀書否馮玉因

譖桑維翰有廢立之志李守貞李彥韜合謀排之以趙瑩柔而易制共薦以代維翰罷維翰政
 事為開封尹以瑩為中書令李崧為樞密使維翰遂稱足疾希復朝謁杜絕賓客或謂馮玉曰
 桑公元老當優以大藩奈何使之尹京親猥細之務乎玉曰恐其反耳曰儒生安能反玉曰縱
 不自反恐其教人爾

丙午歲凡四國三鎮晉開運三年是春正月唐以宋齊邱為太傅

唐齊王景達府屬謝仲宣言于景達曰宋齊邱先帝布衣之交今棄之草萊不厭眾心景達為
 之言于唐主曰齊邱宿望勿用可也何必棄之以為名唐主乃以齊邱為太傅但奉朝請不預
 政事

唐以李建勳馮延巳同平章事

建勳練習吏事而懦怯少斷延巳工文辭而狡佞喜大言多樹朋黨水部郎高越字冲遠幽州人上書
 指延巳兄弟過惡唐主怒貶越蘄州司戶初唐主置宣政院于禁中以給事中常夢錫領之專
 典機密夢錫與中書侍郎嚴續皆忠直無私唐主謂
 夢錫曰大臣惟嚴續中立然無才恐不勝其黨卿宜左右之未幾夢錫罷宣政院續
 亦出為池州觀察使夢錫于是稱疾縱酒不復與朝廷事嚴續字興宗可求之子

二月壬戌朔日食

夏四月唐泉州牙將留從効逐其刺史王繼勳而代之

從効表聞于唐唐召繼勳還金陵以從効為刺史後從効兄從願復取漳州唐不能制乃建清
 源軍于泉州以從効為節度使從効遂據泉漳從効勤儉養民部內安治每
 歲取進士明經謂之秋堂

晉定州指揮使孫方簡莫州清苑人叛降遼

定州西北有狼山在易州西南亦曰郎山其上有西水及姑姑窩等寨土人築堡于山上以避寇堡中有佛舍尼孫深意

居之以妖術惑衆遠近信奉之孫方簡及弟行友自言深意之姪事之甚謹深意死方簡嗣其術稱深意坐化事之如生其徒日滋會晉與遼絕好北邊寇盜充斥方簡行友因帥鄉里豪健據城自保遼人入境帥衆邀擊頗獲其軍資人挈家往依之者益衆遂為羣盜懼為吏所討乃歸款朝廷朝廷亦資其禦寇署東北招討指揮使方簡邀求不已朝廷小不副其意則舉寨降于遼請為鄉導以入晉時河北大饑民餓死者所在以萬數盜賊蠶起吏不能禁天雄軍將劉延翰市馬於邊方簡執之獻於遼延翰逃歸言方簡欲乘中國凶饑引遼南侵宜為之備

六月晉復以馮暉為朔方節度使

初暉在靈武得羌胡心市馬期年至五千匹晉朝忌之徙鎮邠州又徙陝州歲中入為侍衛都

指揮使暉乃厚事馮玉李彥韜復求靈州會羌胡作亂兗項拓跋彥超最為大族暉在鎮留之州下賜子豐厚故諸部不敢為寇及將

罷鎮而縱之王令温代鎮不厚撫羌胡以中國法繩之諸部怨怒皆叛遂有是命暉在道擊賊彥超遂入靈州暉撫綏邊部凡十餘年恩信大著

秋七月河決

河決楊劉西入莘縣注見前廣四十里自朝城注見前北流嗣又溢歷

八月晉劉知遠殺白承福夷其族

晉主數召承福入朝宴賜甚厚使戍滑州屬歲大熟遣其部落還太原畜牧多犯法劉知遠無所縱捨部落知朝廷微弱且畏知遠之嚴謀相與遁歸故地有白可久者位亞承福帥所部先亡歸遼知遠與郭威謀曰今天下多事置此屬于太原乃腹心之疾也不如去之密表吐谷渾反覆請遷于內地晉主遣使發其部落分置諸州知遠遣威誘承福等入居太原城中誣以謀叛殺之合四百口吐谷渾由是遂微

唐攻福州不克

初唐人既克建州欲乘勝取福州唐主不許樞密使陳覺請自往說李仁達必令入朝宋齊邱亦薦覺可使唐主乃以覺為宣諭使厚賜仁達仁達知其謀見覺詞色甚倨覺不敢言入朝事而還自恥無功至建州矯詔發汀建撫信州兵命馮延魯將之趣福州唐主以覺專命大怒羣臣皆言兵業行不可止唐主乃以王崇文為招討使覺延魯魏岑為監軍使又命留從効王建封以兵會攻福州仁達遣使乞師于吳越吳越王佐令統軍使張筠以兵三萬救之會唐兵已入福州外郭吳越兵至禦之不利唐諸將爭功進退不相習仁達固守第二城攻之不克冬十月晉遣杜威將兵伐遼十一月至瀛州與遼戰不利而還

先是有自幽州來者言趙延壽有意歸國馮玉李崧命杜威致書延壽延壽復書乞發大兵接應至是遼使瀛州刺史劉

延祚遺樂壽監軍王巒書請舉城內附且言城中遼兵不滿千人乞發大兵接應巒與杜威屢奏瀛莫乘此

可取馮玉李崧信以為然欲發大兵迎趙延壽及延祚與晉主議之以威為都招討使李守貞

為之副趙瑩私謂馮李曰杜令國戚貴為將相而所欲未厭心常慊慊豈可復假以兵權必若

有事北方不若止任守貞為愈也不從十月下敕榜曰專發大軍往平黠虜先收瀛莫安定關

南次復幽燕盪平塞北有能擒獲虜主者除上鎮節度使賞錢萬緡絹萬疋銀萬兩時自六月

積雨至是未止軍行及饋運者甚艱苦威守貞會兵于廣晉而北行威屢使公主入奏請益兵由是禁軍皆在麾下而宿

衛空十一月至瀛州城門洞啓寂若無人威等不敢進聞遼將高謨翰先已引兵潛出威遣梁

漢璋將二千騎追之漢璋敗死威等引兵南還

遼大舉侵晉十二月晉將王清戰死杜威等以兵降遼遣兵入大梁執晉主重貴以歸殺桑維翰

囚景延廣後晉自高祖至出帝
凡二主合十一年

遼主大舉侵晉趣恒州杜威等聞之將自冀貝而南張彥澤時在恒州引兵會之言遼可破之
狀威等乃復趣恒州以彥澤為前鋒與遼夾滹沱而軍遼恐晉軍急渡滹沱與恒州合勢議引
兵還及聞晉軍築壘為持久之計遂不去威性懦怯偏裨皆節度使但日相承迎置酒作樂罕

議軍事磁州刺史李穀說威及李守貞曰今大軍去恒州咫尺煙火相望若多以三股木置水

中積薪布土其上橋可立成密約城中舉火相應夜募壯士斫虜營而入表裏合勢虜必逃遁

諸將皆以為然獨杜威不可遣穀出督懷孟軍糧遼以大兵當晉軍之前潛遣其將蕭翰一名
地里

字甲扎達魯之子考五代史翰號阿巴入汴後李崧為製姓名曰蕭翰遼史外戚表太宗入汴賜后族小漢曰蕭翰所載各不同將百騎出晉軍之後斷晉糧

道及歸路樵采者遇之盡為所掠有逸歸者皆稱虜眾之盛軍中怙懼十二月李穀自書密奏

具言大軍危急之勢請幸滑州及發兵守澶州河陽以備奔衝杜威奏請益兵詔悉發守宮禁

者得數百人赴之威又遣使告急還為遼所獲自是朝廷與軍前聲問兩不相通開封尹桑維

翰以國家危在旦夕求見言事晉主方在苑中調鷹辭不見又詣執政言之執政不以為然退

謂所親曰晉氏不血食矣晉主欲自將北征李彥韜諫而止詔以高行周蔣彥卿共戍澶州景

延廣戍河陽指揮使王清言于杜威曰請以步卒二千為前鋒奪橋開道公帥諸軍繼之得入

恒州則無憂矣威許諾遣清與宋彥筠俱進清戰甚銳遼軍小卻諸將請以大軍繼之威不許

彥筠敗走清獨帥麾下力戰屢請救威竟不遣一騎助之清謂其眾曰上將握兵坐觀吾輩困

急而不救此必有異志吾輩當以死報國爾眾感其言莫有退者至暮戰不息遼以新兵繼之

清及士眾盡死由是諸軍皆奪氣遼人遙以兵環晉營軍中食盡威與李守貞宋彥筠謀降遼

威潛遣腹心詣遼主牙帳邀求重賞遼主給之曰趙延壽威望素淺恐不能帝中國汝果降者

當以汝為之威喜遂定降計伏甲召諸將出降表使署名諸將駭愕聽命命軍士出陳于外軍

士皆踊躍以為且戰威親諭之曰今食盡途窮當為汝曹共求生計因命釋甲軍士皆慟哭聲

振原野遼主遣趙延壽衣赭袍至晉營慰撫士卒亦以赭袍衣威其實皆戲之耳威引遼主至

恒州城下順國節度使王周亦出降先是遼主屢攻易州刺史郭璘固守拒之遼主每過城下

崇美至易州誘說其眾眾皆降璘不能制遂為崇美所殺杜威之降也皇甫遇初不預謀遼主

欲遣遇先入大梁遇辭退謂所親曰吾位為將相敗不能死忍復圖其主乎至平棘謂從者曰

吾不食累日矣何面目復南行遼主引兵而南杜威將降兵以從遣張彥澤將二千騎先取大梁

以通事傅住兒為都監彥澤倍道疾驅夜渡白馬津晉主召李崧馮玉李彥韜入禁中計事欲

詔劉知遠發兵入援明日彥澤自封邱門斬關而入城中大擾晉主于宮中起火自攜劍驅後

宮赴火為親軍將薛超遼州平所持俄而彥澤傳遼主與太后書慰撫之且召桑維翰景延廣

晉主乃命滅火與后妃聚泣召范質草降表表稱孫男臣重貴禍至神威運盡天亡今與太后

及妻馮氏舉族面縛待罪遣男延煦延實奉國寶

出迎太后亦上表傅住兒入宣遼主命晉主脫黃袍服素衫拜受左右皆掩泣使召張彥澤欲

與計事彥澤微笑不應以晉主命召桑維翰維翰至天街遇李崧馮玉語未畢有軍吏于馬前

揖維翰赴侍衛司維翰知不免顧謂崧曰侍中當國今日國亡反令維翰死之何也崧有愧色

彥澤倨坐見維翰維翰責之曰公領大鎮握彊兵何乃負恩至此彥澤無以應遣兵守之彥澤

有功于遼旗幟皆題赤心為主見者笑之中書舍人李濤謂人曰吾與其逃于溝瀆而不免

不若往見之乃投刺謁彥澤曰上疏請殺太尉人李濤謹來請死彥澤欣然接之謂濤曰舍

人懼乎濤曰濤今日之懼亦猶足下昔年之懼也濤請誅彥澤事具前 彥澤遷晉主于

開封府頃刻不得留見者流涕晉主悉以內庫金珠自隨彥澤曰此物不可匿也晉主悉歸

之亦分以遺彦澤彦澤遣指揮使李筠以兵守晉主內外不通所上遼主表章皆先示彦澤然後敢發晉主使取內庫帛主者不與曰此非帝物也求酒于李筠筠亦辭不進欲見李彦韜彦韜亦不往馮玉佞彦澤求自送傳國寶冀欲復任用彦澤殺桑維翰以帶加頸白遼主云其自經遼主命厚撫其家高行周苻彦卿皆詣遼降遼主賜晉主手詔曰孫勿憂必使汝有敢飯之所又以所獻傳國寶非真詰之晉主奏頃王從珂自焚舊傳國寶不知所在此寶先帝所為羣臣備知乃止有司欲使晉主銜壁牽羊大臣輿觀迎于郊外遼主曰吾遣奇兵取大梁非受降也不許又詔晉文武羣僚一切如故朝廷制度並用漢禮遣兵趣河陽捕景延廣延廣見遼主于封邱遼主詰之曰致兩主失歡皆汝所為也十萬橫磨劍安在召喬榮使相辨證延廣初不服榮以紙所記語示之乃服延廣伏地請死乃鎖之

丁未二月漢高祖劉知遠立仍稱晉天福十二年春正月遼主德光入大梁殺張彥澤景延廣自殺六月改號漢是歲晉亡漢興凡四國三鎮

正月朔百官遙辭晉主于城北乃易素服紗帽迎遼主伏路側請罪遼主命起改服撫慰之晉主太后迎于封邱門外遼主辭不見遂入門民皆驚走遼主遣通事諭之曰我亦人也汝曹勿懼會當使汝曹蘇息我無心南來漢兵引我至此耳至明德門下馬拜而後入日暮復出屯于赤岡在開封府城東北先是張彥澤與晉閻門使高勳不協及引遼入汴殺勳叔父及弟至是勳訴于遼遼主亦怒彥澤剽掠京城鎖之百姓爭投牒疏彥澤罪遂與傅住兒俱斬北市仍命高勳監

刑彥澤前所殺士大夫子孫皆經杖號哭詬罵以杖扑之勳命剖其心以祭死者市人爭破腦取髓嚙其肉而食之遼送景延廣歸其國宿陳橋驛名今為鎮在開封府祥符縣東北夜扼吭而死

遼封晉主重貴為負義侯徙之黃龍府故城在今奉天府開原縣遼史地理志黃龍府本渤海扶餘府太祖征渤海還至此有黃龍見城上故名復廢

遼主使遷晉主及其家人於封禪寺以兵守之數遣使存問時雨雪連旬外無供億上下凍餒

太后使人謂寺僧曰吾嘗于此飯僧數萬今日獨無一人相念邪僧辭以虜意難測不敢獻食

晉主陰祈守者乃稍得食既而遼命遷之黃龍府考通鑑以黃龍為即慕容氏之和龍城蓋因南史謂北燕馮氏為黃龍國故引之不知燕

之和龍在遼水之西遼之黃龍在混同江之南其地相去甚遠而史所謂黃龍國者蓋亦一時漫語未嘗實指其地不得引以為據也

遼以李崧為樞密使馮道為太傅晉諸藩鎮皆降

遼主引兵入宮諸門皆以遼兵守衛磔犬懸羊皮為厭勝謂晉羣臣曰自今不修甲兵不市戰

馬輕賦省役天下太平矣改服中國衣冠百官起居皆如舊制趙延壽張礪共薦李崧會馮道

自鄧州入朝遼主素聞二人名皆禮重之以崧為太子太師充樞密使道守太傅于樞密院祇

候道之人朝也遼主謂之曰爾是何等老子對曰無才無德癡頑老子遼主喜又嘗問曰遼主

遣使以詔賜晉之藩鎮諸藩鎮爭上表稱臣惟彰義節度使史匡威建塘據涇州拒遼而雄武之子

節度使何重建以秦階成州降蜀

遼分遣晉降卒還營

初杜重威重威在晉避晉主諱名威至是復舊名既以晉軍降遼主悉收其鎧仗貯恒州驅馬歸其國遣重威

將其眾從已而南及河恐其為變欲悉以胡騎擁而納之河流或謀曰晉兵在他所者尚多彼

聞降者盡死必皆拒命不若且撫之徐思其策遼主乃使重威以其眾屯陳橋會久雪凍餒咸

怨重威重威每出道旁人皆罵之遼主猶欲誅晉兵趙延壽說之延壽曰皇帝親冒矢石以取

取之乎遼主變色曰朕舉國南征五年不解甲僅能得之豈為他人乎延壽曰晉國欲自有之手將為他人

有蜀常為仇敵東西數千里常以兵戍之南方暑濕上國之人不能居也他日車駕北歸無西

守之吳蜀必相與乘虛入寇如此豈非為他人取之乎遼主曰然則奈何延壽曰陳橋降卒分

以戍邊則吳蜀不能為患矣遼主曰昔吾失于斷割悉以唐兵授晉既而反為仇讐今幸入吾

從吉第一無恥者莫如馮
道時人善其言不過以其
說辭止殺耳然後時打草
殺者自若何曾為之止暴
哉則道之俳語仍屬搗諛
之意而時乃聽之豈不大
謬

延壽性晉歸遼持為觀視
非望其勸留陳橋降卒歎
言無識者或以為乃心北
朝亦陰為晉軍謀長平慘
苛可云小人一節之善不

知遠主必不久處大梁延壽方憂南朝軍國入已掌握持欲藉是以外結人心且自張羽翼耳為遠為晉之論何異癡人說夢耶

分遣還營

故晉主重貴發大梁

晉主與太后安太妃馮后及弟睿子延煦延寶俱北遷從者百餘人遠遣三百騎援送又遣趙瑩馮玉李彥韜與之俱在塗供饋不繼或時絕食舊臣無敢進謁者獨磁州刺史李穀迎謁于路傾貲以獻晉主至中度橋舊在正定府城東南跨滹沱河上見杜重威塞歎曰天乎我家何負為此賊所破慟哭而去

遼縱兵大掠遣使括借士民錢帛

遼主廣受四方貢獻大縱酒作樂趙延壽請給上國兵食遼主曰吾國無此法乃縱胡騎四出剽掠謂之打草穀丁壯斃于鋒刃老弱委于溝壑自東西兩畿及鄭滑曹濮數百里間財畜殆盡遼主謂判三司劉昫曰遼兵應有優賜速宜營辦時府庫空竭昫請括借都城士民錢帛又分遣使者數十人詣諸州括借皆迫以嚴誅民不聊生其實無所頒給皆蓄之內庫欲輦歸其國由是內外怨憤始患苦遼皆思逐之矣

晉劉知遠遣使奉表于遼

初晉主忌河東節度使北平王劉知遠以為北面行營都統知遠因之廣募士卒又得吐谷渾財畜由是富彊步騎至五萬人晉主與遠結怨知遠知其必危而未嘗論諫遠屢深入知遠初無邀遮入援之志及聞遠主入汴乃分兵守四境遣客將王峻字秀峰安陽人奉表稱臣遠主賜詔褒美親加兒字于知遠姓名之上仍賜以木柙虜法以優禮大臣如漢賜几杖之比既而遠主以知遠觀望不

至使謂曰汝不事南朝又不事北朝意欲何所俟邪孔目官郭威言于知遠曰虜恨深矣王峻
言契丹貪殘失人心必不能久有中國或勒知遠舉兵進取知遠曰用兵當隨時制宜今契丹
新據京邑未有他變豈可輕動且觀其所利止于得財貨財貨既足必將北去况永雪已消勢
難久留宜待其去然後取之可以為全王峻劉知遠各言契丹仍依當日原文書說具前

荆南節度使高從誨遣使入貢於遼又遣使詣河東勸進

唐主立其弟景遂為太弟

唐主立其弟齊王景遂為皇太弟徙景達為齊王子冀為燕王景遂嘗與宮僚燕集贊善大夫張易有所規諫景遂方與客博

玩玉杯弗之顧易怒曰殿下重寶而輕士取杯抵地碎之眾皆失色景遂欲容謝之待易益厚
景達性剛直唐主嘗與宗室近臣飲馮延巳延巳魏岑陳覺輩傾詒之嘗宴東宮陽醉撫景達
極言諫唐主以不宜親近佞臣延巳主請斬之唐主諭解乃止張易謂景達曰羣小交構禍福
背曰爾不可忘我景達大怒入白唐主請斬之唐主諭解乃止張易謂景達曰羣小交構禍福
自是每遊宴景達多辭疾不預使彼懼而為備何所不至

唐遣使如遼

唐主遣使賀遼滅晉且請詣長安修復諸陵遼主不許而晉密州刺史皇甫暉棣州刺史王建
皆避遼帥眾奔唐淮北賊帥多請命于唐唐史館修撰韓熙載上疏曰陛下恢復祖業今也其
時若虜主北歸中原有主則未易圖也時方連兵福州未暇北顧唐人皆以為恨唐主亦悔之

二月遼行朝賀禮大赦以趙延壽為中京留守

遼主召晉百官問曰中國之俗異于吾國吾欲擇一人君之如何皆曰夷夏之心皆願推戴皇
帝二月朔遼主服通天冠絳紗袍登正殿設樂縣儀衛于庭百官朝賀下制稱大遼會同十年
大赦趙延壽以遼主負約心怏怏乞為皇太子遼主曰皇太子當以天子兒為之豈燕王所可

為也因令為延壽遷官時遼以恒州為中京張礪奏擬延壽中京留守大丞相錄尚書事都督
中外諸軍事遼主取筆塗去錄尚書事都督中外諸軍事而行之

遼當國勢強盛時略中原所過摧枯拉朽幾于大業可成乃甫入大梁即襲用通天歸紗尋復呼仗閣門袴袍從事捐浮靡而狗浮譽非開創所宜抑且忘本不詳大道嚴之宜其大

及被執遠撰多故也其後
金元皆感過生改正易服
之說矣素舊章亡不旋踵
讀史者可不戒括

晉劉知遠稱帝于晉陽

河東將佐勸知遠稱尊號以號令四方知遠不許聞晉主北遷聲言欲出兵井陘迎歸晉陽命

指揮使史弘肇字化源鄆州滎澤人集諸軍告以出師之期軍士皆曰今天下無主主天下者非我王而

誰宜先正位號然後出師爭呼萬歲不已知遠曰虜勢尚強吾軍威未振當且建功業士卒何

知命左右遏止之郭威與都押衙楊邠魏州冠氏人入說知遠曰此天意也王不乘此取之人心一

移則反受其咎矣知遠從之遂即位自言未忍改晉國又惡開運之名乃更稱天福十二年詔

諸道為遼括率錢帛者皆罷之

晉主知遠自將迎故晉主重貴至壽陽晉縣今屬山西平定州而還

知遠自將東迎故晉主至壽陽聞已過數日乃留兵戍承天軍注見前而還故晉主既出塞遼人

無復供給至錦州遼置今為遼屬奉天令拜按巴堅墓故晉主不勝屈辱泣曰薛超誤我馮后求毒藥欲

與故晉主俱自殺不果

晉遣賊帥梁暉襲取相州殺遼守兵

遼主聞知遠即位遣耿崇美守澤潞高唐英守相州崔廷勳守河陽以控扼要害時遼主多以

其子弟及親信為節度刺史不通政事華人之狡獪者多往依其麾下教之妄作民不堪命于

是所在相聚為盜多者數萬人少者不減千百潞陽賊帥梁暉有眾數百送款晉陽磁州刺史

李穀密表令暉襲相州暉偵知高唐英未至夜遣壯士逾城啓關納眾殺遼兵數百據州自稱

晉主知遠還晉陽

知遠還至晉陽議率民財以賞將士夫人李氏諫曰陛下因河東創大業未有以惠澤其民而

先奪其生生之資殆非新天子所以救民之意也請悉出宮中所有以勞軍雖復不厚人無怨

言知遠從之中外大悅

澶州賊帥王瓊攻遼將朗烏

舊作郎五今改正

不克而死

鎮寧節度使耶律朗烏性殘虐澶州人苦之賊帥王瓊帥其徒千餘人圍朗烏于牙城遼主聞

之懼遣兵救之瓊敗死然遼主自是無久留河南之意矣

遼以李從益為許王

唐王淑妃與郇公從益居洛陽趙延壽夫人明宗女也淑妃詣大梁會禮遼主見而拜之曰吾

嫂也以從益為許王復歸于洛

遼以張礪和凝同平章事

羣盜陷宋亳密州

東方羣盜大起陷宋亳密三州遼主謂左右曰我不知中國之人難制如此亟遣秦寧安審琦

武寧符彥卿等歸鎮

三月朔遼行入閣禮

唐故事天子正殿謂之衙衙有仗使殿謂之閣其御便殿也自正衙喚仗由閣門而入百官俟朝者因隨之入見謂之入閣

遼主服赭袍坐崇元殿百官行入閣禮

晉主知遠遣使安集農民保山谷避遼者

遼以蕭翰為宣武節度使

遼主謂晉百官曰天時向暑吾難久留欲暫至上國省太后乃以汴州為宣武軍以蕭翰為節

度使翰舒嚙太后之兄子其妹復為遼主后自翰以蕭為姓于是遼后族皆稱蕭氏說已具前

吳越復遣兵救福州擊敗唐兵遂取福州

吳越遣余安將水軍救福州至白蝦浦即白龍江別名福州府城南海岸泥淖須布竹簣乃可行唐軍聚而

射之簣不得施馮延魯欲縱其登岸而盡殺之裨將孟堅曰浙兵至此已久求一戰而不可得

若聽其登岸彼必致死于我其鋒不可當安能盡殺乎不聽吳越兵既登岸大呼奮擊延魯棄

衆而走孟堅戰死城中兵亦出夾擊唐兵大破之唐軍燒營而遁死者二萬餘人委棄資械數

十萬府庫為之耗竭余安引兵入福州李仁達舉所部授之後仁達為吳越成將所殺夷其族

遼主德光發大梁

遼主發大梁晉文武諸司諸軍吏卒從者皆數千人宮女宦官數百人盡載府庫之寶以行謂

宣徽使高勳曰吾在上國以射獵為樂至此令人悒悒今得歸死無恨矣至相州梁暉乘城拒守遼攻之及城陷盡

殺城中男子驅其婦女而北遺民僅七百人而黠黠至十餘萬遼主見所過城邑邱墟謂羣臣曰致中國如此皆燕王之罪也顧張礪曰汝亦有力焉

晉主知遠以其弟崇為太原尹劉崇有本原始此

夏四月晉以劉信漢主從弟史弘肇為侍衛指揮使楊邠為樞密使郭威為副使王章魏州南樂人為三司

使

晉以蘇逢吉京兆長安人蘇禹珪密州人同平章事

時制度草創皆出逢吉然素不學問與禹珪同在中書決事多違舊制而逢吉尤納賄賂諂者

謹涕

晉以折從阮為永安軍節度使

從遠入朝更名從阮避晉主名也置永安軍于府州注見前以從阮為節度使

遼侵潞州晉遣史弘肇救之鄭謙守忻代閻萬進并州人守嵐憲憲州唐末置治樓煩故城在今忻州靜樂縣

遼昭義節度使耿崇美屯澤州將攻潞州晉主遣史弘肇將兵救之又以鄭謙為忻代都部署

閻萬進為嵐憲都制置使知遠聞遼主北歸欲經略河南故以弘肇為前驅而遣二人出北方

以分遼兵勢

晉以武行德太原榆次人為河陽節度使

遼以船載晉鎧仗沂河歸國命寧國都虞侯武行德部送之至河陰行德與將士謀曰虜勢不

能久留中國不若共逐其黨堅守河陽以俟天命之所歸者而臣之眾以為然即相與殺遠監

軍使會崔廷勳以兵送耿崇美之潞州行德遂乘虛入據河陽遣弟行友奉蠟表詣晉陽晉主

以行德為河陽節度使遼主聞之歎曰我有三失宜天下之叛我也諸道括錢一失也

唐流陳覺于蘄州馮延魯于舒州

唐主以矯詔敗軍皆陳覺馮延魯之罪議斬二人以謝中外御史中丞江文蔚字君章建安人對仗彈

馮延己魏岑曰延己延魯岑覺四人皆陰狡弄權壅蔽聰明排斥忠良引用羣小今覺延魯雖

伏辜而延己岑猶在同罪異誅人心疑惑唐主以文蔚言太過怒貶江州司士參軍流覺于蘄

州延魯于舒州知制誥徐鉉史館修撰韓熙載上疏曰覺延魯罪不容誅但齊邱延己為之陳

者矣請行顯戮以重軍威不從但罷延己為太弟少保貶岑太子洗馬熙載屢言齊邱死

遼主德光殂趙延壽入恒州自稱權知南朝軍國事

遼主至臨城得疾至殺孤林在正定府臨城縣西北王幼學曰村民于林中射狐殺之因名而殂國人剖其腹實鹽數斗載之

北去晉人謂之帝苑趙延壽恨遼主負約即日引兵入恒州遼永康王鄂約東丹王北子贊

華為唐廢帝所殺鄂約立追諡讓國以兵繼入遼諸將密議奉以為主延壽不知自稱受遼皇

帝遺詔權知南朝軍國事所以供給鄂約與諸將同鄂約銜之遼主喪至國舒嚕太后不哭曰

五月遼鄂約執趙延壽而自立待諸部寧一如故則葬汝矣

鄂約召延壽及張礪等飲鄂約妻素以兄事延壽從容謂曰妹自上國來寧欲見之乎延壽與

俱入良久鄂約出謂礪等曰燕王謀反適已鎖之矣又曰先帝在汴時遺我一籌許我知南朝

軍國近者臨崩別無遺詔而燕王擅自南朝軍國豈理邪後數日集番漢之臣于府署宣遼

主遺制即皇帝位既而鄂約以德光有子在國已以兄子襲位又無舒嚕太后之命內不自安

乃勒兵北歸以滿達勒德光從弟舊為中京留守鄂約之即位也舉哀成服尋即易去以見羣

武吏卒皆留恒州獨以後宮宦者教坊自隨

晉以劉崇為北都留守

晉主知遠集羣臣議進取諸將咸請出師井陘攻取鎮魏知遠欲自石會開名注趨上黨郭威

曰虜主雖死黨眾猶盛各據堅城我出河北兵少路迂傍無應援若羣盜合勢共擊我軍糧餉

路絕此危道也上黨山路險澁粟少民殘無以供億亦不可由近者陝晉相繼款附引兵從之

萬無一失不出兩旬洛汴定矣知遠曰卿言是也詔諭諸道以太原尹崇為北京留守

楚王希範卒昭文弟希廣字德嗣

希廣希範之母弟也性謹順希範愛之使判內外諸司事希範卒將佐議所立張少敵袁友恭

以武平節度使知永州事希廣最長請立之劉彥瑄李弘臯皆欲立希廣拓跋恒曰三十郎居

長請遣使以禮讓之不然必起爭端彥瑫等不從稱希範遺命共立希廣少敵退而歎曰禍其始此乎與拓跋恒皆稱疾不出

晉主知遠發太原出晉絳

晉史弘肇克澤州遠將崔廷勳等遁去

弘肇攻澤州刺史翟令奇固守不下知遠以弘肇兵少欲召還使問之弘肇曰兵已及此勢如

破竹可進不可退乃遣李萬超說令奇令奇降崔廷勳耿崇美奚王伊喇擁眾北遁遠人在河

南者相繼引去

弘肇為人沈毅寡言御眾嚴整將校小不從命立搃殺之士卒所過犯民田及繫馬于樹者皆斬軍中惕息莫敢犯令故所向必克知遠自晉陽安行及汴兵

不血刃皆弘肇力也知遠由是倚重之

遼將蕭翰剗李從益稱帝于大梁遂北走從益避位

翰聞劉知遠擁兵而南欲北歸恐中國無主必大亂已不得從容而去時唐許王從益與王淑

妃在洛陽翰矯遼主命以從益知南朝軍國事召已赴恒州淑妃從益匿于徽陵下宮不得已

而出翰立以為帝帥諸酋長拜之百官謁見淑妃淑妃泣曰吾母子單弱如此而為諸公所推

是禍吾家也翰留燕兵千人為從益衛而行從益遣使召高行周武行德皆不至淑妃懼召大

罪宜早迎新主自求多福勿以吾母子為意眾感其言不忍去或曰今集諸營與燕兵併力堅

守一月北救必至淑妃曰吾母子亡國之餘安敢與人爭天下若新主見察當知我無所負今

更為計畫則禍及他人聞城望庚終何益乎眾皆欲拒守三司使劉審文曰城中公私窮竭遺

民無幾若得受國一月無無類矣願諸公勿復言一從太妃處分劉審文曰城中公私窮竭遺

入從益乃用趙遠翟光鄴策稱梁王知軍國事遣使奉表稱臣迎知遠仍出居私第

蕭翰至恒州與滿遠

六月吳越王佐卒

弟侗嗣

勳以鐵騎圍張礪之第執而鎖之礪抗聲曰欲殺即殺莫以鎖為是夕憤死而亡

從益知南朝軍國事由通
齊為之執不由已其于後
漢亦並無名分之嫌必當
如宋之誅張邦昌也知遠
曾身事明宗至此並無一
孟麥飯之念湘陰狼狽宜
其及已

晉主知遠入洛陽遣使殺李從益

知遠至洛陽汴州百官奉表來迎諭以受遠補署者皆勿自疑聚其告牒而焚之命鄭州防禦

使郭從義沙陀部人先入大梁清宮密令殺李從益及王淑妃淑妃且死曰吾兒何罪而死何

不留之使每歲寒食以一盂麥飯灑明宗陵乎聞者泣下

晉主知遠入大梁諸鎮多降始改國號曰漢

知遠發洛陽樞密院使魏仁浦字道濟衛州汲人自遠逃歸郭威問以兵數及故事仁浦強記精敏威

由是親任之知遠至大梁晉之藩鎮相繼來降復以汴州為東京改國號曰漢仍稱天福年曰

余未忍忘晉也

遼主鄂約幽其祖母于木葉山注見前

遼舒魯太后聞鄂約自立大怒發兵拒之鄂約以偉王為前鋒相遇于石橋太后以李彥韜從時

晉主北遼錄為排陳使彥韜迎降于偉王太后兵敗鄂約幽太后于按巴堅墓改元天祿自稱

太后度下天授皇帝慕中華風俗多用晉臣而荒于酒色輕慢諸酋長由是國人不附諸部數叛故數年

之中不暇南侵

唐以李金全為北面招討使

唐主聞遼主德光殂蕭翰棄大梁去下詔曰乃眷中原本朝故地以金全為北面行營招討使

議經略北方聞漢已入大梁遂不敢出兵

秋七月漢以杜重威為歸德節度使重威拒命漢發兵討之

重威自以降遼員中國內常疑懼移鎮制下拒而不受遣其子質于滿達勒求援滿達勒遣其將

楊衮將遼兵千五百人及幽州兵赴之詔削奪重威官爵以高行周為招討使慕容彥超副之

以討重威時兵荒之餘公私匱竭王章白漢主罷不急之務省無益之費以奉軍用度充贍

閏月漢立高祖世祖及四親廟

恒州將何福進河南人李彥太原人逐遼將滿達勒遣使降漢

滿達勒貪猾殘忍民間珍貨美女必奪取之又捕村民誣以為盜披面抉目焚炙而殺之常疑

漢兵稍稍廢省又損其食以飼胡兵眾心怨憤聞漢主入大梁皆有南歸之志前潁州防禦使

何福進控鶴指揮使李榮潛結軍中壯士奪守門者兵因突入府據甲庫召漢兵及市人給鎧

仗焚牙門與遼人戰榮召諸將并力指揮使白再榮史不詳何所人狐疑軍吏逼之不得已而行諸將

繼至煙火四起鼓譟震地滿達勒等大驚載寶貨家屬走保北城而漢兵無所統壹貪狡者乘

亂剽掠懦者竄匿八月朔遼人自北門入勢復振漢民死者二千餘前磁州刺史李穀恐事不

濟請馮道等至戰所慰勉士卒士卒爭自奮會日暮有村民數千譟于城外欲奪遼寶貨婦女

眾懼而北遁滿達勒崔勳皆奔定州與義武耶律忠即明烏合馮道等四出安撫兵民以再榮

位在福進等上乃以為權知留後具以狀聞且請援兵漢主遣飛龍使李彥從將兵赴之再榮貪虐

漢人嘗事滿達勒者皆拘之以取其財恒人謂之白滿達勒已而漢以再榮為成德留後尋為節度使踰年始以何福進李榮為刺史

八月漢制盜賊母問賊多少皆死

時四方盜賊多朝廷患之故重其法仍分命使者逐捕

楚王希廣以其兄希萼守朗州

希廣庶弟希崇性狡險陰遺希萼書言劉彥瑫等違先王之命廢長立少以激怒之希萼來奔

喪彥瑫白希廣遣指揮使周延誨等將水軍逆之不聽入希萼求還延誨勸希廣殺之希廣曰
吾何忍殺兄寧分潭朗而治之乃厚贈希萼遣還朗州希崇嘗為希萼訶希廣語言動作悉以
告之約為內應

荆南襲漢襄郢不克

初荆南介居湖南嶺南之間地狹兵弱自武信王季興時諸道入貢過其境者多掠奪其貨幣
及諸道詰讓加兵不得已復歸之及從誨立唐晉遼漢更據中原南漢閩吳蜀皆稱帝從誨利
其賜予所向稱臣諸國賤之謂之高無賴

九月漢以竇貞固

字體仁同州白水人

李濤同平章事

初漢主與竇貞固俱事晉高祖雅相知重及即位欲以為相問蘇逢吉其次誰可者逢吉與李
濤善因薦之會高行周慕容彥超共討杜重威彥超欲急攻城行周欲緩之以待其弊行周女
為重威子婦彥超揚言行周以女故愛賊不攻由是二將不協漢主恐生他變欲自將擊重威
意未決濤上疏請親征漢主大悅以濤有宰相器制貞固濤並同平章事詔幸澶魏勞軍

冬十月漢晉昌節度使趙匡贊

字元輔

叛降于蜀

匡贊延壽之子也恐不為漢所容遣使降蜀
漢主如澶魏勞軍十一月杜重威出降

漢主至鄴都城下舍于高行周營行周言曰城中食未盡急攻徒殺士卒未易克也不若緩之
彼食盡自潰漢主然之慕容彥超數因事陵轢行周行周泣訴于執政蘇逢吉楊邠密以白漢
主漢主命二臣和解之又召彥超于帳中責之且使詣行周謝初遼留幽州兵千五百人戍汴

漢主至盡殺之于繁臺在開封府祥符縣東南九城志本梁孝王吹臺其後有繁姓居其側人遂以姓呼之之下至是張璉將幽州兵二

千助重威漢主遣人招諭許以不死璉曰繁臺之卒何罪而戮今守此以死為期耳由是城久

不下十一月重威食竭力盡開門出降城中餒死者什七八張璉先邀朝廷信誓詔許以歸鄉

里及出降殺之郭威請殺重威牙將百餘人并重威家貲籍之以賞戰士從之以重威為太傅

重威每出入路人往往擲瓦礫詬之

十二月漢主之子開封尹承訓卒

承訓孝友忠厚達于從政人皆惜之

漢主還大梁

漢鳳翔節度使侯益汾州平遙人叛降于蜀

吳越統軍使胡進思廢其君侗而立其弟俶字文德

侗性剛嚴統軍使胡進思恃迎立功干預政事侗惡之有所謀議數面折之進思恨怒不自安

侗與指揮使何承訓謀逐之承訓反以謀告進思進思作亂帥親兵戎服入見侗叱之不退猝

愕言侗倉猝驚愕趨入義和院進思鎖其門矯稱王命告中外云猝得風疾傳位于俶因帥諸將迎俶

于私第稱侗之命承制授俶鎮海鎮東節度使俶曰能全吾兄乃敢承命不然當避賢路進思

許之俶始視事俶遣侗于衣錦軍遣都頭薛溫將親兵衛之戒之曰若有非常處分皆非吾意當以密令薛溫而何承訓誅胡進思俶惡其反覆殺之進思屢勸俶殺侗俶

不許進思詐以王命密令薛溫而何承訓誅胡進思俶惡其反覆殺之進思屢勸俶殺侗俶

聞之率眾而入斃二人于庭中以告俶俶大驚曰全吾兄汝之力也由是益忌進思進思憂懼

元終弟及雖從權而不說
于正未聞兄在而弟可以
代其位者况謀出奸臣廢
立乎俶既能與進思立約
始出視事則其進退尚非
克自主者乃承訓請除

戊申 漢乾祐元年二月隱帝承 春正月漢遣將軍王景崇 邢州 等經略關中

元惡斯以反覆伏誅而遺
思制故君竟以含容廢
法使非德德其拔立之功
何用刑軒輊乃爾况衣錦
軍之遠誰實使之臨行之
教戒丁寧特外博友愛虛
名其心則不可問也使非
許遜衛救使其能免暴逆
之罪邪

漢主更名暲

漢主以趙匡贊侯益與蜀兵共為寇患之會回鶻入貢訴稱為党項所阻乞兵應接詔將軍王景崇齊藏珍將禁軍數千赴之因使之經略關西晉昌節度判官李恕久在趙延壽幕下延壽而怒至漢主許之侯益亦請赴聖壽節上壽景崇等將行帝召入卧内殺之曰二人之心皆未可知爾至彼已入朝則勿問
若尚遷延願望當以便宜從事

趙匡贊侯益叛蜀還漢王景崇等擊蜀兵敗之

趙匡贊不俟李恕反命已離長安王景崇等至長安聞蜀兵已入秦川發本道及趙匡贊牙兵千餘人同拒之恐牙兵亡逸欲文其面微露風旨軍校趙思綰魏州人首請自文面以帥下景崇悅齊藏珍竊言曰思綰凶暴難制不如殺之景崇不聽蜀將李廷珪聞匡贊已入朝欲引歸景崇邀敗之張虔釗至寶雞侯益拒之虔釗夜遁景崇追敗之于散關

漢主暲殂杜重威伏誅周王承祐立

漢主大漸楊邠忌侍衛指揮使劉信立遣之鎮信不得奉辭兩泣而去漢主召蘇逢吉楊邠史弘肇郭威入受顧命曰承祐幼弱後事託在卿輩又曰善防重威是日殂逢吉等秘不發喪下詔稱重威父子因朕小疾謗議搖眾皆斬之磔尸于市市人爭啖其肉二月立皇子承祐為周王有頃發喪周王即位

三月漢史弘肇以母喪起復加兼侍中

弘肇遭喪不數日自出朝參故有是命

漢以侯益為開封尹

侯益入朝漢主問何故召蜀兵益曰臣欲誘致而殺之耳漢主哂之益富于財厚賂執政及史弘肇等遂以益行開封尹

漢徵鳳翔兵詣闕行至長安軍校趙思綰據城作亂

侯益盛毀王景崇于朝言其恣橫景崇不自安會詔遣供奉官王益如鳳翔徵趙匡贊牙兵詣闕趙思綰等甚懼景崇因以言激之至長安節度副使安友規出迎益思綰前白曰壕寨使已定舍館于城東將士欲各入城挈家詣城東宿友規等然之思綰等既入城即大譟持白挺入府開庫取鎧仗友規等皆逃去思綰遂據城集城中少年得四千餘人旬日間戰守之具皆備景崇諷鳳翔吏民表已知軍府事朝廷患之以王守恩建立為永興時改晉昌軍為永興節度使趙暉為鳳翔節度使以景崇為邠州留後

漢復以孫方簡為義武節度使遼將朗烏滿達勒掠定州而遁

初遼以孫方簡為義武節度使及北歸徙方簡大同方簡怨恚不受命帥其黨三千人保狼山故寨遼攻之不克未幾遣使歸漢漢主復其舊官使扞遼朗烏聞鄴都平常懼華人為變與滿達勒等焚掠定州悉驅其人棄城北去方簡自狼山帥其眾數百還據定州奏以弟行友為易州刺史方遇為泰州刺史每遼人南侵兄弟奔命遼頗畏之于是晉末州縣陷遼者皆復為漢

有矣滿達勒至其國遼主鳩殺之

漢李濤罷

蘇逢吉等遷補官吏楊邠以為虛費國用所奏多抑之逢吉等不悅李濤等上疏言今關西紛

擾小梁為急且二樞密官雖貴而家未富宜授以要害大鎮樞機之務在陛下目前易以裁決

逢吉禹珪皆可委也楊邠郭威聞之見太后泣訴太后怒以讓漢主漢主因以詰責宰相濤曰此疏臣獨為之他人無預乃罷濤政事

漢護國節度使李守貞反

始守貞聞杜重威死而懼陰有異志自以嘗有戰功素好施得士卒心漢室新造天子年少初立執政皆後進有輕朝廷之志乃招納亡命治城塹繕甲兵晝夜不息門下僧總倫以術媚守貞言其必為天子守貞信之會趙思綰據長安奉表獻御衣于守貞守貞乃自稱秦王遣其驍將王繼勳陝州平陸人將兵西據潼關

夏四月漢以楊邠同平章事郭威為樞密使

漢主與左右謀以太后怒李濤離間欲更進用二樞密以明非己意左右亦疾二蘇之專欲奪其權共勸之制以邠為中書侍郎同平章事樞密使如故郭威為樞密使自是政事盡決于邠

漢遣郭從義討趙思綰白文珂王峻討李守貞

五月河決魚池即魚池口在衛輝府滑縣西南

六月戊寅朔日食

漢王景崇叛降于蜀

景崇遷延不之邠州閱集鳳翔丁壯詐言討趙思綰仍牒邠州會兵至是降蜀亦受李守貞官爵

爵

秋七月蜀以王昭遠成都人知樞密院事

昭遠幼以僧童從其師入府蜀高祖孟知祥廟號愛其敏慧令給事蜀主左右至是委以機務府庫

金帛皆恣其取與不復會計

八月漢河東節度使劉崇表募兵備邊

初高祖鎮河東崇與郭威爭權有隙及威執政崇憂之判官鄭珙青州人勸崇為自全計崇遂表

募兵四指揮自是選募勇士招納亡命繕甲兵實府庫罷上供財賦皆以備邊為名朝廷詔令

多不稟承

漢以郭威為西面招慰安撫使

漢自河中永興鳳翔三鎮拒命繼遣諸將討之久無功漢主患之欲遣重臣臨督以郭威為西

面軍前招慰安撫使諸軍皆受節度威問策于馮道道曰守貞自謂舊將為士卒所附願公勿

愛官物以賜士卒則奪其所恃矣威從之由是衆心始附于威

漢郭威督諸將圍李守貞于河中

郭威與諸將議攻討諸將欲先取長安鳳翔鎮國節度使扈彥琦代州雁門人曰今三叛連衡推守

貞為主守貞亡則兩鎮自破矣若捨近而攻遠萬一王趙拒吾前守貞倚吾後此危道也威善

之于是威自陝州白文珂劉詞自同州常思自潼關三道攻河中威撫養士卒與同若樂小有功報厚賞之微有傷常親視

之士無賢不肖有所陳啓皆溫辭色而受之諸將欲急攻城威曰守貞前朝宿將健鬪好施屢

立戰功况城臨大河樓堞完固未易輕也不若且設長圍而守之乃發民夫二萬使白文珂帥

之剗長濠築連城列隊伍而圍之偃旗仆鼓但循河設火鋪連延數十里番步卒以守之遣水

軍艤舟于岸寇有潛往來者無不擒之於是守貞如坐網中矣

冬十月漢趙暉圍王景崇于鳳翔蜀遣兵救之不克

傾府庫以餽衆而叛卒益
端莫可控制此五季積習
所以不可為也但言厚嘗
凡奪人所恃而不知士心
附威適遂其篡圖之計長
亦猶狡叛有善策邪

景崇遣兵出西門趙暉擊破之遂取西關城景崇退守大城暉塹而圍之數挑戰不出暉潛遣千餘人擐甲執兵效蜀旗幟循南山而下令諸軍聲言蜀兵至矣景崇果遣兵數千出迎暉設伏掩擊盡殪之自是景崇不敢出蜀主遣安思謙將兵救鳳翔思謙遣申貴將兵二千設伏于竹林以兵數百壓寶雞而陳漢兵逐之遇伏而敗蜀兵進屯渭水漢益兵五千成寶雞思謙引還既而景崇復告急于蜀蜀主再遣思謙救之思謙進屯散關擊敗漢兵趙暉告急于郭威威自往赴之至華州聞蜀兵以食盡引去遂還

荆南節度使高從誨卒以其子保融字德長知留後

十一月漢殺其太子太傅李崧滅其家

初漢高祖入大梁馮道及崧皆在真定高祖以道第賜蘇禹珪崧第賜蘇逢吉崧第中瘞藏之物及洛陽別業逢吉盡有之及崧歸朝自以形迹孤危事漢權臣甚謹而二弟嶼義時乘酒出

怨言逢吉聞而惡之翰林學士陶穀字秀實鄆州新平人本姓唐避晉祖諱改焉先為崧所引用復從而譖之漢法

既嚴而吏弘肇尤殘忍及三叛連兵羣情震動弘肇巡邏京城得罪人不問情法何如皆專殺

不請雖姦盜屏跡而冤死者甚衆李嶼僕夫葛延遇被嶼杖責遂與蘇逢吉之僕李澄謀上變

告嶼謀反逢吉召崧送侍衛獄嶼自誣云與兄弟及家僮二十人謀作亂又遣人結李守貞召

契丹兵及具獄上逢吉取筆改二十字為五十字詔誅崧兄弟家屬仍厚賞延遇等時人無不

冤之自是士民家皆畏憚僕隸往往為所脅制延遇澄後周廣順初始伏誅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之六十九

... 二十八年... 二十九年... 三十年... 三十一年... 三十二年... 三十三年... 三十四年... 三十五年... 三十六年... 三十七年... 三十八年... 三十九年... 四十年... 四十一年... 四十二年... 四十三年... 四十四年... 四十五年... 四十六年... 四十七年... 四十八年... 四十九年... 五十年... 五十一年... 五十二年... 五十三年... 五十四年... 五十五年... 五十六年... 五十七年... 五十八年... 五十九年... 六十年... 六十一年... 六十二年... 六十三年... 六十四年... 六十五年... 六十六年... 六十七年... 六十八年... 六十九年... 七十年... 七十一年... 七十二年... 七十三年... 七十四年... 七十五年... 七十六年... 七十七年... 七十八年... 七十九年... 八十年... 八十一年... 八十二年... 八十三年... 八十四年... 八十五年... 八十六年... 八十七年... 八十八年... 八十九年... 九十年... 九十一年... 九十二年... 九十三年... 九十四年... 九十五年... 九十六年... 九十七年... 九十八年... 九十九年... 一百年...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之七十

五季

西已漢乾祐二年是歲凡四國三鎮春二月漢以靜州本靖邊軍五代時改置故隸定難軍

漢詔以靜州隸定難軍李彝殷上表謝彝殷以中原多故有輕傲之志漢人故以思澤羈縻之

李氏世據銀夏新以桀驚遠成宋時繼遷之叛

遼遷故晉主重貴于建州本唐昌黎縣遠置州後遷治永霸縣故城在今錦州府錦縣

晉李太后詣遼主請依漢人城寨之側給田耕桑以自贍遼主許之并晉主遷于建州未至安

太妃卒于路遣令焚骨南向颺之既至建州得田五十餘頃令從者耕以給食頃之遼主德光

之子舒魯遣騎取晉主寵姬趙氏聶氏而去

夏四月太白晝見

民有仰視之者為邏卒所獲卒弘肇腰斬之

五月趙思綰遣使請降于漢漢郭從義尋誘殺之

初思綰少時求為左驍衛上將軍李肅肅建人前為晉昌節度副使僕肅不納曰是人目亂而語誕他日必

為叛臣肅妻張氏全義之女曰君今拒之後且為患乃以金帛遺之及思綰據長安肅居城中思綰

數就見之拜伏如故禮肅曰是子亟來且污我欲自殺張氏曰曷若勸之歸國會長安城中食

盡思綰好食人肝又好以酒吞人膽及城中食盡取婦思綰向肅問自全之策肅乃與判官程

讓能說思綰曰公本與國家無嫌但懼罪耳今若翻然改圖自可不失富貴思綰從之遣使請

降于漢漢以為華州留後已而思綰遷延收斂財賄三改行期郭從義疑之密白郭威召思綰

酌別因執之及其部曲三百人皆斬于市

六月癸酉朔日食

秋七月漢郭威克河中李守貞自殺

先是守貞出兵攻長圍郭威擊敗之擒其將魏延朗王繼勳以眾降威乘其離散督諸軍百道

攻之及是克其外郭守貞與妻子自焚威入城獲其子崇玉及所署將相國師總倫等送大梁

磔于市威聞守貞文書得朝臣藩鎮交通書詞意悖逆欲奏之秘書郎王溥諫曰魏延朗

八月漢郭威以白文珂為西京留守

西京留守王守恩性貪鄙專事聚斂喪車非輸錢不得出城下至打厠行乞之人不免課率或

客得銀數鉅而返行郭威自河中還過洛守恩肩輿出迎威怒以為慢己不見即以頭于堂

帖命白文珂代守恩朝廷不之問守恩歸至大梁廣為貢獻厚賂權貴亦竟不獲罪

楚馬希萼攻潭州不克

希萼調丁壯作戰艦將攻潭州馬希廣聞之曰朗州吾兄也不可與爭當以國讓之而已劉彥

瑫固爭以為不可乃以王贊部署戰棹大破其兵追希萼將及之希廣遣使召之曰勿傷吾兄

贊引兵還希萼遁去希萼之舉兵也其妻范氏諫曰兄弟相攻勝負皆為人笑不聽及敗范氏泣曰禍將至矣余不忍見也赴井而死希萼弟希聰為靜江節度使以希

萼希廣交戰屢達使諫止不從知終覆族疽發背死

九月漢加郭威侍中威請加恩將相藩鎮從之

威至大梁入見勞賜甚厚辭曰臣將兵在外凡鎮安京師供億兵食皆諸大臣居中者之力也

臣安敢獨膺此賜請徧賞之乃徧賜宰相實貞固薛遂吉蘇禹珪樞密楊邠宣徽王峻吳三司王章侍衛

以燒菜獄辭為善處骨肉因而挽法庇人
引之為口實爾時朝
通藩鎮固屬尋常位
詞意已涉悖逆而竟
置之不問以為一切
奸回之徒誰復知所
者此非魁魁自消乃
見斗耳然彼時事勢
不足責備矣

吳越王季時安有闢田
第以日尋兵卒所在多草
宅汙萊耳務廣田丁不增
賦役雖僅偏隅休息之計
然錢氏在十國中較為可
觀如椒尤足強人意固不
得以連類而並識之矣

長民者果能公廉慈愛原
不在日議除徭減賦始稱
仁政乃馮道無識既云審
文之政無以喻人又曰衆
人不為而劉君獨為之其
言矛盾固不足論正恐巧
宦徇名者不能核之以實
政則乞葬立祠徒為後世
保留去思之鼻祖耳

史弘肇九人而九如一加威兼侍中史弘肇中書令竇貞固司徒蘇逢吉司空蘇禹珪楊邠僕射
諸大臣議以執政既溥加恩恐藩鎮缺望亦徧加恩有差議者以郭威不專有其功推以分人
信為美矣而國家爵位以一而重
及天下不
亦濫乎

冬十月吳越募民墾田

吳越王俶募民能墾荒田者勿收其稅由是境內無棄田或請糾民遺丁以增賦俶杖之國門
國人皆悅

十二月漢趙暉攻鳳翔王景崇自殺

趙暉急攻鳳翔周瑒謂王景崇曰蒲雍已平蜀兒不足恃不如降也景崇曰善吾更思之後數

日外攻轉急景崇自焚死諸將乃降三叛既平漢主浸驕縱時與飛龍使後臣贊茶酒使郭允
明狎睡為度辭醜語太后屢戒之太常卿張昭上吉宜親

近儒臣講習經訓皆不聽後姓巨贊瑕邠人郭允
明太原人度辭隱語也張昭即昭遠避漢祖諱改焉

庚戌漢乾祐三年是歲春正月漢遣使收瘞河中鳳翔遺骸

時有僧已聚二十萬矣

漢汝州防禦使劉審文卒

汝州吏民詣闕上書以審文有仁政乞留葬汝州得奉事其邱壟許之州人為立祠歲時享之

馮道曰吾嘗為劉君僚佐觀其為政無以喻人非能滅其租賦除其徭役也但推公廉慈愛之
心以行之耳此亦衆人所能為但衆人不為而劉君獨為之故汝人愛之如此使天下二十石
皆效其所為何患
得民不如劉君哉

夏四月漢以郭威為鄴都留守樞密使如故

漢人以遼將南侵議以郭威鎮鄴都使督諸將備之史弘肇欲威仍領樞密使蘇逢吉以為故

事無之弘肇曰領樞密使則可以便宜從事諸軍畏服號令行矣漢主從之仍詔河北甲兵錢

糧但見郭威文書立皆稟應弘肇怨逢吉異議逢吉曰以內制外順也今反以外制內其可乎

自是將相始有隙既而朝貴會飲宏肇舉大觴屬威屬聲曰昨日廷議一何異同今日為弟飲

在長鏡大劍安用毛維王章曰無毛維財賦何從可出毛維蓋言筆也他日王章復置酒酒剛

為手勢令弘肇不能為客者使閻晉卿在坐次屢教之逢吉戲曰坐有姓閻人何憂罰爵弘肇

妻閻氏故酒家偶也意逢吉幾已大怒以醜語誚逢吉欲殿之逢吉起去弘肇索劍欲追之楊

郭哭止之曰蘇公宰相若殺之置天子何地願熟思之于是將相如水火漢主使宣徽使王峻

置酒和辨之不能得

漢以郭榮為貴州刺史貴州隴置今廣西潯州府貴縣是五代時地屬南漢郭榮以天雄牙將遙領刺史

榮本姓柴父守禮邠州龍岡人郭威之妻兄也威未有子時養以為子榮即周世宗始見此

五月漢以折德辰從阮之子為府州團練使

時從阮舉族入朝故有是命

郭威赴郭

威辭行言于漢主曰太后從先帝久多歷天下事陛下富于春秋有事宜稟其教而行之親近

忠直放遠讒邪善惡之間所宜明審蘇逢吉楊邠史弘肇皆先帝舊臣願陛下推心任之至于

疆場之事臣願竭愚漢主斂容謝之威至郭都以河北因弊戒邊將謹守疆場嚴飭守備如違人侵掠則堅壁清野以待之

閏月漢大風漢宮中數有怪大風發屋拔木吹鄭門大梁城西西南第一門也扉起十餘步而落漢主召司天監趙延

相今僕會飲沈酒已半體而使氣譏吸武巨於劍徵長文士胡毛雞薄甚至醜語詬詈鋒刃幾儀檢蕩然矣隱帝不能治復令釋和于杯酒之間紀綱陵替若此安得不

曰何謂修德對曰請讀貞觀政要而法之

六月河決鄭州

秋八月故晉太后李氏卒于遼

后病無醫藥惟與晉主仰天號泣戟手罵杜重威李守貞曰吾死不置汝遂卒

後周顯德中有自遼來者云晉

主及馮后尚無恙其從者亡師及物故則過半矣

九月馬希萼遣使乞師于唐唐遣兵助之

希萼先奉表于漢請別置進奏務于京師漢主不許亦賜楚王希廣詔勸以敦睦希萼以漢廷

意佑希廣怒遣使稱藩于唐乞師攻楚唐命楚州刺史何徽洙將兵往助希萼

先足希萼誘漢軍艦過則運竹木以斷其後希萼遣兵逆戰彥瑫乘風縱火以焚其艦頃之風回自焚還走則

陽楚將陳瑤等敗死潭人震恐既而劉彥瑫言于希廣以兵萬人入朗州境父老爭以牛酒犒

江路已斷戰溺死者數千于希廣聞之涕泣不知所為遣其屬孟駢說希萼曰公志父兄之讐

非實為公謀也乃釋之使還報曰大義絕矣

冬十一月甲子朔日食

漢主承祐殺其樞密使楊邠侍衛指揮使史弘肇三司使王章遣使殺郭威不克威舉兵反遂弒

其主承祐

漢主自即位以來楊邠總機政郭威主征伐史弘肇典宿衛王章掌財賦邠頗公忠門無私謁

雖不邠四方饋遺然有餘輒獻之弘肇督察京城道不捨遺章据據遺利供饋不乏國家粗安

然章吝于出納聚斂刻急舊制田稅每斛更輸二升謂之雀鼠耗章始令更輸二斗謂之省耗

犯鹽礬酒麴皆死由是百姓愁怨章尤不喜文臣嘗曰此輩授之握算不知縱橫何益于用俸

祿皆以不堪資軍者高其估而給之漢主左右嬖倖浸用事太后親戚亦干朝政邠等屢裁抑

印七丞代通監屏範

向之矜毛錐者非王章乎
此又謂之不喜文臣甚矣
記戴家之鮮實也

帝信左右護攜一日而
穀大臣遂成趙村之禍
夫固不待言然楊邠史
上章專擅自恣且無君上
有取禍之道乃尹起莘
沈于綱目書法專歸過
於帝而曲贊之真昧于大
義矣

之太后弟武德使李業求宣徽使不得內客省使閻晉卿次當為宣徽使亦久不補聶文進州并

人後匡贊郭允明皆有寵而久不遷官劉銖陝州人罷歸銖前為平盧節度使以貪虐徵還久未除官共怨執政

漢主除喪聽樂賜伶人錦袍玉帶弘肇怒曰士卒守邊苦戰猶未有以賜之汝曹何功而得此

皆奪之漢主年益壯厭為大臣所制弘肇嘗議事于前曰陛下但禁聲有臣等在漢主積不

能平左右因譖之曰邠等專恣終當為亂蘇逢吉與弘肇有隙屢以言激業等漢主遂與業文

進匡贊允明謀誅邠等入白太后太后曰茲事何可輕發更宜與宰相議之業曰先帝嘗言朝

廷大事不可謀及書生懦怯誤人太后不可漢主忿曰國家之事非閹門所知拂衣而出業等

以告閹晉卿晉卿恐事不成詣弘肇弟欲告之弘肇辭不見與邠章入朝殿中甲士出而殺之

文進亟召宰相朝臣諸軍將校漢主親諭之分遣使收捕邠等親黨僕從盡殺之遣供奉官孟

業齋密詔令鎮寧李洪義李太弟殺弘肇黨步軍指揮使王殷大名時將又令行營指揮使郭

崇威曹威真定人殺郭威及監軍王峻又急詔徵高行周符彥卿郭從義慕容彥超李穀入朝以

蘇逢吉權知樞密院事劉銖權知開封府李洪建洪義兄權判侍衛司事逢吉雖惡弘肇而不預

謂人曰事太息息主上儻以一言見問不至于此業等命劉銖銖郭威王峻之家孟業至澶州

銖極其慘毒嬰孺無免者命李洪建銖王殷之家洪建但使人守視仍飲食之孟業至澶州

洪義不敢發般囚業以詔示郭威威名郭崇威曹威及諸將告以邠等冤死及有密詔之狀且

曰吾與諸公披荆棘從先帝取天下受託孤之任竭力以衛國家今諸公已死吾何心獨生君

輩當奉行詔書取吾首以報天子庶不相累崇威等皆泣曰天子幼冲此必左右羣小所為若

使此輩得志國家其得安乎願從公入朝自訴蕩滌鼠輩以清朝廷翰林天文趙修已沒儀人善術數

初為李守貞客守貞欲反修已為言時令不可勿妄曰公徒死何益不若順眾心擁兵而南此

天啟也威乃留其養子崇鎮鄴都命崇威前驅自將大軍繼之慕容彥超方食得詔舍匕勸入朝漢主悉以軍事委之郭威至澶州李洪義納之王殷亦以兵從遂趣滑州漢主聞郭威至河上悔懼私謂竇貞固曰屬者亦太草草李業等請傾府庫以賜諸軍乃賜禁軍人二十緡下軍半之將士在北者給其家仍使通家信以誘之威至封邱人情恟懼太后泣曰不用李鴻言宜其亡也漢主欲自出勞軍太后止之不從時扈從軍甚威至暮不戰而還來日欲再出太后又止之不可既陳慕容彥超引輕騎直前奮擊馬倒引兵退麾下死者百餘人于是諸軍奪氣稍降于北軍彥超遂與十餘騎奔還兗州漢主獨與三相及從官數十人宿于七里寨在開封府城北徐皆逃潰旦日將還宮至元化門劉銖在門上射漢主左右漢主回轡西北至趙村追兵已至漢主下馬入民家為亂兵所弒蘇逢吉閻晉卿郭允明皆自殺威至劉銖射之威自迎春門入歸私第諸軍大掠通夕獲劉銖李洪建囚之令諸將分部禁止掠者至晡乃定遷隱帝梓宮于西宮或請如魏高貴鄉公故事葬以公禮威不許曰倉猝之際吾不能保衛乘輿罪已大矣况敢貶君乎馮道帥百官謁見郭威威猶拜之道受拜如平時徐曰侍中此行不易

漢迎武寧節度使劉贊于徐州

郭威帥百官起居太后奏請早立嗣君太后誥曰河東節度使崇忠武節度使信皆高祖之弟武寧節度使贊開封尹承勳高祖之子其令百官議擇所宜贊崇之子也高祖愛之養視如子郭威王峻入見太后請以承勳為嗣太后曰承勳久羸疾不能起令左右以卧榻舉之示諸將諸將乃信之于是郭威與峻議立贊帥百官表請太后誥遣太師馮道及樞密直學士王度秘書監趙上交詣徐州奉迎

威之討三叛也見詔書處分軍事皆合機宜問誰為之使者以范質對威曰宰相器也至是令草誥令具儀注蒼黃之中討論撰定皆得

其宜專以為
樞密副使

漢太后臨朝

郭威帥羣臣請之也威殺劉錡李洪建及其黨皆梟首于市而赦其家威謂公卿曰劉錡屠吾家吾復屠其家怨讐反覆庸有極乎由是數家獲免王殿屢為洪建請威

許不

遼人破內邱本漢中邱隋改名今縣屬順德府克饒陽漢遣郭威將兵擊之

馬希萼陷潭州殺楚王希廣而自立

先是希萼攻岳州刺史王贊堅守不下希萼呼贊曰吾昔約君同行今何異心乎贊曰君王兄弟不相容而責將吏異心乎願君王入長沙不傷同氣臣其敢不盡節希萼慚引去遂下湘鄉

後漢縣今屬長沙府至長沙屯水西楚將劉彥瑫許可瓊屯水東指揮使彭師暉士愬之子登城望之言于希

廣曰朗人驟勝而驕雜以蠻兵易破也請令可瓊等陳山前臣以步卒三千自巴溪即麻溪在長沙縣北

渡江湘江也出嶽麓山名在長沙府善化縣西衡山足也後夜擊之希廣以為可而可瓊已送款于希萼遂沮其

議希廣信巫覡及僧語聖鬼于江上舉手以卻朗兵又作大像于高樓手指水西怒目視之命眾僧日夜誦經自衣僧服膜拜求福朗兵水陸急攻指揮使吳

宏小門使楊滌相謂曰以死報國此其時矣各引兵出戰自辰至午朗兵小卻劉彥瑫按兵不

救彭師暉戰于城東北隅可瓊舉全軍降希萼長沙遂陷希崇帥將吏詣希萼勸進吳宏見希萼曰不幸

為許可瓊所誤今日死不愧先王矣彭師暉投希萼入府捕希廣獲之自稱楚王以希崇為節

度副使謂將吏曰希廣鈍夫也為左右所制耳吾欲生之可乎朱進忠曰大王三年血戰始得

長沙一國不容二主他日必悔之乃賜希廣死希廣臨刑猶誦佛書彭師暉葬之于瀏陽門外

長沙東門以通瀏陽水名瀏陽水出長沙東門以通瀏陽水名瀏陽水

廣驪馬氏之業則為楚名分已定而希萼叛之唯傷同氣之情并忘君之誼矣例以水我滅親可寬假乃希廣違將之則戒勿傷其兄及其將惟信巫覡借東手持斃不知悔信乎其為鈍夫已

漢劉贊發徐州

贊留右都押牙鞏廷美教練使楊温守徐州與馮道等西來在道仗衛皆如王者左右呼萬歲郭威至滑州留數日贊遣使慰勞諸將受命之際相顧不拜私相謂曰我輩屠陷京城其罪大矣若劉氏復立我輩尚有種乎

漢郭威至澶州自立而還王峻王殷遣兵拒劉贊以太后誥廢為相陰公令郭威監國

威至澶州將發將士數千人忽大諫曰天子須侍中自為之將士已與劉氏為仇不可立也或裂黃旗以被威體共扶抱之呼萬歲震地因擁威南行威乃上太后牋請奉漢宗廟事太后為母下書撫諭大梁士民勿有憂疑至七里店竇貞固帥百官出迎拜謁勸進贊至宋州王峻王殷聞澶州軍變遣郭崇威將七百騎往拒之又遣馬鐸將兵詣許州巡檢崇威忽至宋州贊大驚閨門登樓詰之對曰澶州軍變郭公遣崇威來宿衛贊召崇威登樓執手而泣時護聖持揮使張令超帥部兵為贊宿衛徐州判官董喬說贊急召令超夜劫崇威奪其兵北走晉陽贊猶豫未決是夕崇威密誘令超帥眾歸之贊大懼郭威召馮道先歸贊謂之曰寡人此來所恃者以公三十年舊相故無疑耳今事危矣公何以為計道默然客將賈貞數目道欲殺之贊曰汝輩勿草草無預馮公事崇威遣贊于外館殺董喬賈貞等數人太后誥廢贊為相陰公馬鐸引兵入許州劉信自殺太后誥以侍中監國百官藩鎮相繼上表勸進後漢自高祖至隱帝凡二主合四年

南漢以宮人為女侍中

南漢主以宮人盧瓊仙黃瓊芝為女侍中朝服冠帶參決政事宗室勳舊誅戮殆盡惟宦宮林

延遇

閩清等用事南漢主即日用之龔澄拒南海人代

辛周太祖郭威廣順元年北漢主劉崇乾祐四年是春正月郭威稱皇帝國號周周太祖周太祖

漢太后下詔授監國符寶即皇帝位制曰朕周室之裔號叔之後春秋有郭公公羊傳曰國號

宜曰周改元大赦凡倉場庫務掌納官吏無得收斗餘稱耗舊所進羨餘物悉罷之犯竊盜及

姦者並依晉天福元年以前刑名罪人非反逆無得誅及親族籍沒家賞唐莊宗明宗晉高祖

各置守陵十戶漢高祖陵職員宮人薦享守戶並如故

漢太后遷居西宮

號昭聖太后

漢河東節度使劉崇表請湘陰公歸晉陽

初崇聞隱帝遇害欲起兵南向聞迎立湘陰公乃止曰吾兒為帝吾又何求太原少尹李驥正定

人陰說崇曰觀郭公之心終欲自取公不如疾引兵逾太行據孟津俟徐州相公即位然後還

鎮則郭公不敢動矣不然且為所賣崇怒曰腐儒欲離間吾父子命左右曳出斬之驥呼曰吾

負經濟之才而為愚人謀事死固甘心家有老妻願與之同死崇并其妻殺之及贊廢崇乃遣

使請贊歸晉陽周主報曰湘陰公比在宋州今方取歸必令得所公勿以為憂

漢湘陰公故將鞏廷美等舉兵徐州

廷美楊溫聞湘陰公贊失位奉贊妃董氏據徐州拒守以俟河東援兵周主使贊以書諭之

遼使至大梁

遼人之攻內邱也死傷頗多又值月食軍中多妖異遼主懼引兵還遣使請和于漢會漢亡劉

詞送其使者詣大梁周主遣將軍朱憲報聘且叙革命之由

雖迎立而大位未踐成
尚未可知李驥據孟
實為河東自全上策且
湘陰繼統亦無所損劉
乃以其子將為帝處有
心視忠言如朽鑿輕加
害卒之宋州難作北漢
業未終歎器滿覆之戒
其然乎

周以王殷為鄴都留守

周主以鄴都鎮撫河北控制遼境欲以腹心處之以殷為留守領軍如故仍以侍衛司從赴鎮

周主為故漢主承祐舉哀成服

周主威弒漢相陰公贇于宋州漢劉崇稱帝于晉陽北漢是為

劉崇即位于晉陽仍用乾祐年號所有者并汾忻代嵐憲隆蔚沁遼麟石十二州之地陞州晉漢間置

地在今晉州

以判官鄭珙趙華榮陽人

同平章事次子承鈞為侍衛親軍都指揮使副使李存

瓌為代州防禦使謂諸將曰朕以高祖之業一朝墜地今日位號不得已稱之顧我是何天子

汝曹是何節度使邪由是不建宗廟祭祀如家人宰相俸錢月止百緡節度使止三十緡自餘

薄有資給而已聞相陰公死哭曰吾不用忠臣之言以至于此為李驥立祠歲時祭之

周罷四方貢獻珍食詔百官上封事

周主謂王峻曰朕起于微寒備嘗艱苦遭時喪亂一旦為帝王豈敢厚自奉養以病下民乎命

峻疏四方貢獻珍美食物詔悉罷之又詔曰朕生長軍旅不親學問未知治天下之道文武官

有益國利民之術各具封事以聞

周主悉出漢宮中寶玉器碎之于庭曰凡為帝王安用此為仍戒左右自今珍華悅目之物毋得入宮

北漢主遣其子承鈞將兵伐周不克

二月周主以其養子榮為鎮寧節度使

選朝士為之僚佐以王敏崔頌協之子為判官王朴字文伯東平人為掌書記

遼遣使如周周報之

北漢遣使如遼乞師

初遼主聞北漢主立使其招討使潘伊納克遣劉承鈞書北漢主使承鈞復書言本朝淪亡欲循

晉室故事求援北朝遼主大喜至是北漢主遣使如遼乞兵已而遼主遣使如北漢北漢主使

鄭珙以厚賂謝之致書稱姪請行冊禮按伊納克舊作

周克徐州鞏廷美死之

夏四月蜀以伊審徵字中國太原人知樞密院事

審徵蜀高祖孟知祥之甥也少與蜀主相親狎及知樞密以經濟為己任而貪侈回邪與王昭

遠相表裏蜀政由是浸衰

周以王峻范質李穀同平章事

初周主討河中已為人望所屬李穀時為轉運使周主數以微言諷之穀但以人臣盡忠為對

周主以是賢之即位首用為相時國家新造四方多故王峻夙夜盡心知無不為軍旅之謀多

所裨益范質明敏疆記謹守法度李穀沉毅有器略論議忼慨善譬喻以開主意

楚朗州將王達朗州武陵人周行逢亦武陵人等逐其節度使推劉言廬陵人為留後

先是楚朗州指揮使王達副使周行逢作亂入于朗州楚王希萇既得志殺戮無度縱酒荒淫

又無搗賜士卒怒怨遠行逢帥眾逃歸希推楚王希萇兄子光惠為留後及是遠行逢以光惠

愚懦嗜酒辰州隋置今為湖南刺史劉言驍勇得蠻夷心欲迎以為副使言知遠等難制曰不往將

攻我乃單騎赴之既至眾廢光惠推言權武平留後求節于唐亦稱藩于周

遼遣使如北漢冊命其主宗更名旻

遼燕王舒幹遼史作察罕被舒幹舊作弒其主鄂約而自立舒魯討殺舒幹而代之

希萼弑希慶而自立實為楚之亂臣師焉希萼希慶當以故君為重則希萼乃其仇也方其大呼請死時勁氣凜然頗似明於不二之義者既不能殺賊實憤且奉為主而謹事之何其厚於萼而薄於慶也

北漢遣兵伐周邈主欲引兵會之與諸部議諸部不欲南疆之行至新州燕王舒幹作亂弑邈主而自立齊王舒嚳逃入南山諸部奉之以攻舒幹殺之立舒嚳為帝北漢主復以叔父事之請兵以擊晉州舒嚳年少好遊戲每夜酣飲達旦乃寐日中方起國人謂之睡王後更名明

史通文俱作瑒

楚將徐威等作亂廢其君希萼立希崇為武安留後楚人復立希萼居衡山

楚王希萼悉以軍政委其弟希崇希崇與指揮使徐威陸孟俊等謀作亂會希萼宴將吏威等先驅馬十餘入府自帥其徒執斧斤白挺聲言繫馬奄至座上縛希萼而囚之立希崇為武安

留後希崇遣彭師高廖偃幽希萼于衡山縣師高偃奉希萼為衡山王

余以為師高必怨之使送希萼于衡山師高曰欲使我為弑君之人乎奉事迎謹與衡山指揮使廖偃謀共立希萼為衡山王以縣為行府召募徒眾各州縣多應之

冬十月唐遣邊鎬將兵擊楚馬希宗降

徐威等見希崇所為知必無成又畏朗州衡山之逼欲殺希崇希崇大懼密奉表請兵于唐唐

主命邊鎬將兵萬人趣長沙希崇率弟姪迎拜鎬下馬稱詔勞之時湖南饑饉鎬大發馬氏倉

廩賑之楚人大悅

遼北漢會兵伐周攻晉州

遼遣蕭裕今改正高原將兵五萬會北漢兵伐周北漢主自將兵二萬攻晉州三面置寨晝夜

攻之巡檢使王萬敢與都指揮使史彥超

唐以邊鎬為武安節度使遷馬氏之族于金陵

馬希萼望唐人立己為潭帥而潭人惡希萼共請邊鎬為帥鎬趣希宗希萼入朝希宗與宗族

及將佐千餘人號慟登舟送者皆哭響振川谷希萼亦與將佐士卒萬餘人東下尋至金陵唐

主以希萼鎮洪州希崇鎮舒州唐百官賀湖南平起居郎高遠曰我乘楚亂取之甚易觀諸將之才恐守之甚難耳司徒致仕李建勳曰禍其始于此乎

遠字慈遠幽州人

十一月周遣王峻救晉州

詔諸軍皆受峻節度聽以便宜從事

十二月周主自將救晉州不果行

王峻留陝州旬日周主以北漢攻晉州急議自將由澤州路與峻會兵救之十二月朔詔以三

日西征峻因使者言于周主曰晉州城堅未易可拔劉崇兵鋒方銳不可力爭所以駐兵待其

衰耳陛下新即位不宜輕動若車駕出汜水則慕容彥超引兵入汴大事去矣周主聞之以手

提耳曰幾敗吾事乃勅罷親征

周王峻至晉州遼北漢兵夜遁

北漢主攻晉州久不克軍乏食遼人思歸聞王峻至燒營夜遁峻入晉州諸將請至遼漢兵

藥元福康延治將騎兵追之北漢兵墜崖谷死者甚眾遼人比至晉陽士馬什喪三四北漢主

子周廣順二年是歲凡五始息意于遼取北漢上落民貧內供軍國外奉遼人賦繁役重民不聊生逃入周境者甚眾

初周主既立彥超遣使入貢于周周主賜詔慰安之及徐州平彥超疑懼日甚潛以書結北漢

周主遣使與警彥超愈不自安反迹漸露至是彥超發鄉兵入城為戰守之備又多募羣盜剽

掠鄰境周主以曹英即曹威避周主名改焉為都部署向訓向氏宋向戌之後訓河為都監藥元福為都

虞侯討彥超唐主發兵軍下即以援彥超英等至克州設長圍彥超屢出戰藥元福皆擊敗之

長圍合遂進攻之房起之將反也列官崔周度諒曰吾詩書之國自伯禽以木不能霜諸侯然則坐享泰山之安矣房起怒及是括士民之財以贍軍坐匿財死者甚眾周度遂為房起所殺

二月唐設科舉既而罷之

唐主好文學故韓熙載馮延巳延魯江文蔚潘佑幽州人徐鉉之徒皆至美官文雅于諸國為盛

然未嘗設科舉多因上書言事拜官至是始命文蔚知貢舉執政皆不由科第相與沮毀竟罷

之

三月唐以馮延巳孫晟同平章事

唐以延巳最為相既宣制戶部尚書常夢錫眾中大言曰白麻甚佳但不及江文蔚疏耳文蔚

延巳事具前晟素輕延巳謂人曰金盃玉盃乃貯狗矢乎

夏四月丙戌朔日食

周主自將討兗州克之慕容彥超自殺

周主以曹英久無功下詔親征至兗州使人招諭彥超不從乃命進攻彥超貪吝人無鬪志將

卒多出降官軍克城彥超赴井死官軍大掠城中死者近萬人周主欲悉誅其將吏翰林學士

竇儀字可象漁陽人見馮道范質與共白曰彼皆脅從耳乃赦之

六月朔周主如曲阜謁孔子祠在曲阜縣城中即闕里故宅拜其墓注見前

周主謁孔子祠將拜左右曰孔子陪臣也不當以天子拜之周主曰孔子百世帝王之師敢不

敬乎遂拜又拜孔子墓命禁樵採訪孔子顏淵之後以為曲阜令及主簿

蜀大水壞其大廟

遼幽州節度使蕭海真遼史作國舅蕭歌赫特世宗后之弟請降於周不果

李濤之弟澣在遼為勤政殿學士與海真善說海真內附海真欣然許之澣因謀以聞且與濤

書言契丹主童駘無遠志朝廷若能出兵必克不然與和必得二者皆利于速度其情勢他日

終不能力助河東者也會中國多事不果從

秋九月遼攻周冀州周兵拒卻之

冬十月武平留後劉言遣兵攻潭州唐節度使邊鎬棄城走言遂取湖南

唐武安節度使邊鎬昏懦無斷不合眾心唐主使鎬經略朗州名劉言入朝言不行謂王逵曰

唐必伐我奈何逵曰邊鎬撫御無方士民不附可一戰擒也言乃以逵及周行逢何敬真武陵

潘叔嗣張文表俱朗州人等十人皆為指揮使部分發兵三行遠能謀文表善戰叔嗣果敢十月逵等

將兵分道趣長沙邊鎬遣屯兵益陽逵等克之遂至潭州鎬棄城走吏民俱潰逵入城自稱武

平節度副使權知軍府事以何敬真為行軍司馬唐將守湖南諸州者相繼遁去劉言盡復馬

氏嶺北故地惟郴連入于南漢

遼大水

瀛莫幽州大水流民入塞者四十萬口周詔所在賑給存處之中國民被掠得歸者十五六

周平章事李穀辭位不許

穀以病臂辭位周主遣中使諭旨曰卿所掌至重朕難其人苟事功克集何必朝禮穀不得已

復視事穀未能執筆諭以三司務繁命刻名印用之

周立訴訟法

邊錫庸碌下材務姑息而不知要領其始撫綏安輯民未嘗不受其益繼而因循不振流為廢弛愛人而不得其道非惟害人而并以自害速乎建澤與誦每况愈下誠可鄙耳

救民有訴訟必先歷縣州及觀察使處決不直乃聽詣臺省或自不能書牒倩人書者必書所倩姓名居處若無可倩聽執素紙所訴必須已事毋得挾私客訴謂代人仲訴

周慶州注見前野雞族兗項別種居慶州北反遣折從阮討之

慶州刺史郭彥欽性貪野雞族多羊馬彥欽故授之以求賂野雞族遂反徙折從阮為靜難節

度使討之已而野雞族降殺牛族復反周主以郭彥欽授羣胡致其作亂無廢于家選良吏為刺史以撫之會解州刺史郭元昭代歸元昭故與樞密魏仁浦有隙甚懼仁浦知之

即白周主以元昭為慶州刺史殺牛族亦兗項別種

唐馮延巳孫晟罷削邊鎬官爵流饒州

初鎬從查文徽克建州凡所俘獲皆全之建人謂之邊佛子及克潭州市不易肆潭人謂之邊

菩薩既而政無綱紀惟日設齋供盛修佛寺潭人失望謂之邊和尚至是鎬削官坐譴馮延巳

孫晟上表請罪皆釋之晟陳情不已乃與延巳皆罷唐主以比年出師無功乃議休兵息民或曰將終身不用何數十年之有先是吉水人歐陽廣上書言

邊鎬非將帥才必喪湖南唐主不聽及是思廣言拜本縣令

十二月河決鄭滑周遣使修塞

周靜難節度使侯章并州榆次人入朝

章獻買宴絹千匹銀五百兩周主不受曰諸侯入覲天子宜有宴犒豈待買邪自今如此比者

皆不受

且發周廣順三年是歲凡五春正月周以劉言為武平節度使

劉言上表于周乞移使府治朗州且請貢獻賣茶悉如馬氏故事許之以言為武平節度制置

武安靜江等軍事王逵為武安節度使何敬真為靜江節度使周行逢為武安行軍司馬敬真

尋為達所殺

周罷戶部營田務除租牛課

前世屯田皆在邊地使戍兵佃之唐末中原宿兵所在皆置營田以耕曠土其後又募高資戶

使輸課佃之戶部別置官司總領不隸州縣或丁多無役或容庇姦盜州縣不能詰梁太祖擊

淮南得牛萬計以給農民使歲輸租牛死而租不除民甚苦之周主素知其弊李穀亦以為言

救悉罷之以其民隸州縣田廬牛具並賜見佃者為永業是歲戶部增三萬餘戶民既得為永

業始敢葺屋植木獲地利數倍或言營田有肥饒者不若鬻之可得錢數十萬緡以資國用周

主曰利在于民猶在國也朕用此錢何為唐草澤師棠上言近避淮上聞周主恭儉端修德政吾兵新破于澤朗恐其有南征之志宜為之備

遼攻周定州周擊走之

周鎮寧節度使郭崇入朝

先是崇屢求入朝王峻忌其英烈每沮止之會峻行視決河周主以決河為憂峻請自行視崇復請周主許之

至是乃入朝故李守真騎士馬全義從崇入朝召見補殿前指揮使謂左右曰全義忠於所事昔在河中屢挫吾軍汝輩宜效之馬全義幽州薊人

周以王峻兼平盧節度使

峻聞禁入朝遽自河上還大梁固求領鎮故有是命

二月周更作二寶

初遼主德光以晉傳國寶北還至是更以玉作二寶五代會要時製寶兩座用白玉方六寸鑄虎鈕其一以皇帝承天受命之寶為文其一以皇帝神寶為文

命一以皇帝神寶為文

周貶王峻為商州司馬

兵於農古制既不可復充國建議屯田猶得寓於兵之意然其大要惟實邊儲省輸稅經理得底子有軍可戰無事可均不失為良法若五季原宿兵徒成弊政募高而括通賦名是實非則不如其已矣

峻晚節益狂躁奏請以顏衍字祖德曲中人陳觀為相周主曰進退宰輔不可倉猝俟更思之峻語浸不遜峻退周主幽之別所名見馮道等泣曰王峻陵朕太甚欲盡逐大臣翦朕羽翼朕惟一子專務間阻無君如此誰則堪之乃貶峻商州司馬以病卒

三月周主以郭榮為開封尹封晉王

夏六月周九經板成

後唐長興中所刻九經板至是始成獻之由是雖亂世九經傳布甚廣是時蜀母昭裔亦出私財百萬營學館且請刻

板印九經蜀主從之由是蜀中文學亦盛母氏齊宣王弟封母鄉其後因以為氏昭裔河中龍門人

王遠執劉言殺之尋以周行逢知朗州事

遠上表于周誣言欲降唐幽之別館請復移使府治潭州周從之遠以周行逢知朗州事使潘

叔嗣殺言于朗州已而遠復徙治朗州以行逢知潭州事叔嗣為岳州團練使

秋七月唐大旱

唐大旱井泉涸淮水可涉饑民度淮相繼濠壽發兵禦之民與鬪而北周主聞之曰彼我之民

一也聽糴米過淮唐人遂築倉多糴以供軍八月詔以舟車運載者勿予

八月周塞決河

周大水

周築郊社壇作太廟于大梁

周主自入秋得風痺疾術者言宜散財以禳之周主欲祀南郊又以自梁以來郊祀常在洛陽疑之執政曰天子所都則可以祀百神何必洛陽于是始築圜丘社稷壇作太廟于大梁

周鄴都留守王殷入朝周主殺之

殷恃功專橫凡河北鎮戍兵應用救處分者殷即以帖行之又多培斂民財周主聞之不悅因
其入朝留充京城內外巡檢因力疾御殿殷入起居遂執之下制誣殷謀以郊祀日作亂殺之

唐復置科舉

從知制誥徐鉉之請也

冬十二月周主朝享太廟疾作而退

周主享太廟纔及一室不能拜而退命晉王榮終禮是夕宿南郊幾不救夜分小愈

甲寅周顯德元年正月世宗皇帝榮立冬北漢春正月朔周主祀圜丘

周主祀圜丘僅能瞻仰致敬而已

周以晉王榮判內外兵馬事

時羣臣希得見中外恐懼聞晉王典兵人心稍安

周主疾篤詔晉王榮聽政

周主疾篤停諸司細務勿奏有大事則晉王榮稟進止宣行之初周主在鄴都奇愛小吏曹翰

周曰大王國之儲嗣今主上寢疾大王當入侍醫藥奈何猶決事于外邪榮感悟即日入止禁

中周主屢戒榮曰昔吾西征見唐十八陵無不發掘者此無他惟多藏金玉故也我死當衣以

紙衣欲以瓦棺城勿修下宮置宮人作石羊虎人馬惟刻石置陵前云周葬近陵民三十戶

令用紙衣瓦棺汝天子不敢違也汝

周遣使分塞決河
周以王溥同平章事

周主命趣草制相溥宣畢曰吾無恨矣

周主威殂晉王榮立是為周世宗

二月北漢主以遠兵擊周周昭義節度使李筠即李榮避周主名改逆戰敗績

北漢主聞周太祖殂甚喜遣使請兵于遠遠遣其政事令楊衮將萬騎如晉陽北漢主自將兵

三萬以白從暉吐谷人為都部署張元徽武安人為前鋒使與遠趣潞州節度使李筠遣其將穆令

均將兵逆戰元徽與戰陽不勝而北令均逐之伏發被殺筠遁歸上黨嬰城自守

三月周主自將與漢戰于高平注見前漢兵敗績周將樊愛能何徽等伏誅

周主欲自將禦漢兵羣臣皆曰陛下新即位山陵有日人心易搖不宜輕動宜命將禦之周主

曰崇幸我大喪輕朕年少新立此必自來朕不可不往馮道固爭之周主曰昔唐太宗定天下未嘗不自行朕何敢偷安

道曰未審陛下能為唐太宗否周主曰以吾兵力之疆破劉崇如山壓卵耳道曰未審陛下能如山否周主不悅惟王溥勸行乃命馮道奉梓宮赴山

陵遂發大梁至懷州兼行速進宿澤州東北北漢主軍高平南明日周前鋒擊之北漢兵卻周

主慮其遁去趣諸軍急進北漢主陳于巴公原在澤州府鳳臺縣北今名巴公鎮張元徽軍其東楊衮軍其西

眾頗嚴整周河陽節度使劉訶將後軍未至眾心危懼而周主志氣益銳命白重贊暹州人李重

進滄州人周將左軍居西樊愛能何徽將右軍居東向訓史彥超將精騎居中張永德并州陽

曲將禁兵自衛介馬臨陳督戰北漢主見周兵少悔名遠兵遠將楊衮策馬前望周軍退謂北

漢主曰勁敵也未可輕進北漢主奮髯曰請公勿言試觀我戰時東北風盛俄轉南風北漢主

麾東軍先進擊周右軍合戰未幾周樊愛能何徽引騎兵先遁右軍潰步兵千餘人解甲降北

漢周主見軍勢危自引親兵犯矢石督戰趙匡胤涿郡人即時為宿衛將謂同列曰主危如此

馮道歷事四姓浮沉取容
米闢有所建白忽于周主
自將一節嗟嗟不休既非
致主之忠又無料敵之智
而激切盡言頓似強直此
非沽直名以救末路蓋彼
天性畏事即使北漢至而
周祥移彼又將從北漢而
保祿位周之成敗固非所
介于懷也

吾屬何得不致死又謂張永德曰賊氣驕可破也公引兵乘高西出為左翼我為右翼以擊之
 國家安危在此一舉永德從之各將二千人進戰匡胤身先士卒馳犯其鋒士卒死戰無不一
 當百北漢兵披靡張元徽前畧陳馬倒為周兵所殺北軍奪氣時南風益盛周兵爭奮北漢兵
 大敗楊衮畏周兵之疆不敢救且恨北漢主之語全軍而退時北漢主尚有餘眾萬餘人阻澗
 而陳薄暮劉詞至復與諸軍擊敗之追至高平僵尸滿谷委棄輜重器械不可勝紀是夕周主
 野宿得步兵之降敵者皆殺之樊愛能等聞捷與士卒稍稍復還北漢主帥百餘騎晝夜北走
 所至得食未舉筋或傳周兵至輒蒼黃而去衰老力憊殆不能支僅得入晉陽周主休兵高平
 欲誅樊愛能等猶豫未決以訪張永德對曰愛能等素無大功忝冒節鉞望敵先逃死未塞責
 且陛下欲削平四海苟軍法不立雖有熊羆之士百萬之眾安得而用之周主稱善即收愛
 能徽及所部軍使以上七十餘人責之曰汝輩非不能戰正欲以朕為奇貨賣與劉崇耳悉斬
 之自是驕將情卒始知所懼矣永德稱趙匡胤之智勇周主擢為殿前都虞侯宋太祖始此餘將校
 遷拜者凡數十人北漢主收散卒錫甲兵完城塹以備周遣王得中送楊衮還因復求救于遼
當至得中曰臣受命送楊衮也無所求或謂得中曰公不必發兵謀險以拒之如此則家國兩亡
中大息曰吾食劉氏祿有老母在城中若以實告周人必發兵謀險以拒之如此則家國兩亡
吾獨生何益不若殺身以全家國所得多矣居數日周人誦殺之
王得中上黨人

周遣行營部署符彥卿督諸將攻北漢至晉陽孟縣漢置今縣屬平定州汾遼州降

周主遣符彥卿等北征但欲耀兵于晉陽城下未議攻取既入北漢境其民爭以食物迎勞泣
 訴劉氏賦役之重願供軍須助攻晉陽州縣亦繼有降者周主始有兼并之意既而北漢憲克州降周周又克

北漢石州沁州亦降

周中書令馮道死

道少能矯行以取稱于世及為大臣尤務持重以鎮物事四姓十君滑稽少智澤沉取容益以舊德自處

然是時天下大亂道視喪君亡國未嘗以屑意方自著長樂老叙述所得累朝階勳官爵以為

榮君子鄙之

歐陽修論曰禮義廉恥國之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況為大臣而無廉恥者矣則天下國家可從而知也

夏五月周主攻晉陽不克引軍還

周主自潞州趣晉陽至其城下旗幟環城四十里遼騎數千屯忻代之間周遣符彥卿等擊之

史彥超為前鋒侍勇輕進為遼所殺周兵死傷甚眾彥卿引兵還晉陽時方久雨士卒疲病會

彥超死乃議引還將發匡國節度使藥元福曰進軍易退軍難乃勒兵成列而殿北漢果出兵

追躡元福擊走之然軍還息遽焚棄芻糧數十萬失亡不可勝計所得北漢州縣復皆失之周主

以遠眾議破北漢兵自是政獨大小皆親決百官受成而已河南府推官高錫上書諫曰四海

之廣萬幾之眾雖免自不能獨治必擇人而任之今陛下以一親之天下不謂陛下聰明

民聽訟者以為守令能豐財足食者使掌全殺能原情守法者使掌刑獄陛下者以為宰相能愛

其功過而賞罰之天下何憂不治何必降君尊而代臣職屈貴位

而親賤事無乃失政之本乎不從高錫字天福河中虞鄉人

冬十月周簡閱諸軍募壯士以補宿衛

初宿衛之士累朝相承務為姑息不欲簡閱恐傷人情由是羸老居多但驕蹇不用命實不可

用每遇大敵不走即降其所以失國亦多由此周主因高平之戰始知其弊謂侍臣曰凡兵務

精不務多今以農夫百未能養甲士一奈何股民之膏血養此無用之物乎且健懦不分眾何

人君躬親庶政則權不下
移奸欺無由得售所全實
多高錫狙于晏安習見但
以垂拱為得大體而不知
勅幾實握治原藉如所言
擇人分任而不復稽其職
事安必所擇皆賢與能而
不與知人之鑒乎觀周世
宗事皆親決而美政史不
勝書可以知治要矣

壯士咸遣詣闕命趙匡選其尤者為殿前諸班其騎步諸軍各命將帥選之由是士卒精彊所向克捷

周罷諸道巡檢使臣

周主謂侍臣曰諸道盜賊頗多蓋由累朝分命使臣巡檢致藩侯守令皆不致力宜悉召還專委節鎮州縣責其清肅

十一月周河隄成

河自楊劉至于博州百二十里連年東潰分為二派滙為大澤瀰漫數百里又東北壞古隄而出灌齊棣淄諸州漂没田廬不可勝計流民采菰即菰也稗草似稗者以給食久不能塞至是遣

李穀按視隄塞役徒六萬三十日而畢

北漢主旻殂于鈞立

北漢主自高平之敗憂憤成疾悉以國事委其子承鈞及是北漢主殂告哀于遼遼册命承鈞為帝更名鈞鈞性孝謹既嗣位勤于為政愛民禮士境內粗安其事遼表稱勇遼賜詔謂兒皇

帝

湖南大饑

是歲湖南大饑周行逢開倉以賑之全活甚眾行逢起于微賤知民間疾苦其自奉甚薄或議其太儉行逢曰馬氏父子窮奢極靡不恤百姓

今子孫乞食于

乙卯周顯德二年是春正月周制給漕運斗耗

自晉漢以來漕運不給斗耗綱吏多以虧欠抵死至是詔每斛給耗一斗

周遣使如夏州

一齊詔往責而桑與謝罪恐後由周世宗灼見其無能為是以言下立斷莫不

如志若狂於僥借之說委曲調停轉至損威敗事侵辱貽害觀於宋人以天下全力為西夏一隅所困莫欺誰何對此能無顏厚乎

先是周主圍晉陽折德辰將兵來朝因置永安軍以德辰為節度使李彝興以德辰與己並列

恥之塞路不通周使周主謀于宰相對曰夏州邊鎮朝廷每加優借府州徧小得失不繫重輕

且宜撫諭彝興庶全大體周主曰德辰數年以來盡力以拒劉氏奈何一旦棄之且夏州惟產

羊馬貿易百貨悉仰中國我若絕之彼何能為乃遣供奉官齋詔書責之彝興惶恐謝罪

周制舉令縣錄州錄法

初令翰林學士兩省舉令錄除官之日仍署舉者姓名若貪穢敗官並當連坐

周浚胡盧河

在趙州宜晉縣東南今名宜晉泊亦曰北泊津滏諸水所匯下流至冀州合滹沱河城李晏口今曰李晏鎮有二一在河間府景州東北為東鎮一在深州南

為西以張藏英范陽人嘉貞之後為沿邊巡檢使

遼人屢侵河北輕騎深入無藩籬之限郊野每因殺掠言事者稱深冀之間有胡盧河橫亘數

百里可浚之以限其奔突詔王彥超大名臨清人韓通太原人將兵夫浚之築城于李晏口留兵戍之

周主召張藏英問以備邊之策藏英具陳地形要害請列置戍兵募邊人驍勇者厚其廩給自

請將之隨宜討擊從之藏英到官數月募得千餘人彥超等視役嘗為遼人所圍藏英引兵馳

擊大破之自是河南之民始得休息

二月庚子朔日食周詔羣臣極言得失

詔曰朕于卿大夫才不能盡知而不能盡識若不采其言而觀其行審其意而察其忠則何以

見器識之淺深知任用之得失若言之不入罪實在子苟求之不言咎將誰執

夏四月周廣大梁城

周主以大梁城中迫隘詔辰外城先立標幟今冬農隙興板築東作動則罷之更俟次年以漸成之

周以王朴為諫議大夫知開封府事

周主謂宰相曰朕每思致治之方未得其要寢食不忘又吳蜀幽并皆阻聲教未能混一宜命

近臣著為君難為臣不易論及開邊策各一篇朕將覽焉比部郎中王朴獻策曰中國之失吳

道今必先觀所以失之原然後知所以取之術其始失之也莫不以君暗臣邪兵驕民困

姦黨內熾武夫外橫因小致大積微成著今欲取之莫若反其所為而已君暗臣邪兵驕民困

才思隱誠信以結其心實功罪以盡其力去奢節用之功無不成矣凡攻取之道必先其易者唐

既集政事既治財用既充士民既附然後舉而用之無不備矣凡攻取之道必先其易者唐

與吾接境幾二千里其勢易擾也擾之當以無備之慮為始備東則擾西則擾東必奔

走而救之奔走之間其勢易知也知其實虛實虛實之慮為始備東則擾西則擾東必奔

江北諸州將悉為我有既得江北則用彼動則民疲而財竭江南亦易取也我可得江南則

不可傳微而定南方既定則燕地必望風內附若其不至移兵攻之席卷可平惟河東必死之

俟天下既平然後伺間一舉周主欣然納之時羣臣多守常偷安所對少可取者惟朴神峻氣

勁有謀能斷周主重之以為諫議大夫知開封府事

五月周遣鳳翔節度使王景_{萊州人}伐蜀

周主謀取秦鳳求可將者王溥薦宣徽使向訓詔訓與景偕取秦州

周廢無額寺院禁私度僧尼

救天下寺院非敕額者悉廢之禁私度僧尼凡欲出家者必俟祖父母父母伯叔父之命禁僧俗捨身斷手足煉指挂燈帶鉗之類幻惑流俗者令諸州每歲造僧帳有死亡歸俗皆隨時開落廢寺院三萬餘所存二千六百九十四見僧尼六萬餘人

六月周主親錄囚于內苑

有汝州民馬遇父及弟為吏所寃死屢經覆按不能自伸周主臨問始得其實人以為神由是諸長吏無不親察獄訟

蜀遣使如唐及北漢

蜀主遣間使如北漢及唐欲與之俱出兵以制周二國皆許之

周以張美字元珪貝州清河人權點檢三司事

初周主在澶州美掌州之金穀隸三司者周主或私有所求美曲為供副至是以美治財精敏當時鮮及故以權授之征伐四方用度不乏美之力也然思在澶州所為終不以公忠待之

秋九月周始鑄錢

周主以縣官久不鑄錢而民間多銷錢為器皿及佛像錢益少敕立監采銅鑄錢唯法物軍器及寺觀鐘磬鈸鐸之類聽留外民間銅器佛像五十日內輸官受直過期匿五斤以上罪死不
及者論刑有差周主謂侍臣曰佛以善道化人苟志于善斯奉佛矣彼銅像豈所謂佛邪且吾聞佛志在利人雖頭目猶捨以布施若狀身可以濟民亦非所惜也

周王景敗蜀師取秦階成州

蜀主遣李廷珪伊審徵拒周兵王景遣裨將以兵趣唐倉鎮名在漢中府鳳縣北扼蜀歸路蜀將戰敗秦

州判官趙玘澶州人舉城降成階二州皆降百官皆入賀周主舉酒屬王溥曰邊功之成卿擇帥

之力也蜀李廷珪伊審徵請罪蜀主皆釋之致書請和于周周主怒其抗禮不答周師圍蜀鳳州節度使王環拒守不下久之城陷執環及都監趙崇溥崇溥不食而死環名見周主

嘉其不降授右驍衛將軍王環鎮州人

冬十一月周遣李穀督諸軍伐唐

周以李穀為淮南前軍都部署王彥超副之督侍衛都指揮使韓令坤破州武等十二將以伐

唐唐主性和柔好文華而喜人順己由是說臣又遣使通事日亂既克建州破湖南益驕有吞天下之志李守貞慕容彦超之叛皆為之出師又遣使通事日亂既克建州破湖南益驕有吞天下

使以虛語相往來實不為之用也先是每冬淮水淺潤常發兵戍守謂之把淺壽州監軍吳廷

紹以疆場無事罷之清淮節度使劉仁贍固爭不能得及是周師將至唐人懼仁贍神氣自

若部分守禦無異平日眾情稍安

周䟽汴水自唐末潰決自埇橋東南悉為汙澤周主謀擊唐先命發民夫因故隄䟽導之束至泗上

議者皆以為難成周主曰數年之後必獲其利

唐遣兵拒周師于壽州周師擊敗之

唐主以劉彥貞兗州中為都部署將兵二萬趣壽州皇甫暉後晉開運末奔唐姚鳳將兵三萬屯定遠

梁縣今屬鳳陽府鳳陽府名鎮南節度使宋齊邱還金陵謀國難周李穀等為浮梁自正陽鎮名有二一在頰州府頰上縣東南

為西鎮一在鳳陽府壽州為東鎮兩鎮夾淮相對濟淮王彥超敗唐兵于壽州城下

周樞密使鄭仁誨字日新晉陽人卒

仁誨卒仁誨為周太祖所親重居中謀畫慎密不聞于人謙謹好禮為士大夫所稱周主欲臨其喪近臣奏歲道非便謂不利方周

主曰君臣義重何時日之有往哭盡哀

吳越遣使入貢于周

吳越王俶遣使入貢于周周以詔諭之使出兵擊唐既奉詔又以其相吳程言遣兵襲唐常

境而周師不至能無危乎已而唐主以柴克宏為右武衛將軍使救常州尋召運宣潤都督燕

王莫表留之時吳程已充常州外郭克宏引兵襲擊其營大破之斬首萬餘級克宏復請將兵

救壽州未至而卒吳程字正臣山陰人元德昭本姓尼

辰丙周顯德三年庚辰五月春正月周主自將伐唐大敗唐兵斬其將劉彥貞

周主下詔親征淮南命侍衛都指揮使李重進將兵先赴正陽遂發大梁李穀攻壽州久不克

唐劉彥貞救之穀退保正陽彥貞素驕貴無才畧聞李穀退喜引兵直抵正陽劉仁贍及池州

刺史張全約固止之彥貞不從李重進度淮逆戰大破之斬彥貞擒其裨將咸師朗等斬首萬

餘級是時江淮久安民不習戰唐人大恐張全約收餘眾奔壽州劉仁贍表

周以李重進為都招討使李穀判壽州行府事

二月周主命趙匡胤將兵襲唐滁州克之擒其將皇甫暉姚鳳

先是周主至壽州城下命諸軍圍之徙正陽浮梁于下蔡遣趙匡胤擊唐兵于塗山大破之至

是下蔡浮梁成周主自往視之命匡胤倍道襲清流關皇甫暉等驚走入滁州斷橋自守匡胤

躍馬麾兵涉水直抵城下暉曰人各為其主願容成列而戰匡胤笑而許之暉整眾而出匡胤

突陣擊暉擒之并擒姚鳳遂克滁州初永興節度使劉詞遠表薦其幕僚趙普至是范質以為

訊鞠然後決所活什七八匡胤益奇之匡胤威名日盛每臨陣必以繁纓飾馬鏜仗

唐主遣鍾謨字重益 崇安人李德明奉表于周

唐主先奉表于周稱唐皇帝願以兄事周周主不答及是以兵屢敗懼亡乃遣翰林學士鍾謨

文理院學士李德明奉表稱臣請平于周謨德明素辯口周主知其欲游說盛陳甲兵而見之

曰爾主自謂唐室苗裔宜知禮義異于他國與朕止隔一水未嘗遣一介以修好惟泛海通契

丹捨華事夷禮義安在且汝欲說我令罷兵邪我非六國愚主豈汝口舌所能移邪可歸語爾

主亟來見朕再拜謝過則無事矣不然朕欲往觀金陵城借府庫以勞軍汝君臣得無悔乎二

人戰栗不敢言

周取唐揚州

周主詔知揚州無備命韓令坤等將兵襲之令坤奄至揚州以數騎馳入城城中不之覺唐副

留守馮延魯髡髮僧服而逃軍士執之令坤慰諭其民使皆安堵已而周取唐泰州尋復取唐光舒斬州

唐滅故吳主楊氏之族

唐主遣園苑使尹延範如秦州遷吳讓皇之族于潤州延範以道路艱難恐其為變盡殺其男

子六十人還報唐主怒腰斬之

岳州圍練使潘叔嗣殺王逵迎周行逢入朗州行逢討叔嗣斬之

王逵受周詔攻唐過岳州潘叔嗣燕犒甚謹逵左右索取無厭譖叔嗣于逵逵面罵之叔嗣慙

恨謂其下曰逵戰勝而還吾無遺類矣乃以兵襲朗州逵還戰敗死或勸叔嗣遂據朗州叔嗣

曰吾救死耳朗州非吾利也乃歸岳州使將吏迎周行逢于潭州行逢至或請以潭州與叔嗣

行逢曰叔嗣殺主帥罪當死以其迎我未忍殺爾若與潭州是吾使之殺王公也召為行軍司

馬叔嗣怒稱疾不至行逢曰是又欲殺我矣乃陽以武安節鉞與之召使至府受命既至數其

罪而斬之行逢乃自稱武平留後奉表于周

三月周主行視水寨

周主至淝橋淝水上自取一石馬上持之至寨以供礮從官過橋者人舉一石趙匡胤乘皮船

入壽春壕中城上發連弩射之矢大如椽牙將張瓊館陶以身蔽之矢中瓊髀死而復蘇鐵著

骨不可出瓊飲酒一大卮令人破骨出之流血數升神色自若

棟之矢自古未聞弩雖鈞亦難以張設且果如云則鏃之大當幾何中非洞即折又安能破骨

出之史家持欲顯張瓌之勇壯而不計其言之害理傳會失實何以徵信

唐遣司空孫晟奉表于周

唐主以孫晟為司空遣與禮部尚書王崇質奉表于周請奉正朔守土疆晟謂馮延巳曰此行

當在左相然晟若辭之則為負先帝矣既行知不免中夜歎息謂崇質曰君家百口宜自為謀

吾思之熟矣終不負永陵李昇一抔土餘無所知也既至周主遣中使以晟等詣壽春城下示

劉仁贍且招諭之仁贍見晟戎服拜于城上晟謂仁贍曰君受國厚恩不可開門納寇周主聞

之怒晟曰臣為唐宰相豈可教節度使外叛邪周主釋之唐主使李德明孫晟言于周請去帝

周主欲盡得江北之地不許德明請歸白唐主獻之晟因奏連王崇質與德明俱賜唐主詔

曰諸郡悉來大軍立罷但存帝號何與歲來償堅事大之心終不迫人于微言盡于此更不煩

云荀曰未然請從茲絕唐主復上表謝德明威稱周主威德及甲兵于微言盡于此更不煩

唐主不悅宋齊邱以割地為無益德明言多過實拒密使陳覺副使李徽古素惡晟及德明因

謂德明責國求利唐主大怒斬之李徽古壽春人

唐主以其弟齊王景達為元帥將兵拒周師

唐主以景達為諸道兵馬元帥將兵拒周以陳覺為監軍使中書舍人韓熙載上書曰信莫信

于親玉重莫重于元帥安用監軍為哉不從

夏四月唐兵攻六合趙匡胤擊破之

先是周主命匡胤將兵屯六合唐將軍陸孟俊以兵趣秦州周兵進去進攻揚州韓令坤亦走

今坤乃還揚州拒守擊破唐兵擒孟俊殺之至是唐齊王景達將兵濟江距六合二十餘里設柵不進諸將欲擊之

匡胤曰吾眾不滿二千若往擊之彼必見吾眾寡矣不如俟其來而擊之破之必矣居數日唐

出兵趣六合匡胤奮擊大破之殺獲近五千人溺死甚眾于是唐之精卒盡矣是戰也將士有不致力者匡胤

行軍而設之監雖得其人猶不免於掣肘况以覺之庸陋惟知擁兵坐視過朱元以素淮北安得不離間外之計至明代專任閹寺而冒功匿敗其弊不可枚舉自古覆轍相尋恬不知怪亦可悲已

印七... 益... 五季

周主如渦口

周主攻壽州久不克失亡頗多糧運不繼議欲旋師乃先幸濠州會渦口作新浮梁成復自濠

州如渦口欲遂至揚州范質等以兵疲食少泣諫而止周主嘗怒質儀欲殺之范質入救之周主起避之質趨前伏地叩頭曰儀罪不

至于元臣為宰相致陛下枉殺近臣罪皆在臣繼之以泣周主意解乃釋之

五月周主還大梁留李重進圍壽州

六月唐遣員外郎朱元沈邨人本姓舒事李守貞易其姓使于唐守貞敗遂仕唐將兵復江北諸州

元因奏事論用兵方略唐主以為能故用之

秋七月周以周行逢為武平節度使

行逢留心民事悉除馬氏橫賦貪吏猾民為民害者皆去之擇廉平吏為刺史縣令境內以治

行逢性勇敢果于殺戮夫人嚴氏諫之行逢怒嚴氏因請往視家田至則營居以老歲時夜青

諾押佃戶送租入城行逢就見之曰夫人何自若若此嚴氏曰公思作戶長時子民租後時嘗

若鞭朴今貴矣宜先期以率眾安得遂忘龍故乎行逢強遂之嚴氏卒無留意因曰公用法太

嚴而失人心所以不欲留者一旦禍起田野易為逃匿耳行逢為少損嚴氏通鑑作鄧氏今

唐朱元等取舒和蘄州周揚滁州守將皆棄城并兵攻壽州

初唐人以茶鹽彊民而徵其粟帛謂之博徵博易也謂以茶鹽易徵其粟帛又興營田于淮南民甚苦之及周

師至爭奉牛酒迎勞而將帥不之恤專事俘掠民皆失望相聚山澤操農器為兵積紙為甲時

人謂之白甲軍周兵討之屢為所敗所得諸州多復為唐有淮南節度使向訓奏請以廣陵之

兵併力攻壽春詔許之訓封府庫以授主者命牙將分部按行城中秋毫不犯州民感悅軍還

或員揆備以送之滁州守將亦棄城引兵趣壽春唐諸將請據險以邀周師宋齊邱曰如此則

命諸將自守毋得擅出由是壽春之圍益急齊王景達軍于溱州遙為聲援軍政宿由于陳覺擁兵五萬無決戰意將吏畏之無敢言者

八月周作欽天歷

王朴與司天少監王處訥河南洛陽人所撰也

冬十月周立二稅起徵限

周主謂侍臣曰近朝徵歛穀帛多不俟收獲紡績之畢乃詔三司自今夏稅以六月秋稅以十月起徵民間便之

周山南東道節度使安審琦入朝除太師遣還鎮

審琦鎮襄州十餘年至是入朝除守大師遣還鎮審琦感悅周主謂宰相曰近朝多不以誠信待諸侯雖有欲效忠節者其道無由王者但能毋失其信何患諸侯不歸心哉

周以趙匡胤為定國即同州匡國軍政號節度使兼殿前都指揮使

匡胤表趙普為節度推官

十一月周殺唐使者司空孫晟

唐使者孫晟鍾謨從至大梁周主待之甚厚時名見飲以醇酒問以唐事晟但言唐主畏陛下神武事陛下無二心會得唐蠟書張永德與李重進不相悅永德密表重進有二心周主不之信已而重進請永德營宴飲永德意解唐主聞之以蠟書誘

重進皆誘毀反間之語重進奏之周主名晟責之晟正色抗辭請死問以唐虛實默不對命都承旨曹翰送晟

于右軍巡院與之飲酒從容問之晟終不言翰乃謂曰有敕賜相公死晟神色怡然索靴袍整衣冠南向拜曰臣謹以死報國乃就刑并從者百餘人皆殺之貶鍾謨為耀州司馬既而周主憐晟忠節

海殺之名謨拜衛尉少卿

周召華山隱士陳搏字國南亳州真源人詣闕尋遣還山

周主召陳搏問以飛升黃白之術對曰陛下為天子當以治天下為務安用此為乃遣還山詔

州縣長吏常存問之

丁巳周顯德四年北漢天會元年是歲凡五國三鎮春正月唐遣兵救壽州周師擊破之

唐齊王景達遣邊錫朱元等將兵數萬救壽州軍于紫金山在壽州東北列十餘寨與城中烽火相

應又築甬道運糧綿亘數十里將及壽春周李重進邀戰大破之死者五千人奪其二寨劉仁

瞻請以邊錫守城自帥眾決戰景達不許仁瞻憤挹成疾其幼子崇諫夜泛舟渡淮為小校所

不許廷構復使求救于夫人薛氏薛氏曰妾于崇諫非不受也然軍法不可私名節不可虧

二月周更造祭器祭玉

命國子博士聶崇義河南洛陽人討論制度為之圖

三月周主復如壽州大破唐兵唐元帥景達奔還

先是唐水軍銳敏周人無以敵之周主以為恨反自壽春于大梁城西汴水側造戰艦數百艘

命唐降卒教北人水戰數月之後縱橫出沒殆勝唐兵至是車駕發大梁命王環將之自閩河

振甲胄軍于紫金山南命趙匡胤擊唐寨破之斷其甬道由是唐兵首尾不能相救朱元舉寨

萬餘人降周其餘眾沿流東潰周主自將騎數百與諸將夾岸追之唐兵戰溺死及降者殆四

萬人劉仁瞻聞援兵敗扼吭歎息景達陳覺皆奔歸金陵

唐壽州監軍周廷構以城降周唐節度使劉仁瞻死之周以壽州為忠正軍徙治下蔡

柴守禮犯法事論者紛如聚訟周世宗既承郭氏之業則為人後者為之子自不得復顧所生若如胡寅所云尊守禮為太上皇而為郭氏立後是襲父之統緒而陰據之殊非情理之正然毛衷至性豈容忍忘隆稱雖不可輕加孝養獨不當兼盡乎誠使迎奉京師安居宮禁備晨昏起居之節何致守禮以睚眦殺人必待屈法以全恩乎處之列卿直是臣視其父稱之元舅并且諱言其子名不正而載不安其何以訓天下周世宗固五季令辟此則不能為賢者諱也起莘後桃應設問曲為較論無異癡人說夢歐陽修且從而贊美之豈足語于褒貶之正哉

周主耀兵于壽州城北唐清淮節度使劉仁贍病甚不知人監軍使周廷構等作仁贍表昇仁贍出城以降于周仁贍卧不能起周主慰勞賜賚復令入城養病徙壽州治下蔡又制曰劉仁贍盡忠所事抗節無虧前代名臣幾人堪比其以為天平節度使兼中書令是日卒追賜爵彭城郡王唐主聞之亦贈大師周主復以清淮軍為忠正軍以旌仁贍之節

周主之父光祿卿致仕柴守禮犯法周主不問

守禮及當時將相王溥王晏徐州人韓令坤之父造處恃勢恣橫洛人畏之謂之十阿父周主既為太祖嗣人無敢言守禮子者但以元舅處之優其俸給未嘗至大梁嘗以小忿殺人有司不敢詰周主知而不問

夏四月周主還大梁
周疏汴水入五丈河在開封府祥符縣北九域志河即高貢之河澤從都北歷陳留及鄆其廣五丈故名

自是齊魯舟楫皆達于大梁

五月周作刑統
詔以律令文古難知勅格煩雜不一命侍御史張湜等訓釋刪定為刑統

唐敗周兵斷其浮梁
唐郭廷謂字信臣將水軍斷渦口浮梁又襲敗武行德于定遠唐以廷謂為應援使

秋八月周平章事李穀罷以王朴為樞密使
殺卧疾二年九表辭位罷守本官令每月肩輿一詣便殿議政事

九月周以竇儼字望之儼之弟為中書舍人

儼上疏請令有司討論禮儀考正鐘律作通禮正樂又論政刑及勸農經武之要以為為政之大擇人

擇人之重莫先宰相自有唐之末輕用名器始為輔弼所兼三公僕射之官故其未歲之間察則為心既得之也則以容點為事乞令宰相各舉所知且本官推知政事則歲之問者其職業若果能堪稱其官有員無職除平章事乞量其才器授以外任考其治狀能者進之否者事責其舉者又班駁之中有員無職除平章事乞量其才器授以外任考其治狀能者進之否者黜之如請令盜賊自相糾告又鄭鄉村告贓產之半賞之或親戚一戶為盜累其一徒侶而赦其首者如盜賊不能聚矣又鄭鄉村告贓產之半賞之或親戚一戶為盜累其一徒侶而赦其首者

其將每有盜發則鳴鼓舉火丁壯雲集盜少輸舊稅及無不廣則殺多則藏之亦止盜之一術也又累朝屢詔聽民信前苟無疆敵今以無不擊寡以治伐亂勢無不克但行

隋之責速則彼民免浮誠之周主善之

冬十月周設賢良經學吏理等科

十一月周主自將伐唐攻濠泗州

遼北漢會兵攻周濠泗州不克而還

十二月唐泗州降周

唐泗州守將范再遇舉城降周周主自至城下禁軍中芻蕘者毋得犯民田民皆感悅爭獻芻粟無一卒敢擅入城者

唐濠州降周周主進兵攻楚州遣兵取揚泰州

唐濠州團練使郭廷謂舉城降周先是廷謂上表周主言臣家在江南今若連降恐為唐所遣

知唐不能致命參軍李延鄒草降表延鄒責以忠義廷謂以兵臨之延鄒人時周主進攻楚州

廷謂謁見周主使將濠州兵攻天長遣指揮使武守琦將兵數百趣揚州至高郵唐人悉焚揚

州官府民居驅其人南渡江後數日周兵乃至周主聞泰州亦無備遣兵襲取之已而周克

南漢遣使入貢于周不至

南漢主聞唐屢敗憂形于色遣使入貢于周為湖南所閉乃治戰船修武備既而縱酒酣飲曰
吾身得免幸矣何暇慮後世哉

戊周顯德五年唐中興元年南漢主春正月周鑿鵠水即老鵠河舊在淮引戰艦入江
錄天寶元年是載凡五國三鎮

周主欲引戰艦自淮入江阻北神堰今曰北神鎮在不得渡欲鑿楚州西北鵠水以通其道遣

使行視還言地形不便計功甚多乃自往視之授以規畫旬日而成用功甚省巨艦數百艘皆

達于江唐人大驚以為神

周師拔唐靜海軍南唐置宋改通

周拔靜海軍始通吳越之路先是周主遣使如吳越語之曰卿去雖汎海還當陸歸已而果然

周主克唐楚州唐防禦使張彥卿史不詳死之

周攻楚州踰四旬唐防禦使張彥卿固守不下周主自督諸將攻克之彥卿與都監鄭昭業猶

帥眾巷戰矢刃皆盡彥卿舉繩床以鬪而死所部千餘人至死無一人降者

二月北漢攻周隰州不克

隰州刺史暴卒建雄節度使楊廷璋字溫玉謂都監李謙溥字德明并曰今大駕南征澤州胡

省曰書無守將河東必生心若奏請待報則孤城危矣即牒謙溥權隰州事謙溥至則修守備

未幾北漢兵果至攻城久不下廷璋度其疲困無備潛與謙溥募死士夜襲其營北漢兵驚潰

解去

三月唐以太弟景遂為晉王燕王冀為太子

景遂前後十表辭位且言冀嫡長有軍功宜為嗣唐主乃立景遂為晉王以冀為太子參決庶政

周主臨江遣水軍擊唐兵破之唐主遣使盡獻江北地周主罷兵引還

周主至揚州如迎鑿鎮遣水軍擊破唐兵唐主聞周主在江上恐遂南渡又恥降號稱藩乃遣陳覺奉表請傳位于太子冀使聽命于中國時淮南惟廬舒靳黃未下覺見周兵之盛白周主請遣人渡江取表獻四州之地畫江為境以求息兵辭指甚哀周主曰朕本興師止取江北今爾主能舉國內附朕復何求賜唐主書稱皇帝恭問江南國主慰納之唐主奉表稱唐國主請獻江北四州地輸貢物數十萬于是江北悉平得州十四縣六十周主賜唐主書諭以今當罷兵不必傳位

周汴渠成

浚汴口導河流達于淮于是江淮舟楫始通

夏五月辛巳朔日食

唐主更名景去帝號奉周正朔

唐主避周諱更名景下令去帝號稱國主凡天子儀制皆有降損去年號用周正朔平章事馮

延己嚴續樞密使陳覺皆罷初延己以取中原之策說唐主由是有寵嘗笑烈祖昇曰田舍翁安能成大事與其靈談論更相偈和翰林學士常夢錫屢言延己

等浮誕不可信唐主不聽夢錫曰森言似忠陛下不悟國必亡矣及是延己之黨相與言有謂周為大朝者夢錫大笑曰諸君會欲致君堯舜何意今日自謂小朝邪衆嘿然

秋八月唐太子冀殺其叔父晉王景遂

唐太子冀在東宮多不法唐主怒嘗以毬仗擊之曰吾當復名景遂冀密遣洪州都押牙袁從

乾毒殺景遂唐主不知

南漢主晟殂于銀立本名繼興即位更名

銀年十六國事皆決于龔澄樞宦者知樞宣院盧瓊仙女侍等臺省備位而已

周遣閣門使曹彬字國華正定靈壽人如吳越

周遣曹彬以兵器賜吳越事畢亟返不受饋遺吳越人以輕舟追與之至于數四彬曰吾終不受是竊名也盡籍其數歸而獻之周主曰曷之奉使者乞旬無厭使四方輕朝命卿能如是甚善然彼以遺卿卿自取之彬始拜受悉以散于親識家無留者

冬十月周遣使均定境內田稅

周主留心農事常刻木為農夫蠶婦置之殿庭至是詔散騎常侍艾穎艾以地為氏穎須城人等三十四

人分行諸州均定田租又詔諸州并鄉村率以百戶為團團置耆長三人又詔諸邑課戶唐制令上

戶出課給官員月科謂之課戶及俸戶收其息給俸謂之俸戶並勒歸州縣其幕職州縣官自今並支俸錢及

米麥

十一月周命竇儼撰通禮正樂二書名

唐放其太傅宋齊邱于九華山

齊邱多樹朋黨陳覺李徵古共相附和唐主惡之司天奏天文有變人主宜避位讓災唐主乃曰吾欲釋去萬幾誰可以託國徵古請殺齊邱

邱覺亦曰陛下深居禁中國事皆委宋公先行後聞臣等時入侍談釋老不亦可乎唐主心恠即命中書舍人陳喬早詔喬惶恐請見極言其不可唐主笑曰爾亦知其非邪乃止遂出徵古

洪州罷覺近職陳喬字子喬廬陵玉筍人會周遣鍾謨馮延魯還唐謨以李德明之死怨齊邱欲報之知陳覺前

自周還矯周主命言江南連歲拒命皆宰相嚴續之謀當斬之唐主未之信謨因請復之于周

彬奉使吳越不受饋遺可謂明於辭讓之節厥後統兵入蜀獨能整飭部眾不犯秋毫宋初名將無出其右由其律已甚嚴故令無不從耳

唐主乃因謨復命上書言久拒王師皆臣愚迷非續之罪周主大驚曰審如此則續乃忠臣朕
為天下主豈教人殺忠臣乎謨還以白唐主唐主乃詔暴齊邱等罪放齊邱歸九華山覺宣州
安置尋殺之徵古賜自盡齊邱未幾自經死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之七十一

五季 宋太祖開寶七年以前附

紀周顯德六年六月恭帝宗訓立是歲凡五國三鎮 春正月周命王朴作律準定大樂

初有司將立正仗宿設前一夕樂縣于殿庭周主觀之見鐘磬有設而不擊者問樂工皆不

能對乃命實儼討論古今考正雅樂以王朴素曉音律詢之朴具疏以對疏曰禮以檢形樂

心和于內然而天下不治者未之有也夫樂生于人心而聲成于物物聲既成復能感人之

心昔黃帝吹九寸之管得黃鍾正聲半之為清聲倍之為緩聲三分損益之以生十二律旋

相為宮以生七調為一均凡十二均八十九至子黃巢蕩盡無遺時有博士罕能用之唐祖考孫

考正太樂其法始備安史之亂十二均八十九至子黃巢蕩盡無遺時有博士罕能用之唐祖考孫

其鏞鐘二百四十處士蕭承訓校定石磬今之在縣者是也雖有鐘磬之狀盈孫鑄鐘十

調蓋樂之缺壞無甚于今陛下臨視樂雖不敏敢不奉詔乃依古法以秬黍用羊頭山定尺

當學律呂宣示古今樂錄命臣討論巨雖不敏敢不奉詔乃依古法以秬黍用羊頭山定尺

為寸十寸為尺長九寸徑三分為黃鍾之管與今黃鍾之聲相應因而推之得十二律管衆

管互吹用聲不便乃作律準十有三絃其長九尺朱子曰京房始作律準梁武帝謂之通其

一絃下畫分寸以為六十律清濁之節故曰全律 皆應黃鍾之聲以次設柱為十一律第八絃為林鐘第九絃為南呂第十絃為太

七律以為一均一律中調也為均之主者宮也徵商羽角變宮變徵次馬發其均主之聲歸乎

本音之律迭應不亂乃成其調凡八十四調歌奏之曲出馬朴又言此法久絕出臣獨見乞

集百官校其得失詔從之百官皆以為然乃行之樂成而和

二月周導汴水入蔡水即閔河注見前以通陳潁之漕自是以西南為閔河東南為蔡河後又改曰惠民河

周減行苗使所奏羨田

開封府奏田稅舊一十萬二千餘頃今按行得羨田四萬二千餘頃敕減三萬八千頃諸州使還所奏減之數做此

周淮南饑

淮南饑周主命以米貸之或曰民貧恐不能償周主曰民吾子也安有子倒懸而父不為之解哉安在責其必償也

三月周樞密使王朴卒

朴剛銳明敏志畧過人及卒周主臨其喪以玉鉞叩地慟哭數次不能自止

夏四月周主自將伐遼五月取瀛莫易置雄霸州遂趣幽州有疾乃還

周主以北鄙未復下詔親征命親軍都虞侯韓通等將水陸軍先發四月通自滄州治水道

入遼境柵于乾寗軍唐置遼于軍置甯州明改曰青縣今屬天津府南補壞防開游口三十六遂通瀛莫車駕至滄

州即日帥步騎數萬直趣遼境非道所從民間皆不之知遼甯州刺史王洪舉成降詔以韓

通為陸路都部署趙匡胤為水路都部署自御龍舟至益津關後唐置今霸州是遼守將終廷輝以

城降自是水路漸隘乃登陸而西趙匡胤先至瓦橋關遼守將姚內斌平州盧人莫州刺史劉

楚信皆舉城降五月朔侍衛都指揮使李重進等引兵繼至遼瀛州刺史高彥暉蕪州人舉

城降于是關南悉平宴諸將于行宮議取幽州諸將曰陛下離京四十二日兵不血刃取燕

南之地此不世之功也今虜騎皆聚幽州之北未宜深入周主不悅是日趣堯鋒都指揮使

劉重進幽州人先發據固安隋縣今屬順天府自至安陽水在固安縣北拒馬河支流也命作橋會日暮還宿瓦橋

是夕不豫而止孫行友拔易州擒遼刺史李在欽獻之斬于軍市以瓦橋關為雄州命雄縣是屬保

定益津關為霸州今屬順天府命韓令坤陳思讓字後已盧龍人戡之遂還大梁

六月河決原武周發近縣民夫塞之

唐泉州遣使入貢于周不受

唐清源節度使留從効遣使入貢請置進奏院于京師詔報之曰江南近服方務綏懷卿久

奉金陵未可改圖若置邸上都與彼抗衡受而有之罪在于朕

唐城金陵

唐遣鍾謨入貢于周周主曰江南亦治兵修守備乎對曰既臣事大國不敢復爾周主曰不

然鄉時則為讐敵今日則為一家吾與汝國大義已定保無他虞然人生難期至于後世則

事不可知歸語汝主可及吾時完城郭繕甲兵據守要害為子孫計謨歸以告唐主乃城金

陵凡城郭不完者葺之戍兵少者益之

周主立其子宗訓為梁王

初宰相屢請王諸皇子周主曰功臣之子皆未加恩而獨先朕子能自安乎至是不豫乃封

宗訓為梁王生七年矣

周以魏仁浦同平章事

周主欲相仁浦議者以仁浦不由科第為疑周主曰自古用文武才畧為輔佐者豈盡由科

第邪乃以王溥范質皆叅知樞密院事仁浦同平章事樞密使如故仁浦為人謙謹周主性

浦多引罪歸己以救之所全活什七八故雖起刀筆吏致位宰相時人不以為忝

周以趙匡胤為殿前都點檢胡三省注後唐始置大內都點檢官至後周選驍勇之士充殿前諸班置殿前都點檢在都指揮使之上

先是周主自關南還道閱文書于篋中得木長三尺餘題云點檢作天子時張永德為都

點檢永德周懿親永德妻周太祖女有功周主疑焉至是以匡胤代之

周主榮殂梁王宗訓立是為周恭帝

周主大漸召范質等入受顧命謂曰王若字成象藩邸故於朕若不起當相之質等出相謂

曰著終日遊醉鄉豈堪為相慎毋泄此言是日周主殂諡睿武孝文皇帝廟號世宗梁王宗訓即位世宗在藩

多務翰晦及即位破高平之寇人始服其英武其為御軍號令嚴明人莫敢犯攻城對敵矢石落其左右畧不動容應機決策出人意料又勤于為治發姦摘伏聽察如神閒暇則召儒者

讀前史高推大義性不好絲竹珍玩之物嘗言朕必不因喜賞人因怒刑人又言太祖養成王峻王殷之惡致君臣之分不終故舉臣有過則面質責之服則赦之有功則厚賞之文武

小用各盡其能人無不異其明而懷其惠故能破敵廣地所向無前然用法太嚴羣臣執事

哀慕

秋七月周以趙匡胤領歸德軍節度使

唐鑄大錢

唐自淮上用兵及割江北以事周歲時貢獻府藏空竭錢少物貴鍾謨請鑄大錢一當五十

韓熙載請鑄鐵錢唐主從謨計鑄當十大錢文曰永通泉貨又鑄當二錢文曰唐國通寶

九月唐太子冀卒唐主以其子從嘉字重光唐主第六子為吳王居東宮殺禮部侍郎鍾謨

謨數奉使於周周世宗及唐主皆厚待之恃此驕橫嘗與天威都虞侯張巒屏人夜語樞密

副使唐鎬諧其有異謀又言大錢民多盜鑄犯法者多會太子冀卒唐主欲立鄭王從嘉謨

與紀公從善字子師唐主第七子善言于唐主曰從嘉德輕志懦又酷信釋氏非人主才從善果敢疑

宦官專橫屏士人為門外
乃此輩通病至產臣非下
禁室不得任用則自昔所
無國事混淆若此不亡何
侍彼時無恥之徒竟甘心
自宮求進更無復情理矣

他日廣州敗降或服數百
輩駢首就戮孤路同盡一
邱死且餘吳雖遠躋亦吳
及乎

陳橋兵變論者疑宋主實
與其謀蓋彼時巨義以手

重宜為嗣唐主由是怒徙從嘉為吳王居東宮謨請令張巒以所部兵巡徵都城唐主乃下
詔暴謨罪流饒州貶巒宣州副使未幾皆殺之廢永通錢

南漢主鋹以允章藩府舊僚擢為尚書右丞參政事甚委任之允章請誅亂法者數人以正

綱紀鋹不能從宦官聞而惡之內侍監許彥真告允章欲作亂玉清宮使龔澄樞內侍監李

托封州等共證之乃收允章斬之自是宦官益橫未幾以澄樞為內太師軍國之事皆取決

焉凡羣臣有才能及進士狀頭皆先下蠶室然後得進亦有自宮以求進者由是宦者

近二萬人貴顯用事之人大抵皆宦者也謂士人為門外人不得預事卒以亡國

唐以洪州為南都

唐以金陵去周境纔隔一水洪州險固居上游議徙都之羣臣皆不欲徙惟樞密副使唐錡

勸之乃以洪州為南都命曰南昌府

遼遣使如唐周人殺之

遼主遣其舅使于唐周泰州團練使荆罕儒冀州信都人募刺客使殺之自是遼與唐絕

庚周恭帝宗訓元年宋太祖神德皇帝趙匡胤春三月周殿前都點檢趙匡胤稱皇帝國號宋廢

周主宗訓為鄭王周侍衛副都指揮使韓通死之後周自太祖至恭帝凡三主合九年

先是周鎮定二州言北漢會遼兵入寇至是正月辛丑朔遣趙匡胤率兵禦之殿前副都點

檢慕容延釗太原人將前軍先發時主少國疑中外乃密有推戴匡胤之意都下謹言將以出

軍之日冊點檢為天子士民恐怖爭為逃匿計惟內廷晏然不知癸卯大軍繼出軍校苗訓

見日下復有一日黑光摩盪者久之指示匡胤親吏楚昭輔是夕次陳橋驛注見將士相聚

曰此天命也苗訓河中人楚昭輔字拱辰宋州宋城人

五季

足之親趙普以腹心之奇謀曰主上幼弱我輩出死力破敵誰則知之不如先冊點檢為天子然後北征未晚也都押衙李處耘潞州人具以事白匡胤弟供奉官都知匡義即宋太宗及歸德掌書記趙普匡義普部

分都將環立待旦遣牙隊軍使郭延贇馳騎入京報殿前都指揮使石守信開封人都虞候王審琦字仲寶洛陽人二人皆素歸心匡胤者甲辰黎明將士逼匡胤寢所匡義普入帳中白之匡

胤時被酒卧欠身徐起將校已露刃列廷曰諸將無主願冊太尉為皇帝匡胤未及對黃袍已加身矣眾即羅拜呼萬歲掖之上馬還汴匡胤攬轡曰汝等貪富貴能從我命則可不然

我不能為若主矣皆下馬曰願受命匡胤曰太后主上我北面事者不得驚犯公卿皆我比肩不得侵凌朝市府庫不得侵掠用命有重賞違不汝贖也皆應曰諾遂肅隊而行乙巳入

汴先遣楚昭輔慰安家人又遣客省使潘美字仲詢大名見執政諭意時早朝未罷聞變范質執王溥手入溥手幾出血溥時不能對

校王彥昇字光烈蜀人逐馬通馳入其第未及闔門為彥昇所害妻子俱死匡胤進登明德門命甲士歸營而自退居公署將士擁范質等至匡胤見之流涕曰吾受世宗厚恩為六軍所

迫一旦至此慙負天地將若之何質等未及對列校羅彥瓌并州人挺劍厲聲曰我輩無主今日必得天子質等相顧不知所為溥降階先拜質不得已亦拜遂請匡胤詣崇元殿行禪

代禮召百官至晡時班定猶未有禪詔翰林承旨陶穀出諸袖中遂用之宣徽使引匡胤就庭北面拜受已乃掖升殿服衮冕即皇帝位奉周主為鄭王符太后周世宗納符彥卿之女

也太后為周太后遷之西宮大赦改元以所領歸德軍在宋州國因號宋遣使遍告郡國藩鎮加官進爵有差未幾鎮州報北漢兵引還華山處士陳搏聞宋主

使非微窺宋祖隱微豈至若此且其受命而出因變而返遽行禪代絕無愧辭更足啓後人警議雖當時朝不易位市不易肆其後布武修文撥亂反正而其得國之不以道又豈能曲為原諒哉

宋贈周韓通為中書令

宋主贈通以旌其忠仍詔以禮葬之欲加王彥昇擅殺之罪羣臣以建國之始乞賞之宋主

猶怒故終身不得節鉞

宋論翊戴功加石守信等官爵

石守信高懷德字藏用張令鐸次州人王審琦張光翰趙彥徽並領節鎮餘領軍者並進爵

時慕容延釗握重兵屯真定韓令坤引兵巡北邊宋主遣使諭意許以便宜從事兩人皆聽命乃加延釗殿前都點檢令坤亦加侍衛都指揮使後延釗令坤皆出為節度使自是殿前

都點檢遂不復除授

宋遣使分賑諸州

宋主以其弟光義即匡義為殿前都虞候趙普為樞密直學士

宋立太廟追帝其祖考

宋主從兵部尚書張昭判太常寺實儀議立四親廟尊高祖肫為僖祖文獻皇帝曾祖珽為順祖惠元皇帝祖敬為翼祖簡恭皇帝

妣皆為皇后考弘殷為宣祖昭武皇帝定制歲以四孟月及季冬凡五享朔望薦食薦新三年一禘以孟冬五

年一禘以孟夏

宋主視學

詔增葺祠宇塑繪先聖先賢像自為贊書于孔顏座端令文臣分撰餘贊屢臨幸焉嘗謂侍

臣曰朕欲盡令武臣讀書知為治之道于是臣庶始貴文學

二月宋主尊其母杜氏定州安喜人為皇太后

后治家嚴而有法陳橋之變后聞之曰吾兒素有大志今果然矣及尊為皇太后宋主拜于

又有天下傳之子三代以
來不易之常經兄終弟及
商道有然史言仲丁而後
諸弟子爭立比九世亂國
勢所必至也杜太后徒知
國有長君為社稷之福而
不知以次傳位替骨肉之
嫌殿後浩陵武功不得其
死遺金匱誓書所以階之
厲耳
平章既為國家官階豈有
因臣子私諱而改之之理
且璋與章亦無涉宋主此
為益徇名而不知義矣

殿上羣臣稱賀后愀然不樂左右進曰臣聞母以子貴今子為天子胡為不樂后曰吾聞為

君難天子置身兆庶之上若治得其道則此位可尊苟或失馭求為匹夫不可得是吾所以

憂也宋主再拜曰謹受教既而后有疾宋主侍藥餌不離左右及疾亟召趙普入受遺命且

問宋主曰汝知所以得天下乎宋主曰皆祖考及太后之餘慶也后曰不然正由柴氏使幼

兒主天下爾若周有長君汝安得至此汝百歲後當傳位光義光義傳光美字文化光美傳

德昭字日新夫四海至廣能立長君社稷之福也宋主泣曰敢不受教后顧謂普曰爾同

記吾言不可違也普即榻前為誓書于紙尾署曰臣普記藏之金匱命謹密宮人掌之遂殂

事在次年六月

宋以范質王溥魏仁浦同平章事吳廷祚字慶之太原人為樞密使如同中書門下三品廷祚父名璋避平章特加

同三品仍為樞密使

舊制宰臣上殿命坐而議大政其進擬差除但入執狀畫可降出奉行而已質等自以周朝

舊臣稍存形跡且憚宋主英睿乃請用劄子面取旨退各疏其事同列書字以誌宋主從之

坐論之禮遂廢

三月唐吳越遣使如宋

賀即位也

夏四月周昭義節度使李筠起兵會北漢伐宋宋遣兵擊之

宋遣使加筠中書令使者至潞州筠延使者置酒既而取周太祖畫像懸于壁涕泣不已北漢主鈞聞之乃以蠟書結筠同舉兵筠長子守節守得泣諫筠不聽遂起兵令幕府為檄數

宋主罪執監軍周光遜等送于北漢以求濟師又遣人殺澤州刺史張福據其城仲卿說焉

曰公孫軍舉事其勢甚危雖倚河東之援恐亦不得其力大梁甲兵精銳難以爭北漢主自

帥兵赴筠筠迎謁于太平驛在潞州府長治縣西北言受周太祖思不敢愛死北漢主周世讐不悅其

說因使其宣徽使盧贊監其軍筠見漢兵弱少而贊又來監心甚悔謀多不協乃留守節守

潞而自引眾南向北漢主聞贊與筠異復遣其平章事衛融字明遠青州博興人和辭之宋主遣石守

信高懷德慕容延釗王金斌分道擊筠

五月己亥朔日食

宋主自將兵圍澤州六月克其城李筠死之

宋主自帥大衆討筠山路險峻多石宋主先于馬上負數石將士因爭負之即日平為大道

遂與石守信等會大敗筠衆于澤州南殺盧贊筠走保澤州宋主列柵圍之六月宋將馬全

義帥敢死士數十人攀堞而上遂入其城筠赴火死北漢主懼引師歸宋獲衛融融請死宋主怒以鐵槌擊其首

流血被面融呼曰臣得死所矣宋主曰忠臣也釋之以為太府卿進攻潞州守節降

秋七月宋主還

荆南節度使高保融卒弟保勗字省嗣

保融迂緩國事悉委于母弟保勗及卒保勗權知軍府請命于宋宋主授以節度使

冬十月周淮南節度使李重進謀起兵拒宋十一月宋主自將擊之重進自焚死

重進與宋主同事周室分掌兵權常心憚宋主宋主立加重進中書令移鎮青州重進愈不

自安宋主遣六宅使宋初武職諸司陳思誨弟賜之鐵券重進欲治裝隨思誨朝夕左右

宋史以韓通李筠李重進皆畫節于周作周三臣傳以表異之夫韓通之闖門

李筠之拒宋起兵誠
心于忠義若重進以周
於親與太祖同為北面
交之後視顏突命始則
抄鎮而不自安繼則以
承而欲朝汗遲疑不決
後舉者是宋之叛臣而
周之忠臣焉可同日語

沮之猶豫不決又自以周室懿親恐不得全遂拘思誨治城繕兵遣人求援于唐唐主聞于
宋宋遣石守信王審琦李處耘宋偓洛陽人等分道討之趙普勸宋主自行十月宋主發汴十
一月至廣陵即日拔之城將陷左右欲殺思誨重進曰吾將舉族赴火死殺此何益即盡室
自焚思誨亦被害

唐主遣子朝宋主于揚州十二月宋主還汴

宋主令諸軍習戰艦于迎鑾鎮唐主大恐遣使犒師且使其子從鎰朝于揚州唐臣杜著薛
良以罪奔宋獻平南策宋主惡其不忠斬著配良牙校遂還汴

宋以竇儀為翰林學士

宋主嘗召儀草制至苑門儀見宋主岸憤髮布曰憤岸跣足赤足也而坐却立不肯進宋主遽

索冠帶而後名入儀曰陛下創業垂統不以禮示天下恐豪傑聞而解體宋主斂容謝之自

是對近臣未嘗不冠帶考宋史竇儀傳建隆元年秋儀遷工部尚書會翰林學士王著因酒
失職官太祖問于范質以儀代之而王著傳則云乾德元年著直禁

中被酒夜叩宮門帝怒起若比部員外郎兩傳互異商輅續綱目以儀傳
為據薛應旂通鑑則從著傳今依續綱目紀于是年而王著酒失事不載

宋主微行

宋主欲察羣情向背頗為微行或諫曰陛下新得天下人心未安今數輕出萬一有不虞其
可悔乎宋主笑曰帝王之興自有天命求之亦不可得拒之亦不能止周世宗見諸將方面
大耳者皆殺之我終日侍側亦不能害若應為天下主誰能圖之微行愈數曰有天命者任
自為之不汝禁也

辛酉宋建隆二年是春正月宋度民田
酉歲九五國三鎮

周世宗末年嘗命官詣諸州度民田而使者多不稱至是宋主謂侍臣曰度田蓋欲勤恤下民而民敝愈甚今當精擇其人遂分遣常參官詣諸州尋詔州縣課民種植長吏以春秋巡視著為令又置義倉官所取二稅每一石別輸一斗貯之以備凶歉

二月宋遣使監輸民租

先是藩鎮率遣親吏視民租入槩量增益公取餘羨符彥卿在天雄軍取民尤悉宋主聞之即遣使諸州分主其事民始不困

唐徙都洪州

宋主既平揚州唐主景懼甚乃遷豫章以太子從嘉守建康豫章城邑迫隘羣臣日夜思歸景怒欲誅贊行者

夏四月癸巳朔日食

秋七月宋罷其侍衛都指揮使石守信等典禁兵

讀史者率以宋祖杯酒釋兵權為不動聲色而措天下之安此鄙見也守信數人若果不可制豈數言委曲規諷所能罷其典兵者彼時宋主英勇因出數人之上操縱由已消息未然守信諸人方承命之不暇又何敢有異議乎史家無卓識徒于杯酒說辭處炫奇以為秘計神謀而不于宋主英斷身為慶著眼而

石守信王審琦等皆宋主故人有功典禁衛兵趙普數以為言宋主曰彼等必不吾叛卿何憂之深邪普曰臣亦不憂其叛也然熟觀數人者皆非統御才恐不能制服其下若軍伍間萬一有作孽者彼臨時亦不能自由爾宋主悟一日因晚朝與守信等飲酒酣屏左右謂曰朕非卿等不及此然天子亦大艱難殊不若為節度使之樂朕終夕未嘗敢安枕卧也守信等請其故宋主曰是不難知此位誰不欲為守信等頓首曰陛下何為出此言今天命已定誰復有異心宋主曰卿等固然其如麾下欲富貴何一旦有以黃袍加汝身汝雖欲不為其可得乎守信等泣謝曰臣等愚不及此惟陛下哀矜指示可生之途宋主曰人生如白駒過

逆以是為妙策獨出
矣夫

隙所以好富貴者不過欲多積金錢厚自娛樂使子孫無貧乏爾卿等何不釋去兵權出守
大藩擇好便田宅市之為子孫立永遠不可動之業多置歌兒舞女日夕飲酒相歡以終天
年朕且與卿等約為婚姻君臣之間兩無猜疑上下相安不亦善乎守信等皆謝曰陛下念
臣等至此所謂生死而肉骨也明日皆稱疾乞罷典兵宋主從之

宋以李漢超雲中為關南兵馬都監文獻通考宋置兵馬都監分掌各路禁旅也或邊防訓練之政令

漢超在關南民有訟其彊娶已女為妾及貸民錢不償者宋主名謂曰汝女可適何人對曰
農家爾又問漢超未至關南時契丹何如對曰歲苦侵暴曰今復爾邪對曰無也宋主曰漢
超朕之貴臣汝女為之妾不猶愈為農婦乎且使漢超不在關南汝家尚能保其所有貨財
邪責其人而遣之密使諭漢超曰亟還其女并所貸朕姑賞汝勿復為也不足于用何不以
告朕邪漢超感泣由是益修政理吏民愛之

八月宋襲執武義節度使孫行友

行友繼其兄方簡鎮易定踰八年狼山佛舍妖黨前見益甚宋主即位行友不自安累表乞
罷不許行友懼乃繕甲兵將棄其孥還據山寨以叛兵馬都監樂繼能密表其事宋主遣李
懷節馳騎會鎮趙之兵偽稱巡邊直入定州行友不之覺既而出詔令舉族歸朝行友倉皇
聽命既至訊之得實制削奪其官爵禁錮私第

唐主景殂子煜即從嘉立于金陵

景方議東還以疾殂于南都太子煜時留建康遂即位遣其戶部尚書馮謐即馮延奉父遺
表于宋願追尊帝號宋主許之煜聰悟好學善屬文工書畫明音律

女真注見前入貢于宋

女真部人在南者繫籍于遼號熟女真在北者不隸遼籍號生女真至是以馬入貢于宋宋

主詔蠲登州沙門島在登州府蓬萊縣西北海中齊乘有五岳相聯屬海市現滅多在其上居民租賦令專治舟船渡其所貢

馬

冬十一月沙州入貢于宋

瓜沙自後唐同光初曹義金遣使間道通貢前事具其後義金卒五代史義金子其子元忠元

深等亦皆遣使中國五代史天福七年沙州曹元忠為歸義軍節度使元深為瓜州團練使至是入貢于

宋宋史外國傳沙州唐大中五年置歸義軍以張義潮為節度使至朱梁時張氏絕州人推

長史曹義金為帥義金卒子元忠嗣高翰續綱目薛應旂通鑑皆因之考司馬氏通鑑唐

咸通十三年張義潮卒沙州長史曹義金山自領軍府詔以義金為節度使文考歐陽修五代

史沙州梁開平中有節度使張奉自號金山自領軍府詔以義金為節度使文考歐陽修五代

義金遣使附以來二書所載與宋史互有不司馬氏考據詳核當必無誤今依通鑑兼節揀歐史改輯

宋主既廣汴城且命有司畫洛陽宮殿按圖修之以韓重贇磁州武安人董其役營繕既畢宋主

坐寢殿令洞開諸門皆端直軒豁無有壅蔽謂左右曰此如我心若有邪曲人皆見之矣

二月初詔常參官轉對

每五日内殿起居百官以次轉對指陳時政得失事關急切者許非時上章

宋令諸州大辟不得專決

宋主謂宰臣曰五代諸侯跋扈有枉法殺人者朝廷置而不問人命至重姑息藩鎮當如是

邪自今諸州決大辟錄案聞奏付刑部詳復之

夏四月唐清源節度使留從効卒

從効卒子紹鎡典留務會吳越聘使至紹鎡夜召與燕統軍使陳洪進誣紹鎡謀附吳越執

送建康推副使張漢思為留後而自為副使既而洪進幽漢思而代之漢思年老不能治軍務事皆決于洪進漢

其思諸子漢不平欲害洪進謀池不果由是更相為備一日漢思方坐內齋洪進徑入府中鎖其戶而求印漢思惶懼即于門闕出印與之洪進遂自稱留後遷漢思于別舍以兵守之

宋以趙贊即趙匡贊避為彰武後唐改延州節度使

贊至延州前後分置步騎使綿綿不絕林莽之際遠見旌旗所部羌渾來迎莫測其數相視

奪氣莫不畏服宋主嘗注于謀帥命贊屯延州姚內斌守慶州董遵誨守環州王彥昇守

山賀惟忠守易州何繼筠領棣州以拒北敵又以郭進厚郡中山武權之利悉與之恣其圖回州李繼勳鎮昭義以禦太原其家族在京師者撫之甚厚每來朝必召對命賜以飲

貿易免所過征稅令名募驍勇以為介牙凡軍中事許從便宜每來朝必召對命賜以飲食錫賚球異由是邊臣皆富于財得以養募死力使為問謀洞知蕃情每入冠必預為之備

馮繼業字嗣宗暉之子馬仁瑀得津人賀惟忠忻州定襄人何繼筠字化龍董遵誨之子郭進

博野人李繼勳大名元城人

冬十月宋以趙普為樞密使

吳廷祚罷以普代之宋主嘗謂普曰天下自唐季以來數十年間帝王凡易八姓鬪戰不息

生民塗地其故何也吾欲息天下之兵為國家長久計其道何如普對曰此無他方鎮太重

君弱臣彊而已今欲治之宜稍奪其權制其錢穀收其精兵則天下自安矣語未畢宋主曰

卿勿復言吾已諭矣

宋主匡胤遷鄭王宗訓于房州

武平節度使周行逢卒子保權嗣時年十歲

十一月荆南節度使高保勗卒兄子繼冲字成和嗣

十二月湖南將張文表襲潭州據之

初周行逢病亟召將校屬其子保權曰吾部內兇狠者誅之畧盡唯張文表在耳我死文表必亂當以楊師璠討之如其不能則自歸于朝廷及保權嗣位文表聞之怒曰我與行逢俱起微賤立功名今日安能北面事小兒乎遂襲潭州殺留後廖簡據其城又將取朗州以滅周氏保權遣楊師璠擊之且求援于宋

蜀鑄鐵錢

蜀以用度不足始鑄鐵錢禁境內用鐵凡器用須鐵為之者置塲權之以專其利又遣使遍督諸路累年逋負租稅龍游隋置今曰樂山為令田淳成都上疏言擾民犯天意聚財損君道語甚切直蜀主不能用淳好談治亂屢陳朝政闕失嘗言王昭遠伊審徵韓保正不可當大任或勸以遜詞取貴仕淳曰大丈夫豈能附狗鼠求進哉

保正字永吉潯州長子人

南漢誅其內侍監許彥真以李托為內太師

彥真既讒殺鍾允章威權與龔澄樞等澄樞忿彥真恣橫使人告其謀反下獄族誅南漢主以李托為內太師六軍觀軍容使初南漢主納托長女為貴妃次女為美人至是詔邦政皆稟托而後行

癸亥乾德元年平定歲丑五春正月宋初以文臣知州事

五代諸侯彊盛朝廷不能制每移鎮受代先命近臣諭旨且發兵備之尚有不奉詔者宋初異姓王及帶相印者不下數十人宋主用趙普謀漸削其權或因其卒或因遷徙致仕或因

遙領他職皆以文臣代之

自唐中葉以來藩鎮日強據土地專生殺甲兵財賦惟其所擅蓋嘗餘年宋主漸削其權以次易文臣布列州縣朝廷命令始行于天下政紀更張而無紛擾之迹可謂善子圖治矣

宋遣慕容延釗李處耘假道荆南討張文表二月周保權執文表誅之處耘襲江陵高繼冲以

荆南降荆南自高季興至繼冲凡五主合五十七年

初宋盧懷忠瀘州河間人使荆南還言江陵南邇長沙東距建康西迫巴蜀北奉朝廷其勢日不

暇給取之易也及周保權使至宋主謂范質等曰江陵四分五裂之國今假道出師因而下

之蔑不濟矣乃命慕容延釗為都部署樞密副使李處耘為都監率十州兵假道荆南討文

表未至楊師璠已破文表梟首朗陵市處耘至襄州遣丁德裕涪州臨涪人諭繼冲以假道之意

孫光憲因言于繼冲曰中國自周世宗時已有混一天下之志今宋主規模宏遠不若早以

疆土歸之則可免禍公亦不失富貴矣繼冲乃遣其叔父保寅奉牛酒犒師于荆門且覘疆

弱是夕延釗召保寅宴歡帳中處耘密遣輕騎數千倍道而進繼冲遽聞宋師奄至即惶怖

出迎處耘揖繼冲令待延釗而率親軍先入城繼冲大懼因盡籍其境內三州十七縣遣客

將王昭濟奉表納于宋宋主受之以王仁贍唐州方城人為荆南都巡檢使文獻通考宋制沿邊

峽荆門等處跨連數郡特置都巡檢使以增重之授繼冲荆南節度使如故尋改武寧注見前節度使

宋慕容延釗進克潭州周保權遣兵逆戰敗走延釗遂入朗州執保權以歸

延釗進克潭州將趨朗州保權牙將張從富等以為文表已誅而宋師繼進不止懼為所襲

相與拒守延釗至從富等以兵逆戰于澧江出澧州安福縣逕州南下流入洞庭湖九江之一也宋師敗之延釗因長

驅而進遂克其城執從富殺之其大將汪端叔保權及家屬亡匿江南岸僧寺中李處耘遣

田守奇帥師渡江獲之以歸宋主釋其罪以為右千牛衛上將軍汪端猶擁眾寇掠宋師擊

殺之湖南悉平得州十四監一縣六十六宋主以戶部侍郎呂餘慶權知潭州

宋天雄節度使符彥卿入朝

宋主欲使彥卿典兵趙普屢諫不聽宣已出復懷入從容言之宋主曰朕待彥卿厚豈忍相負邪普曰陛下何以能負周世宗宋主默然事遂寢

夏四月初置諸州通判

宋史職官志通判掌倅
或郡政以郎官以上充

詔設通判于諸州凡軍民之政皆統治之事得專達與長吏均禮大州或置二員又令節鎮所領支郡皆直隸京師得自奏事不屬諸藩于是節度使之權始輕用趙普之言也

宋行應天厯

王朴欽天厯推驗稍疎司天少監王處訥製新厯上之宋主自為序賜名應天頒行之

宋初以常參官知縣事

符彥卿久鎮大名專恣不法屬邑頗不治乃特選常參官彊幹者徃蒞之遂著為令

秋七月宋主幸武成王廟毀白起像

宋主歷觀武成王廟兩廡指白起曰起殺已降不武之甚豈宜受享命去之

八月宋侵北漢取樂平遼救之不及

宋將王全斌攻取北漢樂平詔以為平晉軍

宋殺其殿前都虞候張瓊

初宋主為周將瓊隸帳下嘗以身蔽宋主中弩矢死而復蘇

泥橋之役
事具前

及宋主即位擢典禁

兵為殿前都虞候時軍校史珪石漢卿以數言外事得幸于宋主瓊輕侮之二人因譖瓊養部曲擅威福宋主召瓊面訊之不伏宋主怒令擊之漢卿即奮鐵撾擊其首血流氣絕乃曳

泥橋之後壞身冒矢石以蔽宋主瀕于九死而不顧忠壯炳然豈有寵秩既膺忽萌異志之理乃瓊人交構死非其辜瓊固輕率招尤宋主亦不免夫之涼薄矣

出下吏瓊自知不免解所繫帶以遺母即自殺宋主旋聞瓊家無餘財甚悔責漢卿厚恤其家

九月北漢以遼兵攻宋平晉軍宋將郭進救却之

初進從征澤潞遷沼州防禦使充西山巡檢御下嚴毅宋主遣戍卒必諭之曰汝輩謹奉法我猶貸汝郭進殺汝矣嘗有軍校自西山詣汴誣訟進不法事宋主詰知其情送進令殺之會北漢來攻進語其人曰汝敢論我信有膽氣今貫汝罪汝能掩殺敵兵當即薦汝如敗可自投河東其人踴躍赴戰大致克捷進即以聞乞還其職宋主從之

冬十月北漢以郭無為字無不為青州十乘人同平章事

北漢主自敗于潞州日懼宋師之至以趙文度劉州人為相又名抱腹山在大原人郭無為及五

臺山在代州五臺縣東北家僧繼顯劉守光子參預國事未幾文度無為議論不協北漢主

出文度守汾州而無為獨相機事悉以委之

十二月宋黜鄭起楊徽之字仲猷建州浦城人為縣令

初殿中侍御史鄭起在周見宋主握禁兵有人望乃貽書范質極言其事右拾遺楊徽之亦嘗言于世宗以宋主不宜典禁兵宋主銜之至是左遷起為西河令徽之為天長令

溪州注見前蠻附于宋

北江順州順州保靖縣北亦曰北河蠻酋最大者曰彭氏本江西吉水人世有溪州州有三曰上中下溪

上溪廢州廢州在今永順府龍山縣中溪廢州亦在龍山縣下溪州故城在永順府永順縣彭氏所治也又有龍賜忠順保靜感化天賜永順六州

及懿安遠新給富來寧南順高十一州地俱在今至是其首彭允林以地附宋于是各州悉

及歲之知宋主之不宜
歷禁兵頗有先幾之識
其言見用何致變起陳
二人既食周祿實為忠
所事及其復任宋室則
初終易節夫宋主不薄
史事二姓而街其舊日
嫌宜足為萬世臣子
子

宋太祖嘗夜幸趙普家計下太原後人侈為美談不知征伐大事自當議之朝堂即云帷帳秘謀亦可召至禁中容相等畫命將成功豈必待風雷叩門始有濟哉蓋其于功臣家不能無所疑慮微行數過固有深意厥後南唐海物亦以驟至而得之可以規其用心矣

置刺史而以下溪州刺史兼都誓主以統之謂之誓下州

甲子宋乾德二年是歲凡五國一鎮春正月宋范質王溥魏仁浦罷以趙普同平章事

普既相以天下為己任宋主倚任之事無大小悉咨決焉宋主數微行過功臣家普每退朝

不敢去衣冠一日大雪向夜普意宋主不出久之聞叩門聲普亟出宋主立風雪中普惶恐

迎拜宋主曰已約光義矣已而光義至設重裯地坐堂中熾炭燒肉普妻行酒炙宋主以嫂

呼之因與普計下太原普曰太原當西北二面太原既下則我獨當之不如姑俟削平諸國

則彈丸黑子之地將安逃乎宋主曰吾意正如此特試卿耳宋主又嘗以幽燕地圖示普問

主曰然因曰翰可取否普曰翰可取孰可守宋主曰以翰守之善曰翰死孰可代宋主默然

怒裂碎奏牘擲地善顏矣普嘗薦某人為某官宋主不許明日復奏亦不許明日又奏宋主大

人又有羣臣當遷官宋主素惡其人不與普堅以為請宋主怒曰朕固不與遷卿若之何普

曰刑賞天下之刑賞陛下豈得以喜怒專之宋主怒甚起普亦隨之宋主入宮普立宮門久

之不去竟得俞允其剛毅果斷類如此然多忌刻屢以微時所不足者為言宋主曰若塵埃

中可識天子宰相則人皆物色之矣自是無敢復言者但欠世宗一死為可惜耳

二月宋昭義節度使李繼勳侵北漢遼州克之

繼勳屢敗北漢兵至是宋主遣曹彬會繼勳合兵入北漢境攻其邊邑及遼石州繼勳大敗

北漢兵于遼城下北漢遼州刺史杜延韜危感籍部下兵三千人降于繼勳遼以六萬騎來

援又擊走之已而遼州復為北漢所取

宋以陳洪進為平海節度使

先是洪進既幽張漢思遣使請命于唐復遣牙將魏仁濟奉表如宋且請制命至是宋主詔諭唐主改清源為平海軍授洪進節度使洪進歲貢多厚敏于民二州甚苦之

夏四月宋以薛居正字子平呂餘慶字子平參知政事始職官志秩正二品

宋主以趙普獨相欲置副而難其名稱問翰林承旨陶穀曰下宰相一等有何官對曰唐有

參知政事唐參知政事之名乃以樞密直學士薛居正兵部侍郎呂餘慶並以本官參知政

事不押班宣制知印不預奏事不升政事堂止令就宣徽使廳上事殿廷別設磚位勅尾署

銜降宰相月俸雜給半之未欲與普齊也

宋以秦再雄長州人為辰州刺史

初隋置辰州沅陵郡今辰州府是唐復置錦州盧陽郡故城在今溪州及巫叙州潭陽郡貞觀中曰巫

皆西南溪崗諸蠻地也唐末蠻酋分據之各保險阻以自固時出寇鈔宋既平湖南擇蠻人

為其黨所服者得秦再雄武健有奇畧宋主召至汴察其可任擢為刺史使自辟吏予以租

賦再雄感恩誓以死報至州日訓土兵三千人皆能被甲渡水歷山飛壘捷如猿猱又選親

校二十人分使諸蠻以傳朝廷懷徠之意莫不從風而靡各得降表以聞自是荆湘無復邊

患

六月宋主以其子德昭為貴州防禦使

故事皇子出閣即封王宋主以德昭未冠特殺其禮

秋七月宋頒刑統

判大理寺竇儀所重定也

八月宋置權貨務朝野雜記宋制有四提轄官權貨務其一也掌醴茗香卷鈔引之政令

置于京師及沿江令商旅入金帛京師執引詣沿江給茶後解鹽詳池亦權之

九月宋攻南漢郴州克之

宋潘美尹從珂秦州人帥兵攻南漢郴州克之得南漢內侍余延業宋主訪其國政延業具

言其主作燒煮剔剔刀山劍樹之刑或令罪人鬪虎抵象又賦歛繁重邕民入城者人輸一

錢瓊州斗米稅四五錢置媚川都在今廣州府新安縣南凡隸三千人定其謀令入海探珠所居宮殿以珠璫

瑁飾之內官陳延受作諸淫巧日費數萬金宮城左右離宮數十遊幸常至月餘或旬日以

豪民為課戶供宴犒之費宋主驚駭曰吾當救此一方民時方謀下蜀未遑也初南漢內常侍邕延瑁言

于南漢主曰漢承唐亂居此五十餘年幸中國多故干戈不及而漢蓋驕于無事今兵不識

旗鼓而人主不知存亡夫天下亂久矣亂久必治請飭兵備且遣使通好于宋南漢主惜然

莫以為慮及宋克郴州始懼以廷瑁為招討使屯洗口洗口在韶州府英德縣西南始興大江之北今有鎮

冬十一月蜀約北漢侵宋宋遣忠武節度使王全斌等伐之

蜀山南節度判官張廷偉說知樞密院事王昭遠曰公素無勲業一旦位至樞近不自建立

大功何以塞時論莫若通好并門令發兵南下我自黃花子午谷注見前出兵應之使中原表

裏受敵則關右之地可撫而有昭遠然其言勸蜀主遣趙彥韜興州人等以蠟書間行約北

漢濟河同舉兵彥韜至汴潛取其書以獻宋主宋主久欲伐蜀而無詞及得書笑曰西討有

名矣乃命王全斌為西川行營都部署劉光義即劉廷讓范陽人守文之孫考宋史本紀太

列傳劉廷讓字光義所載伐蜀拒違事與本紀同蓋廷讓本名光義後避太宗諱更名崔彥

因即以原名為字而改義從史特未之詳耳薛應旂以光義廷讓為兩人殊失考核崔彥

進大名副之王仁贍曹彬為都監將步騎六萬分道伐蜀且命為蜀主治第于汴水之涯凡

五百餘間供帳什物備具召全斌謂曰凡克城寨只籍其器甲芻糧悉以財帛分給將士吾

所欲得者其土地耳全斌及彥進等由鳳州進廷讓及彬等由歸州進蜀主聞有宋師以王昭遠為都統趙崇韜

以諸葛亮之用兵尚不敢聽魏延之說出子午以激幸成功昭遠何人乃欲從廷偉輕舉是徒啟宋兵端以逸蜀之亡耳觀其出師時酒酣攘臂自方諸葛及聞賊而據林股栗目突盡腫小人情狀可堪一噱

為都監韓保正為招討使李進副之帥兵拒宋命左僕射李昊錢子郊昭遠酒酣攘臂言曰
吾此行非止克敵取中原如反掌耳手執鐵如意指揮軍事自方諸葛亮趙崇翰廷隱子
十二月宋王全斌入蜀興州唐置即武興注見前擒其招討使韓保正蜀兵大潰

全斌等克萬仞燕子二砦俱在漢中府器陽縣遂取興州先鋒將史進德與保正李進等戰于三泉砦

注見前敗之擒保正及進等蜀人退保大漫天砦在保寧府廣元縣東北有大二鎮皆極高峻蜀置砦于此崔彥進張萬

友與康延澤福之子分三道擊之蜀人悉其精銳逆戰大敗而潰王昭遠等復引兵迎敵三戰

皆敗昭遠渡桔柏江注見前焚梁退保劍門

宋將劉光義曹彬克蜀夔州蜀寧江制置使高彥儔太原人死之

初夔州有鑲江為浮梁上設敵棚三重夾江列礮具光義等行宋主示以地圖指鑲江曰我

軍沂流至此慎勿以舟師爭勝當先以步騎陸行襲擊之俟其勢卻即以戰權夾攻取之必

矣及師至夔距鑲江三十里舍舟步進先奪浮梁後牽舟而上彥儔謂監軍武守謙曰北軍

涉遠而來利在速戰不如堅壁以待之守謙不從獨領麾下與光義騎將張廷翰澤州陵川人戰

敗走廷翰乘勝登城彥儔力戰不勝身被十餘創左右皆散彥儔奔歸府第整衣冠望西北

再拜縱火自焚死後數日光義得其骨于灰燼中以禮葬之已而光義及彬克蜀萬施開忠等州峽中郡縣悉定時諸將所

過多屠戮獨彬禁止之故峽路兵始終秋毫無犯

宋命判太常寺和峴字晦仁定雅樂

宋主以雅樂聲高近于哀思不合中和詔峴改定峴以王朴律準較洛陽司天臺影表石尺

制律呂音始和暢

唐主募人為僧

唐主酷信浮屠法出禁中金錢募人為僧時都下僧及萬人皆仰給縣官唐主退朝與后服僧衣誦佛書拜跪手足成贅僧有罪命禮佛而釋之宋主聞其惑乃選少年有口辯者南渡見唐主論性命之說唐主信重謂之一佛出世由是不復以治國守邊為事

五乙宋乾德三年是歲宋滅蜀凡四國一歲 春正月宋王全斌攻蜀劍門克之獲其都統王昭遠

全斌進次益光今保寧府昭化縣本劉宋益昌後唐曰益光宋開寶後改名得降卒言益光江東越大山數重有狹徑名

來蘇注見前蜀人于江西置砦對岸可渡自此出劍門南二十里至青疆亦曰清疆店在劍州東北與官道

合若行此路則劍門不足恃也乃分兵趨來蘇而自帥大衆前進跨江為浮梁以濟蜀人見

之棄寨而遁遂進次青疆王昭遠聞之留其偏將守劍門自引衆退屯漢源坡在劍州東以待全

斌未至漢源劍門已破昭遠股栗失次趙崇韜布陳出戰昭遠據胡床不能起全斌進擊大

破之斬首萬餘級昭遠走投東川匿倉舍下悲嗟流涕目盡腫俄而宋追騎至與崇韜俱被

執

蜀太子元喆字遵聖將兵禦宋至綿州遁還王金斌進次魏城西魏縣今為驛在綿州東北蜀主昶降後蜀自益知祥

至昶凡二世合三十二年

蜀主聞昭遠敗大懼出金帛募兵令太子元喆統之李廷珪張惠安等為之副趨劍門以禦

宋師元喆素不習武廷珪惠安皆庸懦無識元喆離成都至縣州聞已失劍門遂遁還東川但攜姬妾樂器及伶人數十輩晨夜嬉戲不恤軍政

所過焚廬舍倉廩而去蜀主皇駭問計于左右有老將石斌對曰宋師遠來勢不能久請聚

兵固守以老之蜀主曰吾父子以豐衣美食養士四十年及遇敵不能為我東向發一矢今

若固壘何人為我效命已而全斌進次魏城蜀主命李昊草表詣全斌請降全斌受之遂入

成都劉光義等亦引兵來會前蜀之亡也降表亦異為之蜀人夜書其門曰世修降表李家

宋師自發汴至受降凡六十六日得州四十五縣百九十八宋主以呂餘慶知成都府初全

代蜀也屬汴梁大雪宋主設壇帷于講武殿夜紫絡裴帽以視事忽謂左右曰我被服如此

體尚覺寒念西征將士衝冒霜雪何以堪處即解裴帽遣中使馳賜全斌仍諭諸將曰不能

編及也全斌拜賜感泣所向有功

三月宋兩川軍亂

王全斌等在蜀晝夜宴飲不恤軍務縱部下掠子女奪財物蜀人苦之曹彬屢請旋師全斌

等不從既而宋主詔發蜀兵赴汴並優給裝錢全斌等擅減其數蜀兵憤怨行至絳州遂作

亂劫屬邑衆至十餘萬自號興國軍獲蜀文州刺史全師雄成都人推以為帥稱興蜀大王兩

川郡縣爭應之崔彥進高彥暉等為師雄所敗彥暉戰死全斌退保成都師雄勢益張宋主

聞之命客省使宋史職官志使為武臣崇秩掌四方進奉及四夷朝貢禮之事丁德裕領兵往討之以康延澤為東川七

州招安巡檢使時師雄屯新繁漢縣今屬成都府劉光義曹彬進擊大破之全斌等復敗之于灌口

今成都府灌縣宋以前為灌口鎮以灌口山名師雄走死其黨據銅山注見前推謝行本為主延澤旋拔之德裕等分

道招輯蜀人始定

宋初置諸路轉運使

自唐天寶以來藩鎮屯重兵租稅所入皆以自贍名曰留使留州其上供者甚少五代藩鎮

益彊率令部曲主場務厚斂以入已而輸貢有數宋主素知其弊趙普乞命諸州度支經費

外凡金帛悉送汴都無得占留每藩鎮帥缺即令文臣權知所在場務凡一路之財置轉運使掌之雖節度防禦團練觀察諸使及刺史皆不預僉書金穀之籍于是財利盡歸于上矣

夏六月宋賜孟昶爵秦國公尋卒

蜀主昶舉族及官屬至汴率子弟素服待罪闕下宋主御崇元殿備禮見之賜賚甚厚拜昶

檢校太師兼中書令封秦國公子元喆為秦寧軍五代史職方考後梁節度使從臣親屬授

官有差昶尋卒宋主廢朝五日追封楚王昶母李氏本唐莊宗宮妾也至汴宋主命肩輿入

母歸李氏曰妾本太原人倘得歸老并土妾之願也時宋主有北征意聞其言喜及昶卒不肯哭以酒酌地曰汝不死社稷貪生以至今日吾所以忍死者以汝在獨今汝既死吾何用

生馬不食數日亦死宋主聞而傷之宋主嘗見昶寶裝溺器命撞碎之曰以七寶飾此當以何器貯食所為如是昶寶裝溺器命

南漢主殺其招討使邵廷珪

廷珪屯洸口以待宋師招輯亡叛訓士卒修戰備國人賴以少安有投匿名書譖廷珪將圖

不軌南漢主信之遣使賜廷珪死士卒排軍門見使者訢廷珪無反狀請加考驗弗許乃相

與立廟洸口祀之

秋八月宋選諸道兵入補禁衛

先是宋主詔殿前侍衛二司各閱所掌兵揀其驍勇者升為上軍至是命諸州長吏擇本道

兵驍勇者送都下以補禁旅之闕又選疆壯卒定為兵樣分送諸道召募教習俟其精練即

送闕下復立更戍法分遣禁旅戍守邊城使往來道路以習勤苦均勞佚自是將不得專其

兵而士卒不至于驕惰趙普之謀也

宋置封樁庫

宋主平荆湖西蜀收其金帛別為內庫儲之號封樁凡歲終用度之餘皆入之以為軍旅饑

饉之備宋主嘗諭近臣曰石晉割幽燕以賂契丹使一方獨限外境朕甚憫之欲俟斯庫所

畜滿三百萬遣使謀于彼倘肯以地歸于我則以此酬之不然朕當散滯財募勇士以圖攻取也尋又鑿大池于京城南號講武池選精卒習戰池中宋主嘗臨觀之

丙寅宋乾德四年是夏五月宋罷羨餘賞格

初三司請諸場院主吏有羨餘粟及萬石芻五萬束以上者賞知光化軍宋置今為縣屬襄陽府張全

操上言此苟非倍取民租私減軍食何以致之乃詔自今勿復施行

閏月宋求遺書

冬十一月宋竇儀卒

儀學問優博風度峻整及卒宋主深惜其未大用云初宋主將改元諭宰相曰年號須擇前代所未有者及蜀平蜀宮人入內宋主

見其鏡背有識乾德四年鑄者召儀問之儀對曰此必蜀物蜀主王衍嘗有此號宋主大悅曰宰相須用讀書人由是益重儒者每對大臣言欲用儀為相趙普忌其剛直陶穀等又相

與排之逆中綴

丁卯宋乾德五年是春正月宋王全斌等以罪徵還貶官有差以曹彬為宣徽南院使

宋主自聞蜀兵之亂凡使者至各令陳王全斌等不法事因盡得其狀乃皆徵還以其初立

功不欲屬吏但令中書問狀全斌等具伏贖貨殺降之罪于是全斌及崔彥進王仁贍皆責

降曹彬劉光義以功進爵復名呂餘慶參知政事仁贍等歷詔諸將冀以自免獨曰清廉畏

中惟圖書衣衾又能戰下于是賞彬特優彬入謝曰諸將皆獲罪臣不敢奉詔宋主曰卿有茂功又不矜伐懲勸國之常典可無遜

二月宋以沈義倫字順儀太康人後為樞密副使

義倫為四川轉運使隨軍入蜀宋史職官志王師征討則獨居佛寺飯蔬食有以珍異獻者

皆卻之及歸篋中惟書數卷而已宋主嘗問曹彬以官吏善否彬曰臣止監軍旅至于采察

五星聚奎為宋朝首瑞曾不數月即有日食之變天書果何屬耶好說者謂祥而諱災矯情者稱災而却祥雖覺五十步之勝其于敬天勤民之本益亦失之遠矣

官吏非所職也固問之曰義倫可用宋主嘉之故有是命
宋罷其殿前都指揮使韓重贇

時有譖重贇私取親兵為腹心者宋主怒欲誅之趙普諫曰若重贇以讒誅人人懼罪誰敢為陛下將者宋主乃止出重贇為彰德節度使

三月五星聚奎宋史天文志五星如聯珠聚于奎當魯分從鎮星晨見東方

周顯德中竇儼與盧多遜河內人楊徽之同為諫官儼善步星歷嘗謂徽之等曰丁卯歲五

星聚奎自此天下當太平二拾遺見之儼不與也卒如其言

夏六月戊午朔日食

秋九月定難節度使李彝興即彝毅卒子克儼嗣

戊辰宋開寶元年北漢主繼元廣運元年是歲凡四國一鎮春二月宋主立宋氏洛陽人為后

宋主元配賀氏開封人早卒建隆初冊繼室王氏郟州新平人為后為后乾德元年殂至是立宋氏為后

后左衛上將軍偓之女也

三月宋覆試貢士

知貢舉王祐字景叔大名華人續編上進士合格者十八人陶穀子邴名在第六宋主謂左

右曰聞穀不能訓子邴安得第遽命中書覆試而邴復登第因下詔曰造士之選匪樹私思

世祿之家宜敦素業如聞黨與頗容竊吹文衡公器豈宜私濫自今舉人凡關食祿之家悉

委中書覆試

夏五月唐以韓熙載為中書侍郎

熙載顯德中入朝歸國唐主景問中國大臣熙載曰趙點檢顧視非常不可測也宋主受禪景益重之欲以為相以帷薄不修而止至是拜中書侍郎

六月宋以董遵誨為通遠軍

後周置今慶陽府環縣是使

遵誨父宗本仕漢為隨州刺史宋主微時往依焉遵誨馮藉父勢嘗侮之一日謂宋主曰每見城上有紫雲如蓋又夢登高臺遇黑蛇約長百餘尺俄化龍飛騰東北去雷電隨之是何祥也宋主皆不對他日論兵遵誨理屈拂衣起宋主乃辭宗本去及即位遵誨被召伏地請死宋主諭之曰卿尚記曩日黑蛇紫雲之事乎遵誨再拜呼萬歲俄而部下卒訴其不法十餘事遵誨惶恐待罪宋主曰朕方赦過賞功豈念舊惡邪遵誨母在幽州患難睽離宋主厚賞邊民購得之仍加優賜至是以夏州近邊授通遠軍使遵誨至鎮名諸族酋長論以朝廷威德眾皆感悅後數月復來擾邊遵誨率兵深入其境俘斬甚眾獲羊馬數萬夷落以定秋七月北漢主鈞殂養子繼恩立

初世祖

劉昫

女適薛釗生繼恩再適何氏生繼元二子俱幼孤世祖以鈞無子命養為子鈞嘗謂郭無為曰繼恩異軟非繼世材恐不能了我家事將奈何無為不對至是疾篤召無為

付以後事繼恩既嗣位怨無為初不助己且惡其專政加守司空外示優禮內實疎之八月宋遣李繼勳將兵伐北漢

宋主嘗因諜者謂漢主曰君家與周世讐宜不屈今我與爾無所間何為因此一方人也若有志中國宜下太行以決勝負漢主遣諜者報曰河東土地甲兵不足以當中國然我家世

非叛者區區守此蓋懼漢氏之不血食也宋主哀其言謂諜者曰為我語鈞開爾一生路故

繼恩繼元皆非劉氏子北漢主既知其不能了事則當早定大計且繼文拔漢祖嫡孫久留邊境使迎還上之或可延一綫子將墜後此張昭散實能見及之豈其時迎之于邊有所不能耶付託夫人致釀成禍嘗隨其宗劉鈞不能辭其責矣

終鈞之世不加兵至是聞其卒遣李繼勳等以禁軍伐之

九月宋李繼勳敗北漢兵于銅鍋河即洞湖水出平定州壽陽縣西流至太原縣南入進薄太原亦曰同過水魏書地形志四水合道故曰同過

原

北漢主初立宋兵已入其境乃遣劉繼業本楊重貴太原人馬峯太原人等領軍扼團柏谷見注

前峯至銅鍋河繼勳前鋒將何繼筠擊破之斬首三千級遂奪汾河橋薄太原城下焚延夏

門北漢主大懼

北漢司空郭無為弒其主繼恩而立其弟繼元

繼恩欲逐郭無為畏懦不能決月餘供奉官侯霸榮率十餘人挺刀入閣反扃其門時繼恩

獨處喪次見之驚起繞屏環走霸榮以刀搵其胸弒之無為使人梯屋入殺霸榮繼恩立纔

六十餘日并人疑無為授意于霸榮亟殺之以滅口無為與羣臣議立繼恩之弟繼元參議

中書事張昭敏獨曰少主非劉氏故嗣位不終今宜立宗姓以慰民望世祖嫡孫繼文久留

契丹初鈞既改元遼主責其罪輒拘繫使者歷險阻宜迎立之可以固宗社結虜援無為不

從以繼元易制遂立之

冬十月宋貶雷德驤字善行同州郃陽人為商州司戶參軍

德驤判大理寺寺之官屬與堂吏附會宰相趙普增減刑名德驤憤悅求見宋主面白其事

未及引對即直詣講武殿奏辭氣俱厲并言普彊市人第宅聚斂財賄宋主怒叱之曰鼎鑄

尚有耳汝不聞趙普吾社稷臣乎引柱斧擊折其上齧音鄂齒上二齒命左右曳出之詔處

以極刑既而怒解止以闈入之罪黜之

十一月遼救北漢宋李繼勳引還北漢遂入宋晉絳州

北漢主遣使告即位于遼且乞師遼主遣郭律塔魯

字尼嚙克六院部將諸道兵救之宋主

亦遣使齋詔諭北漢主令降約以平盧節度使授之又別賜郭無為詔許以邢州節度無為

得詔色動勸北漢主納款北漢主不從會李繼勳等聞遼兵將至皆引歸北漢因大掠宋晉

絳二州 按塔魯舊作絳烈尼嚙衰舊作注魯
衰勢古濟舊作衰古直今並改正

宋主享太廟翼日郊

初宋主入太廟見其所陳籩豆簠簋問曰此何物也左右以禮器對宋主曰吾祖宗寧識此

亟命撤去進常膳如平生既而曰古禮不可廢也命復設之判太常寺和峴請遵故唐事每

室加常食一牙盤從之自是三年而郊郊必先享太廟禮畢加恩肆赦以為常制

北漢主劉繼元弒其母郭氏

繼元妻段氏常以小過為孝和鈞證后郭氏所責既而病卒繼元疑后殺之后方縗服哭孝

和帝于柩前繼元遣其嬖臣范超執而縊殺之宮中嬪御遭罹逼辱無復嫌間世祖十子鎬

錡錫最有賢行繼元聽羣小之譖幽囚之未踰年皆死

唐建澄心堂于內苑

初元宗創清輝殿于北苑命徐遊子知誨與張洎初字師閻改字偕仁濠州全椒人為學士入直其中至是唐

主復于殿北建澄心堂為朝廷內地遊與其兄遠居中用事即以從子元樞為員外郎凡機

事密畫中旨皆自澄心堂出元樞宣行之由是中書樞密俱同散地唐主留意聲色先納周

善音律霓裳羽衣曲久絕不傳后按殘譜畫得其聲調徐夔等從旁稱美有狎客風后有珠
姿色絕麗以細戚往來宮中得幸于唐主唐主製小令說詞頗傳于外后卒竟無立之被寵

通于

已宋開寶二年是春正月遼弒其主烏里

舊作兀律

于懷州

遼置在今巴林部西北廢慶州界

行宮

遼主耽酒好畋嗜殺不已嘗以虞人偵鶯失期加炮烙鐵梳之刑又以獲鴨甚歡除鷹坊刺

面之令刑政紊亂國人怨之至是畋于懷州獲熊歡飲醉還行宮夜分近侍肖格盥人華格

庖人錫古等弒之

袂肖格舊作小哥華格舊作化哥錫古舊作平古今並改正

宋主自將擊北漢三月圍太原

李繼勳等既還宋主謀再舉以問魏仁浦曰朕欲親征太原何如仁浦曰欲速則不達惟陛

下重之宋主不聽命繼勳等將兵先赴太原以光義為東京留守自將發汴三月至太原築

長連城圍之立砦于城四面繼勳軍于南趙贊軍于西曹彬軍于北黨進

朔州馬邑人

軍于東北

漢劉繼業等乘晦突門犯東西砦戰敗而遁宋主又命壅汾晉二水以灌城漢人大恐郭無

為復勸北漢主出降漢主不從一日因宴羣臣無為痛哭于庭曰奈何以空城抗宋百萬之

師乎引佩刀欲自殺冀動眾心漢主遽降階執其手引之升坐乃止

遼耶律賢

字賢寧約郭次子立

賢聞遼主被弒帥甲騎千人馳赴懷州即位改元保寧號烏里曰穆宗以蕭守興為尚書令

納其女葉葉為后賢嬰風疾國事皆后決之

考遼史景宗后蕭氏諱緯小字葉葉北府宰相思溫女思溫小字英格宰相達魯之族弟華默

哩之子按葉葉舊作燕燕英格舊作寅古華默哩舊作忽段里今並改

夏四月遼復救北漢宋韓重贊等擊敗之

初宋主度遼人必由鎮定救太原使重贊倍道兼行赴之又聞其分道一自石嶺關在太原府城東

北與忻州接界入召何繼筠逆擊授以方畧繼筠遇遼兵于陽曲大敗之斬首千餘級重贊亦先陣

于嘉山在定州曲陽縣東亦曰嘉木山遼兵自定州西入見旗幟大駭欲遁重贊急擊大破之擒其首領三

十人宋主命以所獲遼俘示于城下城中喪氣憲州判官史昭文嵐州刺史趙文度各以城降宋

閏五月宋主引還

太原圍久不下宋將石漢卿等戰死北漢兵亦屢敗遼復遣南大王者將兵援北漢宋東西

班都指揮使李懷忠涿州范陽人曰敵勢已困若選勁兵急攻破在旦夕都虞候趙廷翰請先登

宋主壯之俾率眾攻城戰不利懷忠中流矢幾死會暑雨軍士多疾太常博士李光贊上書

請班師宋主以問趙普普亦以為然乃分兵屯鎮潞徙北漢民萬餘戶于山東河南而還北漢

主籍宋所棄軍儲得粟三十萬茶絹各數萬喪敗之餘賴此少濟

北漢郭無為伏誅

太原之圍南城為汾水所陷郭無為謀出降因請自將夜擊宋北漢主信之選精騎千人付

無為自登七夏門送之無為行至北橋值風雨晦冥而止至是聞人衛德貴告其事且言無

為獻地之謀蹤跡屢露反狀明白不可赦北漢主乃殺之以徇

冬十月宋罷王彥超等節度使

鳳翔節度使王彥超及諸藩鎮入朝宋主宴于後苑酒酣從容謂之曰卿等皆國家宿舊久

臨劇鎮王事鞅掌非朕所以優賢之意也彥超諭意即前奏曰臣本無勲勞久冒榮寵今已

命且笑周世宗投方面耳之非居然路遠大度

復加恐劇鎮之難制且不以正道消禍于未然徒以杯酒詭辭釋兵權罷藩鎮豈為于信天而明于為政者耶

衰朽乞骸骨歸邱國臣之願也安遠職方考後唐以安州為安遠軍節度使武行德護國注見節度使郭從

義定國寰宇記宋以同州為定國軍節度使白重贊保大前注見節度使楊廷璋競自陳攻戰閱及歷履

艱苦宋主曰此異代事何足論明日皆罷鎮奉朝請

庚午歲凡四國一鎮宋開寶三年是春正月遼遣北漢使者劉繼文等歸

先是遼所留北漢使者凡三十六人至是遼主盡厚禮而遣之仍移書北漢主以劉繼文同

平章事繼文魁梧有氣局沉毅寡言久留于遼遼主甚敬禮之及歸東國政左右害其寵多

譖毀之北漢主乃出為代州刺史

宋徵處士王昭素酸棗人為國子博士

昭素有學行宋主召見便殿年已七十餘席講周易乾卦至九五飛龍在天昭素斂容曰此

文正當陛下今日之事援引証據因示諷諫微旨宋主嘉之問以治世養身之術對曰治世

莫若愛民養身莫若寡慾宋主愛其言書于屏几昭素以衰老求歸鄉人服其德凡爭訟者多就決之

夏四月辛未朔日食

秋七月宋省州縣官增其俸

詔曰吏員猥多難以求治俸祿鮮薄未可責廉與其冗員而重費不若省官而益俸諸州縣

宜以戶口為率差減其員舊俸月增給五千

九月宋詔修前代帝王陵盜發者

宋遣潘美將兵伐南漢

南漢侵宋道州刺史王繼勳上言劉銀殘暴數出寇邊請南伐宋主未欲遽加兵乃令南唐

主為書諭銀使稱臣歸所侵湖南舊地銀囚唐使驛書答唐主言甚不遜唐主上其書宋乃以潘美為桂州道行營都部署尹從珂為副以伐之時南漢舊將多以讒構誅死宗室剪滅殆盡掌兵者惟宦官數輩自南漢主晟以來耽于遊宴城壁濠墜多飾為宮館池沼樓艦皆

毀兵器又腐及聞有宋師內外震恐乃遣龔澄樞馳往賀州畫守禦策澄樞聞宋前鋒已至芳林

鎮名在平樂府賀縣東北

遁還宋師遂圍賀州南漢主遣其將伍彥柔以兵援賀潘美以奇兵擒彥

柔斬之

美聞彥柔至潛以奇兵伏南鄉岸彥柔乘夜躡舟岸側遙明挾彈登岸臨胡床指揮宋伏兵猝起彥柔軍大亂遂擒之梟其首示城中

南鄉舊鎮名今曰信都

南翼日城遂破先是南漢大臣皆請起故將潘崇徹咸寧人以南漢主不從及聞賀州陷乃

令崇徹領兵三萬屯賀江

注見前

會美徑趨昭州崇徹但擁眾自保十月美次昭州克之又拔

桂連二州

南漢主謂左右曰昭桂連賀本屬湖南今北師取之足矣吾知不復南也

乘勝遂攻韶州南漢主以李承渥為都統將

兵十餘萬陳于蓮花峯下

在韶州府曲江縣南

南漢主教象為陳每象載十數人皆執兵仗軍容甚壯

美集勁弩射之象奔踉乘者皆墜反踐承渥軍承渥大敗僅以身免韶州遂陷韶嶺南北門

也既陷南漢主銀窮蹙不知所為顧諸將無可使者宮媪梁鸞真薦其養子郭崇岳可用銀

以為招討使與大將植廷曉越有植姓統軍六萬屯馬逕地名在廣州府南海縣西以禦宋師

辛未宋開寶四年是歲宋滅南漢唐改號江南凡三國一鎮春二月宋潘美大破南漢兵于馬逕遂克廣州南漢主銀降南漢

自劉隱據廣州至銀亡凡五主合六十五年

潘美克英雄二州

皆南漢置英州今韶州府英德縣是雄州今南雄府是

潘崇徹以其眾降美進次隴頭水名在英德縣南其地險

隘兩山夾峙水多激石

南漢主遣使請和且求緩師美不許進兵馬逕去廣城十里若于雙女山一名鳳山

在南漢下南漢主懼遣其左僕射蕭濬奉表詣軍門乞降美即令人送濬赴汴宋師遂頓城

列象為陳自是南蠻故習乃宗慈破之以假獅潘美射之以勁弩驚奔反蹙輒遭敗法不相襲而制勝則同神而明之在乎人之善用爾且是陽之戰虎豹亦為股東猛獸又烏足畏哉

外南漢主將遣其弟保興率百官出迎郭崇岳止之乃復為扞禦之計遣保興率國內兵拒戰崇岳無謀勇惟日禱鬼神為事既而宋師濟水植旻曉力戰不勝于陣崇岳奔還其柵美謂諸將曰彼編竹木為柵若篝火焚之必擾亂因而夾擊之此萬全之策也遂分遣丁夫入持二炬間道造其柵會夜大風萬炬俱發煙埃全起南漢軍大敗崇岳死于亂兵龔澄樞與李托謀縱火焚府庫宮殿一夕皆盡明日銀出降美入城俘其宗室官屬保興逃于民家亦獲之送汴有宦者百餘輩盛服請見美曰是稼人多矣吾奉詔伐罪正為此等悉斬之凡得州六十縣二百四十

宋加潘美山南東道節度使

夏六月宋誅南漢宦者龔澄樞李托賜劉銀爵恩赦侯

銀至汴宋主遣呂餘慶問銀反覆及焚府庫之罪銀歸罪龔澄樞李托明日有司以帛繫銀及其官僚獻于廟社宋主御明德門遣刑部尚書盧多遜宣詔責銀銀對曰銀年十六僭位澄樞等皆先臣舊人每事臣不得專在國時臣是臣下澄樞是國主遂伏地待罪宋主命大理寺卿高繼申引澄樞托斬于千秋門外釋銀罪賜襲衣冠帶器幣鞍馬授檢校太保右千牛衛上將軍封恩赦侯銀體質豐碩眉目俱踈有口辨性巧絕其寶貨燔焚之餘尚有美珠四十六慶嘗以珠結鞍勒為戲龍之狀極其精妙以獻宋主謂左右曰銀好工巧習以性成儻能移于治國豈至滅亡哉銀在國時多置醜毒臣下一日從宋主幸講武池從官未集銀先至賜以卮酒銀疑有毒注曰臣承祖父基業違拒朝廷勞王師致討罪固當誅陛下既待臣以不死願為大梁布衣觀太平之盛未敢飲此酒宋主笑曰朕推赤心于人腹中安有此事命取銀酒自飲別酌以賜銀銀大慙謝

宋御史中丞劉溫叟卒

溫叟為中丞十二年屢求解職宋主難其代不許至是卒

溫叟重厚清介好古執禮一日晚過明德門西闕前宋主方與中黃

登樓遠眺于政體何常希恩賞人之常情亦不待

樓而後生也温吳傳呼
過時蓋未知宋祖在樓
寬而懼蹈非禮之愆故
解以對且欲獵取直名
亦甚矣

門數人登樓温與知之令傳呼依常而過翼日請對且言人主非時登樓則
下必希望恩賞臣所以呵道而過欲示眾以陛下非時不登樓也宋主善之

冬十月癸亥朔日食

十一月唐貶國號曰江南遣使朝宋

唐主事宋甚謹每聞宋有嘉慶吉凶之事必遣人貢獻弔賀外示畏服內實修備及南漢亡

懼甚使其弟從善上表于宋乞去國號改印文為江南國主且請賜詔呼名宋主許之先是

以銀五萬兩遣趙善普以白宋主宋主曰此不可不受但以書答謝少賂其使者可也善辭

宋主曰大國之體不可自為削弱當使之弗測及從善來朝常賜外密賚白金如遺善之數

唐君臣皆震駭服宋主之偉度

河決澶州

東滙于鄆濮壞民田廬宋主怒官吏不即以聞通判姚恕坐棄市

壬申宋開寶五年是歲凡三國一鎮春二月江南主殺其南都留守林仁肇

初仁肇密陳淮南戍兵少宋前已滅蜀今又取嶺南道遠師疲願假臣兵數萬自壽春徑渡

復江北舊境彼縱來援臣據淮禦之勢不能敵兵起日請以臣叛聞于北朝事成國享其利

敗則族臣家明陛下無二心江南主不聽宋忌仁肇威名賂其侍者竊取仁肇畫像懸別室

引江南使者觀之問何人使者曰林仁肇也曰仁肇將來降先持此為信又指空館曰將以

此賜仁肇使者歸白江南主江南主不知其間鴆殺仁肇又沿江巡檢廬絳募亡命習水戰屢破吳越兵于海門亦嘗說江南

夏五月大雨河決宋主出宮人

大雨河決濮陽宋主命潁州團練使曹翰往塞之因謂曰朕信宿以來焚香告天若天災流

行願在朕躬勿施于民翰拜曰宋景公一發善言災星為之退舍今陛下憂民如此必不能為災也宋主又謂宰相曰霖雨不止朕日夜罔知所措得非時政有闕邪趙普對曰陛下憂勤庶政苦雨為災乃是臣等失職宋主曰朕恐掖庭幽閉者眾昨令編籍後宮凡三百八十餘人因諭願歸其家者具以情言得百名悉厚賜遣之普等皆頓首服

秋九月丁巳朔日食

宋以辛仲甫字之翰汾州孝義人為四川兵馬都監

宋主問趙普以文臣有武幹者普以左補闕辛仲甫對宋主遂用之因謂普曰五代方鎮殘虐民受其禍朕今用儒臣幹事者百餘人分治大藩縱皆貪濁亦未及武臣之一也

癸宋開寶六年是西歲凡三國一鎮春三月鄭王郭宗訓卒宋人葬之諡曰周恭帝

鄭王卒宋主素服發喪輟朝十日諡曰周恭帝世宗陵五代史注在鄭州管城縣之側號曰順陵

宋初殿試貢士

翰林學士李昉字明遠深州饒陽人知貢舉有進士徐士廉訴昉用情舍取宋主乃擇終場下第并已

舉者親御講武殿給紙筆別試得進士諸科百二十七人進士二十六人五經四人開元禮

人三史三人學究十八人明法五人共百皆賜及第且賜錢二十萬以張宴會責昉為太常

少卿殿試遂為永制

夏五月宋行開寶通禮

初宋主命李昉劉温叟重定開元禮附以國朝制度損益為書二百卷號通禮至是行之

交州丁璉入貢于宋宋封璉為交趾郡王

梁末交州土豪曲承美乘中國之亂據有十二州之地唐書地理志安南都護府領交陸峰

州南漢遣將李知順攻承美執之置交趾節度使乾德初節度使吳昌文死其參謀吳處珩

等爭立攝護州刺史丁部領擊敗處珩等自領交州帥號大勝王署其子璉為節度使尋遜

璉位南漢既亡璉入貢于宋宋授璉靜海軍節度使加封爵考宋史交趾傳開寶六年丁璉

度使安南都護八年璉復修貢封交趾郡王沈括夢溪筆談亦

以璉封王在開寶八年為安南封王之始與續編所載不同

秋八月宋趙普免

普獨相十年為政頗專嘗以私怨誣馮瓚字禮臣齊州人李美李楫以賊論死瓚流沙門島廷臣多

忌之宋主嘗幸其第會吳越遣使致書于普及海物十瓶置于廡下未及發而宋主至倉卒

曰臣未發書實不知宋主曰第受時官禁私販秦隴大木普遣親吏詣市屋材聯巨筏至汴

治第吏因之竊貨大木冒稱普市貨鬻都下三司使趙玘以聞宋主大怒即欲逐普王溥力

為救解得止盧多遜與普不協數因入對短普宋主滋不悅初雷德驥之貶商州也知州奚

嶼希普意奏德驥怨望坐削籍流靈武其子有鄰意普害之擊登聞鼓訴中書不法事宋主

怒悉下御史獄鞠實始疑普詔呂餘慶薛居正與普更知印押班奏事以分其權普不自安

求罷政遂出為河陽三城節度使以有鄰為秘書省正事召德驥為秘書丞普至河陽上表

自訴曰外人謂臣輕議皇弟開封尹光義為皇弟忠孝全德豈有間然矧昭憲皇太后大漸

之際臣實預聞顧命知臣者君願賜昭鑒宋主手封其表藏之金匱

宋主封其弟光義為晉王班宰相上

又以弟光美注見兼侍中子德昭同平章事

古今載培極博豈能一一
記誦不與顧問即有所未
知據實以對亦何所損學
問之道事君之禮皆當以
不欺為貴若預探所閱書
冊揣摩強識即此飾偽之
一途已不堪以對君父縱
應答無滯亦足貴多遜
心術不端于此可見

冬十二月宋起復盧多遜參知政事

多遜敏給任數謀多奇中以翰林學士判史館宋主好讀書每取書館中多遜預戒吏令必
白已知所取書因通夕閱覽及召對宋主問書中事應答無滯同列皆服拜參知政事未幾
以父喪去位詔起復之多遜父億有高識惡其子所為曰趙普元勳也而小子毀之我得早
死不見其敗幸也

北漢主殺其大內都點檢劉繼欽

世祖是諸孫

北漢主立親舊多所誅放繼欽謝病黜居交城暗縣今屬太原府遣人殺之北漢主性殘忍凡臣下有忤意必殺其家自宋

主親征及遣將攻伐因之殺傷不可勝紀大將張崇訓鄭進衛傳故相張昭敏樞密使高仲曦等先後俱以讒見殺

甲辰宋開寶七年是歲凡三國一鎮春二月庚辰朔日食

夏五月江南遣使如宋

江南主天性友愛弟從善使宋被留江南主悲戀不已歲時宴會皆罷作登萬文以見意至
是遣常州刺史陸昭符金陵人入貢奉手疏求從善歸國宋主不許

秋九月宋遣曹彬將兵伐江南

宋主欲伐江南而無名遣知制誥李穆字孟雍陽武人諭江南主入朝江南主將從之其門下侍郎

陳喬曰臣與陛下俱受元宗顧命今往必見留其若社稷何臣雖死無以見元宗于九泉矣

內史舍人張洎亦勸其主無入朝江南主遂稱疾固辭且言謹事大朝冀全濟也今若此有

死而已穆曰朝與否國主自處之然朝廷甲兵精銳物力富雄恐不易當也宜熟思之無貽

後悔江南主不從而遣使求封册宋主不許命梁迥博州聊城人復使諷之入朝江南主不答迥

還宋主乃命曹彬為西南路行營都部署潘美為都監曹翰為先鋒將兵十萬以伐之自王

全斌平蜀多殺降卒宋主每恨之至是彬等入辭宋主誠彬曰江南之事一以委卿切勿暴

掠生民務廣威信使自歸順不煩急擊也又曰城陷之日慎無殺戮設若困鬪則李煜一門

不可加害且以劍授彬曰副將而下不用命者斬之潘美等皆失色彬自荆南發戰艦東下

江南屯戍皆謂每歲宋所遣巡兵但閉壁自守奉牛酒犒師尋覺異于他日池州將戈彥棄

城走彬入池州敗江南兵于銅陵南唐縣今屬池州府進次采石磯注見前

冬十月宋加吳越王俶昇州東南行營招撫制置使

先是俶使判官王夷簡字明舉福州人入貢于宋宋主謂之曰江南倔彊不朝我將討之元帥當助

我無惑于人言尋密告以師期至是加俶行營招撫制置使

十一月宋潘美渡江江南將鄭彥華福州人等拒戰敗走

初池州人樊若水字仲師後更名知古舉進士不第因謀歸宋乃漁釣采石江上乘小舟載絲繩其中

維南岸疾檣抵北岸凡十數往返得江之廣狹因詣汴上書言江南可取狀請造浮梁以濟

師宋主然之以為右贊善大夫遣使往荆湖造黃黑龍船數千艘又以大艦載巨竹緝自荆

渚而下或謂江濶水深古未有浮梁而濟者乃先試于石碑口今曰石碑市在安慶府懷寧縣西與池州府分界移

置采石三日而成不差尺寸潘美因帥步兵渡江若履平地時江南久不用兵老将皆沒主

兵者多新進以功名自負聞兵興踴躍言利害者日數十人江南主以鎮海節度使同平章

事鄭彥華督水軍萬人都虞候杜真領步軍萬人同逆宋師將行江南主誠之曰兩軍水陸

相濟無不捷矣彥華以戰艦鳴鼓汴流而上急趨浮梁潘美麾兵擊敗之真以所部接戰彥

華不能救亦敗金陵始戒嚴下令去開寶之號蓋募民為兵民以財粟獻者官爵之

宋始修日歷

史館修撰扈蒙

字日用
幽州安次人

請修日歷宋王從之命宰輔日錄時政送史館仍以盧多遜專其

職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之七十一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

卷之七十一

五季

三十一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之七十二

宋起太祖建隆元年庚申至帝萬祥興二年
乙卯凡十八帝十三世共三百二十年

太祖皇帝

帝姓趙氏名匡胤涿郡人父弘殷周檢校司徒岳州防禦使弘殷曾祖眺唐幽都令後唐天成二年帝生於洛陽夾馬營赤光號室異香經宿不散人謂之香既長容貌雄偉器

度豁如識者知非常人仕周從世宗征伐屢立大功前事具人望歸之及世宗殂恭帝立陳橋

兵變前事具遂踐周位而有天下定國運以火德王

乙亥開寶八年是歲江南亡唯北漢至太宗太平興國四年乃亡續綱目依春二月曹彬大敗江

南兵於秦淮注見進圍金陵

彬連破江南兵於白鷺洲在江寧縣西南江中新林港即新林浦注見前遣田欽祚潁州汝攻溧水隋縣今屬

江南統軍使李雄淮人一謂諸子曰吾必死於國難爾曹勉之父子八人皆沒於陳欽祚遂

克溧水彬大軍進次秦淮江南兵水陸十萬陳於城下時舟楫未具潘美率兵先赴遂涉水

大軍隨之江南兵大敗馬軍都虞侯李漢瓊洛陽率所部取巨艦實以葭葦因風縱火拔其

城南水寨又拔關城守陴者爭遁溺死千計初陳喬張洎為江南主謀請所在堅壁以老宋

講易高談不恤政事軍書告急非徐元構等素貴驕通宋師駐城下累月江南主猶不知時兵

事皆屬衆術統軍都指揮使王勳非徐元構等素貴驕通宋師駐城下累月江南主猶不知時兵

發每與衆言輒云北軍強勁非能敵之聞一日江南主自出巡城見宋師列柵旌旗滿野知為

夜出邀宋師者繼勳必杖其背拘囚之江南主自出巡城見宋師列柵旌旗滿野知為

左右所蔽始驚懼收繼勳必杖其背拘囚之江南主自出巡城見宋師列柵旌旗滿野知為

三月遼遣使來通好

南唐後主荒于政事艱曲
流傳視玉樹後庭相去無
幾宋師臨城下猶然不知
戒嚴方且誦經講易高談
自若與梁元帝之園城中
講老子千載一轍寧安鳩
毒實乃自亡其國豈得盡
諉為氣數哉

先是遼涿州刺史耶律琮貽書宋知雄州孫全興請通好全興以聞帝命答書許之至是遼

遣使來結成復遣人告北漢以通好於宋無妄侵伐北漢主聞命慟哭謀出兵攻遼宣徽使

馬峯固諫乃止考宋史太祖紀開寶七年十一月命知雄州孫全興答契丹修好書八年三月契丹遣使格什古星什以書來講和七月遣太常丞呂端使契丹職官分

紀所載畧同是通和乃違之意而違文景宗紀則言宋遣使請和以涿州刺史耶律禪珠刺

加侍中與宋議和復不書格什古星什之聘宋蓋諱之也至耶律琮遠作耶律禪珠刺二史

所書之名又各不同呂端字易直餘慶之弟按格什

古星什舊作克沙骨慎思禪珠刺舊作昌朮今並改正

夏四月吳越王俶取江南常州

俶既受宋命以沈承禮湖州烏程人權知軍務而自率兵五萬攻常州丞相沈虎子一作沈倫諫曰江

南國之藩蔽今大王自撤其藩蔽將何以衛社稷乎不聽進兵拔其闕城又敗其軍於北界

遣兵攻江陰梁縣令屬常州府宜興注見前皆下之遂拔常州江南主貽俶書曰今日無我明日豈有

君一旦明天子易地酬勲王亦大梁一布衣耳俶不答以書進帝優詔褒之

彗星見東方

秋七月辛未朔日食

遣使如遼

冬十月江南主使徐鉉來乞緩師不許

江南都虞候劉澄以潤州降江南主危迫遣學士承旨徐鉉求緩師鉉至言於帝曰李煜無

罪陛下出兵無名煜以小事大如子事父未有過失奈何見伐帝曰爾謂父子為兩家可乎

鉉不能對而還踰月江南主復遣鉉乞緩師以全一邦之命鉉見帝論辦不已帝按劍怒曰

五季國鎮割據域內幾如瓜剖豆分宋太祖有混一海宇之志南唐不能如吳

不須多言江南亦有何罪但天下一家卧榻之側豈容他人鼾睡耶鉉皇恐辭歸

亡國有以自取宋祖不容
軒睡之語其踏遠大度竟
有與漢高並駕齊驅之舉

曹彬將王明

字如晦大
名咸安人

大破江南兵於皖口

注見前

獲其都虞候朱令贇

舒城人並
考之孫

先是江南主遣使召令贇以上江兵入援令贇眾號十五萬自湖口

南唐縣今屬九江府都
陽湖由此入江故名

順流而下將焚采石浮梁彬聞之遣戰艦都部署王明密令人樹長木于洲渚間若帆檣之

狀令贇望見疑有伏逗撓不敢進明因移檄諸將犄角襲之及是令贇乘大航建大將旗鼓

至皖口明合步軍將劉遇

滄州清
池人

急攻之令贇勢促因縱火拒戰會北風甚火反及之眾大

潰遂擒令贇金陵獨恃此援由是孤城愈危蹙矣

十一月曹彬克金陵江南主煜降門下侍郎陳喬死之

彬遣人謂江南主曰事勢如此所惜者一城生聚耳若能歸命策之上也某日城必破宜早

為之所江南主不聽一日彬忽稱疾不視事諸將皆來問疾彬曰余之疾非藥石所能愈惟

須諸君誠心自誓以克城之日不妄殺一人則自愈矣諸將許諾共焚香為誓明日彬即稱

愈又明日城陷初陳喬張洎約同死社稷然洎實無死志至是喬徑入白江南主曰今日國

亡願加顯戮以謝國人江南主曰此乃歷數卿死無益也喬曰縱不殺臣臣何面目以見士

人乎遂自經死

勤政殿學士鍾蒨朝服坐於家兵及門
亦舉族死之鍾蒨字德林豫章人

江南主率臣僚詣軍門請罪彬慰安

之待以賓禮請煜入宮治裝彬以數騎待宮門外左右密謂彬曰煜入或不測奈何彬笑曰

煜素悞無斷既已降必不能自引決煜治裝畢遂與其宰相湯悅等四十五人赴汴京彬自

出師至凱旋士眾畏服無敢輕肆克城之日兵不血及凡得州十九軍三縣一百八十捷至

羣臣稱賀帝泣曰宇縣分割民受其禍攻城之際必有橫罹鋒刃者實可哀也命出米十萬

賑卹之

丙子九年十二月太宗皇帝太平興國元年春正月曹彬振旅還詔賜李煜爵違命侯

彬倂江南主李煜還汴帝御明德門以煜嘗奉正朔命勿宣露布止令煜君臣白衣紗帽至

樓下待罪詔並釋之賜冠帶器鞍馬有差授煜檢校太傅右千牛衛上將軍封違命侯子

姓從官皆錄用之因赦天下帝責張洎曰汝教煜不降使至今日因出洎所草詔上江援兵

多今得死臣之分也帝奇之以為太子中允

二月以曹彬為樞密使

初彬之伐江南也帝謂曰俟克李煜當以卿為使相潘美預以為賀彬曰不然夫是行也仗

天威遵廟謨乃能成事吾何功哉况使相極品乎美曰何謂也彬曰太原未平耳及還帝謂

曰本授卿使相然劉繼元未下姑少待之美視彬微笑帝詰之美以實對帝亦大笑乃賜彬

錢五十萬彬退曰人生何必使相好官不過多得錢耳未幾乃拜樞密使

吳越王俶來朝

帝謂吳越使者曰元帥克毘陵今常州府治漢為毘陵縣有大功竢平江南可暫來與朕一相見以慰逆

想即當復還朕三執玉帛以見上帝豈食言乎至是俶與妻孫氏子惟濟字禹入朝帝賜禮

賢宅以居親幸宴之賞賚甚厚賜俶劍履上殿書詔不名命與晉王敏昆弟之禮俶固辭乃

止留兩月遣還賜以一黃袂封識甚固戒俶曰途中宜密觀及啓之則皆羣臣乞留俶章跡

也俶益感懼

三月帝如西京夏四月郊大赦

帝以江表底定方內大同欲西幸以行郊禮三月如西京次鞏縣遂拜安陵宣祖賜河南令

教李煜不降義本近
既乃覲顏受職而不辭
其當宋祖面責時抗詞
付死為幸者正借以悅
死耳洎後臨附中涓
厚于進直是檢巧之流
祖爾時蓋為其所愚而
覺矣

年田租之半奉陵戶復一年至洛陽四月祭天地于南郊都民垂白者相謂曰我輩少經離亂不圖今日復觀太平天子儀衛有泣下者祭畢大赦宴賜親王羣臣有差

還宮

帝欲留都洛陽羣臣咸諫弗聽晉王光義言其非便帝曰遷河南未已終當居長安耳光義問其故帝曰吾欲西遷據山河之勝以去冗兵循周漢故事以安天下也光義曰在德不在險力請遷汴帝不得已從之因嘆曰不出百年天下民力殫矣

曹翰屠江州殺江南守將胡則

江南州郡皆降獨江州指揮使胡則殺刺史謝彥賓集眾固守曹翰圍之四月餘則力屈被執翰殺之因縱其兵悉取資財而屠其民

秋八月遣侍衛都指揮使党進率兵伐漢九月敗漢兵于太原遼救之

帝命党進潘美楊光美并州人後避太宗舊諱更名美牛光進祁州無極人米文義率兵分五道以攻太原又遣

郭進深州博野人等分攻忻代汾沁遼石等州所向克捷進敗北漢兵于太原城北漢主急求救

于遼遼主遣其相耶律沙字安隱其光嘗相要尼氏救之

帝幸晉王光義第

帝友愛光義數幸其第恩禮甚厚光義嘗有疾帝為灼艾光義覺痛帝亦取艾自灸每對近臣言光義龍行虎步他日必為太平天子福德非吾所及也

冬十月帝崩晉王光義即位是為太宗

癸丑夕帝崩於萬歲殿帝孝友節儉質任自然不事矯飾一日罷朝坐便殿不樂者久之左

弟有疾而臨問或視其瘠治及愛如是而已灼艾自有專科非他人所能越俎親為燃灼豈遠能蠲痾及覺痛而引以自灸更無補於病者之苦此與唐開元

褒樂燦燦同一不近情而宋祖則尤有甚焉者

用愛民人君治平要道過於是至云為天下守

何其見之小哉此與俗者或以為格言然二典

誤中又豈聞有此等語耶

彩斧登千載以為疑案實無可疑也長編作於

宗之世茅宗為太祖後李焘敢肆其曖昧之辭

峻太宗而以實錄不記命為証獨不思至道三

太宗亦未嘗有願命是又有他故耶且宋史作

元時元於宋非有所諱而全史竟不一及則其

之誣豈更不待言而可矣

徐扣屋作立金車

卷之一

右請其故曰爾謂為天子容易耶早作乘快誤決一事故不樂耳宮中葦簾緣用青布常服

之夜澣濯至再永康公主帝之女嘗衣貼繡鋪翠襦帝曰汝服此眾必相倣禁之一日勸帝以

黃金飾肩與帝曰我以四海之富宮殿飾以金銀力亦可辦但念我為天下守財耳豈可妄

用尤注意刑辟嘗讀二典嘆曰堯舜之罪四凶止從投竄何近代法網之密耶故定為折杖

法以遞減流徒杖笞之刑自開寶以來犯大辟非情理深害者多得貸死惟賊吏棄市則未

嘗賞及是崩晋王在南府宦者王繼恩中夜馳詣府邸召王入薛應旂通鑑宋后見晉王遷

王泣曰共保富貴無憂也考宋甲寅王遂即位號宋后曰開寶皇后明年遷之西宮李焘長

史宋后傳不載此語今不取甲寅王遂即位號宋后曰開寶皇后明年遷之西宮李焘長

子帝不豫夜召晋王屬地大聲謂晋王曰好為之己而帝崩考長編所載出吳僧文瑩湘山

野錄山僧野史說本無稽且焘書作於孝宗之世去開寶時幾二百年傳聞曖昧豈足為據

乃竟探而錄之於是元陳徑通繼續編胡一柱史纂通要皆依其說明邱澹程敏政深辨其

非商輅等修續綱目削而不書別於國外畧摘數語以示傳疑李東陽等通鑑纂要因之今

據宋史宦者王繼恩傳太祖崩夕太后以南府繼恩中夜馳詣府邸請太宗入是太祖崩後

太宗方依正史來燭餘說皆不取再考宋后傳后遷西宮在太平興國二年續綱目諸書皆

崩今一依何史為據餘說皆不取再考宋后傳后遷西宮在太平興國二年續綱目諸書皆

史無日月仍係於此而以明年列之

以弟廷美即光美為開封尹封齊王兄子德昭封武功郡王德芳太祖第為興元尹

尋詔太祖廷美子女並稱皇子皇女以示一體

以盧多遜同平章事楚昭輔為樞密使

內外官俱各進秩有差

十一月進封劉張衛國公李煜隴西郡公

十二月大赦改元

改是歲為太平興國元年

詔羣臣論列者即時引對

初詔諸道轉運使糾察官吏

能否第為三等歲終以聞

罷河東兵

太宗皇帝

丁太平興國二年續綱目發明非元年而書號正其始也春正月賜禮部進士呂蒙正字聖功河南人等及第

初太祖幸洛陽張齊賢曹州冤句人以布衣獻策條陳十事一下并汾二富民三封建四教孝弟

懲奸十恤刑內四說稱旨齊賢堅執其餘策皆善太祖怒令武士拽出之及還語帝曰我幸西都

惟得一張齊賢我不欲爵之以官異時可使輔汝為相也至是齊賢亦在選中有司失於掄

擇寘之下第帝不悅故一榜自呂蒙正以下一百九人又覆盡賜及第又闕貢籍十舉至十

並賜出身擢邢昺九經及第九經七人不中格憐其老特賜同三傳出身凡五百餘人皆賜

綠袍鞞笏安開寶寺帝自為詩一章賜之謂侍臣曰朕欲博求俊彥於科場中非敢望拔

十得五止得一二亦可為致治之具矣邢昺字叔明濟陰人

置江南榷茶場

二月帝更名炅

夏四月葬永昌陵在河南府鞏縣西南

史臣曰太祖得國視晉漢周亦豈甚相配哉及其發號施令名藩大將俯首聽命四方列國次第削平建隆以來釋藩鎮兵權絕賊吏重法務農與學慎罰薄歛與世休息迄於至平治

定功成制禮作樂傳之子孫世有典則規模可謂遠矣

冬十月初權酒醑

十一月丁亥朔日食既

戴三年春二月立崇文院

初置三館宋史職官志史館昭文館集賢院為三館於長慶門北謂之西館帝臨幸惡其陋命有司於昇龍門東

北叛立三館至是咸賜名崇文院遷西館書貯馬凡八萬卷

夏四月陳洪進獻漳泉二州以洪進為武寧節度使

洪進來朝因奉漳泉二州縣十四詔授洪進武寧節度使同平章事留之汴京奉朝請諸子

皆授要郡遣之官

五月吳越王俶以其地來歸詔封俶為淮海國王

俶朝於汴會陳洪進納土而懼上表乞罷所封吳越國王及解天下兵馬大元帥並書詔不

名之命歸其兵甲求還帝不許其臣崔仁冀字子遷錢塘人曰朝廷意可知矣大王不速納土禍且

至俶遂決策上表獻其境內十三州一軍八十六縣詔封俶為淮海國王授俶弟儀信並觀

察使俶子惟濬字世和惟治字世和並節度使惟演字希聖惟灝及族屬僚佐授官有差又授其將校孫

承祐錢塘人沈承禮崔仁冀並為節度使賜賚待遇冠絕當時尋令兩浙發餼總麻以上親及管內官吏悉至汴京凡千四十

艘以范旻字實長子權知兩浙諸州軍事旻上言俶在國日徭賦繁苛乞盡蠲其弊從之

定難節度使李克儼卒子繼筠嗣

秋七月隴西公李煜卒

初曹彬令煜治裝煜方以亡國為念不及多取留汴貧不自給帝命增給月俸仍賜錢三百

徐鍾不能盡忠於亡國之時乃欲守節於故主之後以虛言為報亦復何益無知者或以為可矜有識者更鄙其無賴耳

餘萬至是卒追封吳王帝命煜故臣徐鉉撰神道碑銘泣請曰陛下容臣存故主之義乃敢

孔明罕應變之畧不成近功惟言歷數有盡天命有歸而已其警向云東

誕辰帝遣使賜宴宴畢蓋本龍家江南野史今不取

以孔宜字不疑孔子孫襲封文宣公

宜知星子縣南唐鎮宋升為縣今為江西南康府治回獻所為文帝召問孔子世嗣遂命襲封宜因言歷代以

聖人之後不預庸調周顯德中遣使均田遂抑為編戶詔特復其家

冬十月置內藏庫

帝幸左藏庫語薛居正曰此金帛如山用何能盡先帝每焦心勞慮以經費為念何其過也

詔改為內藏庫并以封樁庫屬焉

卯四年春正月以潘美為北路都招討使

帝議伐漢薛居正等多以為不可惟曹彬力贊之帝意遂決乃以潘美為北路都招討使帥

崔彥進李漢瓊劉遇曹翰米信本美田重進幽州人軍分四面攻太原城又以判邢州郭進為

太原石嶺關注見前都部署以斷燕薊援師遼遣達嚙拉美遼危從官按達嚙拉長壽來言

曰何名而伐漢也帝曰河東逆命所當問罪若北朝不援和約如故不然惟有戰耳

初以石熙載字凝績洛陽人僉書樞密院事僉書之名始此

新渾儀成

司天監生張思訓巴中人本唐李淳風梁令瓚之法創式以獻製於禁中日月行度成於自然

不假人運比舊制尤為精妙命置文明殿東南鼓樓擢思訓為渾儀丞

二月帝自將伐漢

帝欲以齊王廷美掌留務開封判官呂端言於廷美曰上櫛風沐雨以申弔伐王地處親賢當表率扈從若掌留務非所宜也廷美遂請行帝許之以沈倫為東京留守王仁贍為大內都部署

三月遼救漢都部署郭進邀擊於白馬嶺

即白馬山在忻州西南

大敗之

漢求救於遼遼遣耶律沙為都統冀王迪里字巴爾斯濟斯太宗子按巴為監軍帥師赴之至白馬嶺與郭進遇沙欲阻澗以待後軍迪里不從渡澗迎戰未成列進薄之迪里敗死

會耶律色珍字韓隱裕悅赫魯孫色珍舊作斜軫裕悅舊作于越赫魯舊作魯魯今並改兵至進引師退沙得免田欽祚殺石嶺屯軍恣為姦利

進不能禁屢形於言欽祚憾之進武人剛烈戰功高欽祚數加陵侮進不能堪遂縶而死欽祚以卒中風眩間帝憐惜良久贈安國節度使左右皆知而無敢言者尋詔以牛思進代之

夏四月行營都監折御卿德辰取漢岢嵐軍今太原府岢嵐州宋曰岢嵐軍太平五年置此書取岢嵐軍乃史臣追敘之文

御卿分兵攻岢嵐軍下之遂取嵐州注見前

漢城隆州注見前威勝軍宋置今沁州是使解暉沼州臨等攻破之

漢人於隆州依險築城以拒帝遣解暉折彥贊等先發兵圍之繼遣尹勳開封人往城遂陷

帝至太原督諸軍圍城五月漢主繼元降詔賜爵彭城郡公

潘美等屢敗漢兵進築長連城圍太原漢外援不至餉道又絕城中大懼帝至督戰益急城

無完堞帝慮城陷殺傷者眾詔諭繼元降使者至城守陴者不納帝親督諸將士進薄城下

列陣於前蹲甲文射矢集城上如蝟毛五月漢指揮使郭萬超踰城出降繼元親信之臣多

亡城中危急帝復詔諭繼元速降當保終始富貴詔雖入城而諸將銳攻不可過帝尤慮城

仁者之師救民水火今乃
縱火害民是誠何心况攻
圍未下時尚慮城陷而殺
傷者眾因以宣諭招降此
趨門不及者獨非襄所不
忍害之良民乎

陷害良民麾兵少却繼元乃夜遣客省使李勳奉表乞降詔許之因至城北張樂宴從臣於

城臺明日繼元率官屬縞衣紗帽待罪臺下帝釋之賜襲衣玉帶召使升臺繼元叩首謝罪

詔授特進檢校太師右衛大將軍封彭城郡公賜賚甚厚命祠部郎中劉保勛字修業河南人知太

原府凡得州十軍一縣四十一帝作平晉詩命從臣和又授漢相李暉字孟深陽武人續網

李暉今依宋史改正以下官有差劉繼文奔遼連封為彭城郡王久之卒

徙太原民于并州

詔毀太原舊城改為平晉縣以榆次縣漢置今屬太原府為并州遣使分部徙太原民居之縱火焚

太原廬舍老幼趨城門不及焚死者甚眾

帝發太原六月遂伐遼圍幽州秋七月與遼耶律休格字遜寧南院額勒金烏蘇之子按休格舊作休哥額勒金舊作夾商並烏蘇

今並改正大戰於高梁河在順天府宛平縣西水經注高梁水出蔚經上有橋敗績乃還

帝既滅漢欲乘勝取燕薊諸將以師罷餉匱不欲行崔翰字仲又京兆萬年人獨曰所當乘者勢也不

可失者時也取之易帝意決遂發太原六月次東易州宋史太宗紀丙寅次金臺頓丁卯次東易州金臺頓今清苑縣金臺驛也

東易州當在定興安肅界遼史不載無考遼刺史劉宇以城降留千兵守之涿州判官劉原德亦以城降進次幽

州城南遼將耶律希達孟父楚國王之後按軍於城北帝攻走之命宋渥崔彥進劉遇孟元詰

起之分兵四面攻城圍之三周以潘美知幽州行府事遼將多降七月遼順州薊州皆降耶

律學古字伊遜伊爾裕悅佳之庶孫按時守燕悉力禦之不能支城中大懼遼遣耶律休格救燕

時帝與遼將耶律沙大戰於高梁河沙敗將遁休格兵適至與耶律色珍分左右翼以進復

戰帝大敗死者萬餘人帝引師南還休格追至涿州帝急乘驢車走免喪資械不可勝計乃

印七 宋太宗皇帝

中謀立德昭並無形迹
指或讒人構覺揣測精
而為之亦未可定太宗
責以待汝自為則德昭
欲不死而不能可知太
傳予私念不待趙普贊
而早定於胸中矣抱爰
封固無解於渝盟之過
謂欲蓋彌彰耳

命孟元詰屯定州崔彥進屯關南劉廷翰開封人李漢瓊屯真定而還以石守信劉遇從征

失律貶之自是遠好遂絕

定難留後李繼筠卒弟繼捧嗣

八月皇子武功王德昭自殺

初德昭從帝征幽州軍中嘗夜驚不知帝所在有謀立德昭者帝聞不悅及還以征北不利

久不行太原之賞德昭以為言帝大怒曰待汝自為之賞未晚也德昭退而自刎帝聞之驚

悔往抱其尸哭曰癡兒何至此耶追封魏王諡曰懿

九月遼寇鎮州都鈐轄劉廷翰等合擊大破之

遼遣南京留守韓匡嗣延徽之子與耶律沙耶律休格侵鎮州報圍燕之役軍於滿城本後周永樂縣隋改

滿城今屬保定府西方陳官軍詐降匡嗣欲納之休格曰彼氣甚銳疑誘我也可整衆待之匡嗣不

聽俄而劉廷翰陳於前崔彥進潛師躡其後李漢瓊崔翰趙延進澶州人頓兵繼至合擊之遼

軍大潰追至遂城注見前斬獲萬計匡嗣棄旗鼓遁去獨休格整兵而退

以楊業為代州刺史

業即漢建雄節度使劉繼業帝克太原聞其勇召見復姓楊氏止名業以其老於邊事拜代

州刺史業善戰號楊無敵

冬十月進封齊王廷美為秦王

論平漢功也文武諸臣進秩有差

庚辰五年春二月定差役法

太祖因前代之制以衙前主官物以里正戶長鄉書手課督賦稅以耆長工手壯丁逐捕盜賊以承符人力手力散從官給使令自衙前至手力等皆第戶高下以充所謂職役也請綱目以人力之人係承符去手力之力為力手殊誤今依宋史食貨志及文獻通考改至是從京西轉運使程能請定諸州戶為九等上四等充役下五等免之後有貧富隨時升降

三月衛公劉銀卒

銀有口辯帝之將伐北漢也宴近臣於禁中銀進言曰朝廷威靈及遠四方僭偽之主今日盡在坐中旦夕平太原劉繼元又至臣率先來朝願得執板為諸國降王長帝大笑至是卒追封南越王

楊業敗遼兵於雁門殺其將蕭綽里特舊作咄李今改正

遼兵十萬寇雁門業領麾下兵百騎自西陘闕名在代州西北即雁門關西口出至雁門北口南向擊之遼

兵大敗殺其節度使駙馬侍中蕭綽里特自是遼畏業每望見旌旗即引去主將多嫉之或潛上謗書帝皆不問封其書付業

交州亂秋七月命蘭州團練使孫全興等將兵討之

交州丁部領及其子璉相繼死璉弟璿權行軍府事年尚幼大將黎桓幽璿別館而代領其眾時知邕州侯仁寶益之子趙普女弟之夫也盧多遜與普有隙出仁寶於邕九年不代仁寶

恐因循死嶺外乃上言陳取交州之策帝喜將驛召仁寶多遜遽奏曰交州內擾此實天亡之秋但先召仁寶其謀必泄蠻寇預為之備未易取也不如密令仁寶經度其事發兵長驅

勢必萬全帝以為然以仁寶為交州水陸轉運使孫全興劉澄賈湜等並為部署將兵討之

全興等由邕州澄湜等由廉州進桓聞乃遣使為璿上表求襲位帝不許

冬十月遼寇瓦橋關十一月帝自將禦之次于大名遼軍退乃還

遼主賢圍瓦橋關耶律休格帥精騎渡水而戰官軍大敗休格追至莫州十一月帝自將禦

之時關南諸將已破遼兵帝次大名諸將復戰於莫州敗績會遼主引去帝欲遂取幽州李

昉力陳其未可乃詔曹翰部署諸將而還帝既還京議者皆言宜速取幽薊張齊賢上疏曰

古疆場之難非盡由戎狄亦多邊吏擾而致之若緣邊措軍撫御得人但使峻壘深溝畜力

養銳以逸自處則邊鄙寧而河北之民獲休息矣臣又聞家六合者以天下為心豈止爭尺

寸之土角戎狄之勢而已是故聖人先本而後

未安內以養外民既安利則戎狄歛衽而至矣

十二月遼以耶律休格為裕悅

休格智略宏遠料敵如神每戰勝讓功諸將故士卒樂為之用

已辛六年春三月皇子興元尹德芳卒

贈中書令岐王誥康

罷交州兵

交州行營破賊于白藤江口在今安南國海東府界口獲戰艦二百於是知邕州侯仁寶率

軍先進孫全興等頓兵不行仁寶戰死會矣暑軍士多死轉運使許仲宣字希蒙青州人以聞詔班

師斬劉澄賈湜於軍徵全興下獄已而棄市考宋史孫全興於是年三月徵下獄十一月

夏六月薛居正卒

居正輔相十八年寬簡不苛察衆論賢之及卒帝親臨其喪為之流涕居正子惟吉素無行

肖子安在頗改節否不克負荷先業奈何惟吉伏喪側懼報不敢起自是盡革故態讀書親賢士修飾為善其後帝數委以大藩所至稱治

秋七月遣使如渤海

初遼取渤海扶餘城置東丹府前事具至是帝將大舉伐遼遣使賜其王詔書令發兵以應約

滅遼之日幽蓟土宇復歸中朝朔漠之外悉與渤海然渤海無至者帝又以詔賜定安國王

烏元明數苦遼侵侮得詔令張撻角之勢王大喜會女真遣使入貢持表來上帝優詔答之付女真使者令齎以賜焉

九月乙未朔日食

左拾遺田錫字表聖嘉州洪雅人上疏言事詔嘉獎之

錫好言時務既居諫官即上疏獻軍國要機者一朝廷大體者四其畧曰王師平太原軍功

駕馭戎臣此要機也交州瘴海得之如獲石田願罷屯兵此大體者一猶有未賞願因部廷錫奏

事有不聞封駁左右史不聞升陞記言動御史不敢彈奏中書舍人未嘗訪以政事集賢院

雖有書籍而無職官秘書省雖有職官而無圖書願擇才任之使各司其局此大體之二通

者寓縣平寧京師富庶軍營馬監靡不恢崇佛寺道官皆為輪奐尚書無廳事九寺三監寓

天街之兩廊貢院就武成王廟是豈太平之制度願所修省寺用列職官此大體之三

三按獄官令枷紐錯鎖皆有定式今以鐵為制于章奏必先白多避然後敢通又必於閣門

優詔褒答賜錢五十萬署狀云不敢妄陳利便希望恩榮錫遺書多避乞免署狀多避不悅

出錫為河北南路轉運副使錫因入辭直進封事宋元通鑑同考宋史太宗紀及錫本傳錫

目作以趙普為司徒兼侍中

普奉朝請累年盧多遜益蛟之謂普初無立上意普鬱鬱不得志會晉邸舊僚柴禹錫字元

人名趙鎔字化鈞滄州樂陵人揚守一字象先其先洛陽告秦王廷美驕恣將有陰謀竊發帝疑以問普

及前朝上表自訴等事帝發金匱得誓書及覽普前表因名見謂曰人誰無過朕不待五十

已知四十九年非矣乃拜普司徒兼侍中封梁國公初田錫既以上疏受賜或勸少晦以遠

其性豈為一賞奪耶及越普復相令有司受羣臣章奏必先白普

錫遠普書以為失至公體普引咎謝已而錫出為河北轉運副使

置京朝官宋史職官志凡一品以下常參者謂之京官差遣院

舊制京朝官屬吏部國初以來皆出中書至是詔京朝官奉使從政於外受代而歸者並令

中書舍人考校勞績品量材器以中書所下闕員引對而授之謂之差遣院

壬午七年春三月癸巳朔日食

罷秦王廷美為西京留守夏四月以柴禹錫為樞密副使

或又告廷美欲因帝幸西池為亂遂罷廷美開封尹以上變進禹錫樞密副使楊守一樞密

都承旨趙鎔東上閤門使初昭憲太后遺命以次傳位前故帝即位之初命廷美尹開封

而德昭德芳等皆稱皇子及德昭不得其死德芳相繼天沒廷美始不自安他日帝以傳國

意訪之趙普普對曰太祖已誤陛下豈容再誤廷美遂得罪

以竇偁字日章儀開參知政事

初帝尹開封偁為判官以推官賈琰佞諛于坐叱之曰賈氏子巧言令色豈不愧於心哉衆

皆失色帝因重偁之直至是謂偁曰賞卿之叱賈琰也

勒秦王廷美就第流盧多遜于崖州沈倫罷

趙普既復相多遜不自安普屢諷令引退而多遜貪固權位不能決會普廉得多遜交通秦

王事帝大怒責授兵部尚書越二日下御史獄命翰林承旨李昉等雜治之多遜具狀屢遣

廷美之得罪皆成於趙普其始固多遜之毀請倫樞軸察姦變以自揀不過患失之一念繼乃構成冤獄坐以大逆止圖報復多遜夙嫌而於廷美毫無顧忌老奸伎倆日甚一日至諷李符上言必欲置廷美於死而後已則天良漸滅盡矣普嘗自負讀論語鄙夫無所不至之句豈未經見乎

白以機事密告廷美且云願宮車晏駕盡力事大王廷美亦遣小獄上詔文武集議王溥等吏樊德明告多遜云承旨言正會我意因遣之弓箭多遜受之
秦廷美多遜詛咒顧望大逆不道宜正刑章詔削奪多遜官爵流崖州并徙其家屬期親於
都門外廷美勒歸私第復其子為皇姪女落皇女公主之號沈倫坐與多遜同列不能覺察
降授工部尚書

五月貶秦王廷美為涪陵隋縣今重慶府涪州是縣公安置房州注見前

趙普又以廷美居西京非便諷知開封府李符字德昌大上言廷美不悔過而怨望乞徙遠

郡以防他變詔降封廷美為涪陵縣公房州安置以閻彥進知房州袁廓郢州梓潼人通判州事

以伺察之普又恐符言泄乃坐符他事貶宣國司馬

定難留後李繼捧入朝獻銀夏綬宥四州注俱前六月繼捧弟繼遷叛走地斤澤此夏州叛宋之始地斤澤在

榆林府懷遠縣故夏州東北

夏州自李思恭即拓跋思恭具見前以來未嘗親朝中國至是繼捧率其族入朝帝嘉之賜賚甚厚繼

捧陳其諸父昆弟多相讎怨乞納其境內銀夏綬宥四州留京居之帝為遣使如夏州護總

麻以上親赴闕以曹光實字顯忠雅州百丈人為四州都巡檢使時繼捧族弟定難軍都知蕃落使繼

遷其高祖思忠思恭之弟也從討黃巢戰歿賜祠留居銀州聞使至乃詐言乳母死出葬於郊遂與其黨數十人奔

入地斤澤出其祖像以示戎人戎人拜泣從者日衆帝尋以繼捧為彰德節度使問曰汝在夏州何道以制諸部對曰羌人悍鷙但

羈縻而已非能制也

秋九月遼主賢卒說具前子隆緒小字文殊努立復國號曰契丹是後遼復稱契丹按文殊努舊作文殊奴今改正

遼主賢如雲州至焦山在今朔平府左雲縣東南有疾命韓德讓巨嗣子耶律色珍受遺詔立長子梁王隆

緒遂卒隆緒嗣位

諡賢曰孝成皇帝廟號景宗

尊母蕭氏為太后專國事復國號曰大契丹改元統和

以德讓為政事令兼樞密使總宿衛兵耶律博郭濟

律休格為南面行軍都統

按博郭濟舊作勃古哲布尼雅舊作蒲奴隱布格齊舊作蒲古只今竝改

冬十二月戊午朔日食

癸未

八年春正月罷樞密使曹彬以王顯

字德明開封人

弭德超

氏族畧弭氏望出新豐德超滄州清池人

為樞密副使

酒坊使弭德超有寵於帝覬代曹彬之位乃自鎮州乘傳以急變聞曰彬秉政久得士心將為不利且誣以事為徵帝信之郭贄極言救解不聽遂出彬為天平節度使而以顯德超並為副使

二月戊子朔日食

三月宴進士於瓊林苑

瓊林宴之名始此

帝親試禮部貢士於講武殿始分三甲錫宴於瓊林苑寵之以詩遂為定制

夏四月弭德超有罪流瓊州

德超以不得樞密使怨望居常怏怏一日詬王顯崇禹錫曰我言國家大事有安社稷功止

得錢許大官汝等何人反在吾上我實耻之言頗侵帝顯奏之詔鞠問德超具狀遂奪官秩

禁錮瓊州而死帝始悟曹彬之誣待之加厚

德超始因李符薦得事上符敗竄國司馬德超屢稱其寃德超貶帝惡其朋黨令徒符嶺表初

五月河決滑州東南入於淮

淮此河決入

河大決滑州之韓村泛澶濮曹濟諸州壞民田廬東南流之彭城入于淮詔發丁夫十餘萬

塞之時多陰雨河久未塞帝憂之遣樞密直學士張齊賢乘傳詣白馬津用太牢加璧以祭
明年春滑州復言房村河決帝曰韓村隄久不成安可重困吾民當以諸軍代之乃發卒五萬以侍衛都指揮使田重進領其役又命翰林學士宋白祭於白馬津
已而役成帝作河平歌賜近臣蠲水所及州縣田租
宋白字太素大名人也

六月大水

江河漢睢穀洛澗澗水溢溺死者以萬計

秋七月郭贄免以李昉參知政事

贄嘗因論事奏曰臣遭不次之過誓以愚直上報帝曰愚直何益於事贄對曰雖然猶勝奸

邪至是以入對宿醒未解出知荆南府宋以荆州為江陵府又改荆南府尋復舊

冬十月以姚坦字明白曹州濟陰人為益玉名元傑本名德和府翊善宋東宮官太平興國中置秩從七品

王作假山召僚屬置酒眾皆褒美坦獨俛首王彊使視之坦曰但見血山安得假山王驚問

故坦曰坦在田舍時見州縣督稅上下相急父子兄弟鞭笞苦楚血流滿身此假山皆民稅

所出非血山而何時帝亦為假山未成聞之亟毀焉王每有過失坦輒盡言規正左右教王

稱疾帝憂甚召乳母問狀乳母曰王本無疾徒以姚坦檢束不得自便耳帝怒曰吾選端士

輔王為善今乃欲使我逐正人王年少豈解此也必爾輩教之杖乳母於後園召坦慰諭之

趙普罷

普罷為武勝軍後周置今南陽府鄧州是節度使帝作詩餞之賜宴長春殿普奉詩泣曰陛下賜臣詩當

刻石與臣朽骨同葬泉下帝為之動容翌日帝謂宰相曰普有功國家朕昔與遊今齒髮衰矣不欲煩以樞務擇善地處之因詩以道意普感激

泣下朕亦為之墮淚宋琪對曰昨普至中書執御詩涕泣謂臣曰此生餘年無階上答庶幾來世得効犬馬力臣昨聞普言今復聞宣諭君臣終始可謂兩全宋琪字儼寶幽州蓟人

十一月以宋琪李昉同平章事李穆呂蒙正李至字言幾參知政事

昉初與盧多遜善多遜屢譖昉及多遜敗帝嘗語及其事昉頗為解釋帝由是重之遂與琪並相帝謂琪等曰世之治亂在賞當其功罰當其罪即無不治謂為飾喜怒之具即無不亂卿等慎之又謂蒙正曰古所謂君臣道合者情無間耳凡士未達見當世之務戾於理者則怏怏於心及列於位得以獻可替否當盡其所蘊言或未中亦當僉議而更之俾協於道朕固不以崇高自恃使人不敢言也蒙正初入朝堂有朝士指之曰此子亦參政耶蒙正佯為不聞而過之同列不能平詰其姓名蒙正遽止之曰若一

知其姓名則終身不能忘不知若弗知之為愈時人服其量

以呂文仲

字子臧歙州新安人

為翰林侍讀

宋置掌經筵講讀備顧問扶正七品

王著

字知微京兆渭南人

為侍書

亦翰林官宋置

帝勤於讀書自己至申然後釋卷詔史官修太平御覽一千卷日進三卷宋琪以勞瘁諫帝曰開卷有益不為勞也朕欲周歲讀遍是書耳每暇日則問文仲以經義著以筆法明年命宋白李

時纂輯文苑英華一千卷

甲 雍熙元年春正月求遺書

時三館所貯遺帙尚多乃詔募中外有以書來上及三百卷當議甄錄酌獎餘第卷帙之數等級優賜不願送官者借其本寫之由是四方之書聞出矣

涪陵公廷美以憂卒

廷美至房州憂悸成疾卒追封涪王

諡曰悼

以其子德恭德隆為刺史

李穆卒

穆謹言慎行無有矯飾及是卒帝臨其喪哭謂侍臣曰穆操履純正真不易得朕方倚用遽爾淪沒非穆之不幸乃朕之不幸也贈工部尚書

夏四月羣臣請封禪許之五月乾元文明殿災六月詔求直言罷封禪

先是泰山父老詣闕請封禪羣臣三上表帝許之詔以十一月有事於泰山命翰林學士扈

蒙字日明等詳定儀注五月乾元文明二殿災詔求直言遣使按察淮浙蜀廣獄遂罷封禪

知睦州田錫上疏畧曰給事中不得其人左右遺補不舉其職致陛下有朝令夕改舍近謀

遠之事又言時久升平天下混一故左取右奉致陛下以功業自多然臨御九年四方雖寧

而刑罰未甚措水旱未甚調陛下謂之太平誰敢不謂之太平陛下謂之至理誰敢不謂之

至理又言宰相不得用人而委員外差遣近臣不專受責而求令錄封章又言聽用太廣則

條制必繁條制既繁則依從者少自今凡有奏陳當令大臣議而行之毋使垂之空言示之

寡信又言宰相若賢當信而用之宰相非賢當擇而任之何以置之為具臣而疑之若衆人

也

冬十月華山隱士陳搏入朝

帝之即位也召搏入見待之甚厚至是復至帝謂宰相曰搏獨善其身不干勢利方外之士

也遣中使送至中書宋琪等從容問曰先生得元默修養之道可以教人乎搏曰搏山野之

人於時無用亦不知神仙黃白之事吐納養生之理非有方術可傳假令白日上升亦何益

於世今聖上龍顏秀異有天地之表博達古今深究治亂真有道仁聖之主也正君臣協心

同德興化致治之秋勤行修煉無出於此琪等以聞帝益重之賜號希夷先生還華山

知夏州尹憲并州晉陽人襲李繼遷破走之

憲與曹光實襲繼遷於地斤澤大破之斬首五百級焚四百餘帳繼遷與其弟繼冲遁免獲

其母妻而還

十二月立妃李氏處耘女為皇后

賜京師大酺三日

酉乙 二年春二月李繼遷誘殺都巡檢使曹光實遂襲銀州據之

繼遷自地斤澤敗轉徙無常漸以彊大西人以李氏世著恩德多歸之於是率眾攻麟州使

人給都巡檢曹光實曰我數奔北勢窘願講甥舅之禮期日會於葭蘆川在今葭州西源出榆林縣下流入黃

河以岸多葭葦故名納降光實信之且欲擅其功故不與人謀至期繼遷設伏止領數十人近城迎光

實光實從百騎赴之繼遷前道北行至其地忽舉手揮鞭伏兵盡起光實被害遂襲據銀州

禁增置寺觀

京城外有僧積薪將自焚帝聞之惡其惑眾令配流惡處仍毀其所居因謂宰相曰近多請

建置寺觀屋才數十間輒求名額大抵誑惑閭閻藏隱姦弊耳詔天下寺觀非籍所存無得

建置

遣知秦州田仁朗大名元城人等將兵討李繼遷

夏四月江南饑

遣使賑之

宴羣臣於後苑

先是帝名宰相近臣賞花於後苑謂之曰春風暄和萬物茂暢四方無事朕以天下之樂為

樂宜令侍從詞臣賦詩至是召輔臣三司使翰林樞密直學士尚書省四品兩省五品以上

三館學士宴於後苑賞花釣魚命羣臣賦詩因習射水心殿賞花曲宴自此始

徵田仁朗還五月副將王侁字秘權開封浚儀人擊李繼遷走之銀麟夏州蕃內附

繼遷既殺曹光實遂圍三族砦與下悉利諸砦皆羗戎所居今在陝德州米脂縣界若將折裕木舊作遇也今改殺監軍使者

與繼遷合繼遷乘勝進攻撫寧砦本隋縣後廢為砦故城在今綏德州西時仁朗行及綏州注見前方請益兵

俟報聞之喜曰戎人常烏合寇邊勝則進敗則走不可窮其巢穴今繼遷嘯聚數萬盡銳以

攻孤壘撫寧小而固非決旬所能破我俟其困以大兵臨之分遣彊弩三百邀其歸路虜成

禽矣部署已定仁朗欲示閑暇縱酒擣捕侁等因媒襲之帝聞三族已陷大怒徵仁朗還下

御史獄問狀仁朗對曰臣已定擒繼遷策會詔至不果因言繼遷得羌戎情願優詔懷來或

以厚利啖部落落酋長令圖之不爾他日大為邊患帝愈怒特貸死竄商州是月侁等出銀州

北破悉利諸若梟其首折羅遇麟州諸蕃皆請納馬贖罪助討繼遷侁遂與所部兵入濁輪

川在茂州神木縣西北下流入黃河考宋史夏國傳繼遷築堡於石州濁輪谷石州今山西永寧州是與茂州接壤川水益出谷中流運神木以入于河斬首五千級

擒裕木繼遷遁去時詔郭守文并州太原人與侁同領邊事守文復與知夏州尹憲擊鹽城在榆

定邊縣今曰監場堡諸蕃焚千餘帳由是銀麟夏三州蕃百二十五族悉內附戶萬六千餘繼遷降於契丹契丹

以為定難節度使尋以義成公主妻之

秋九月廢楚王元佐字惟吉初名為庶人德宗帝長子

元佐少聰警貌類帝帝鍾愛之廷美遷房州元佐嘗力救及廷美死遂發狂疾至以小過操

梃及傷侍人疾少間帝為赦天下遇重九詔諸王宴射苑中元佐以新瘥不預及諸王宴歸

暮過元佐元佐恚曰若等侍上宴我獨不預是棄我也因發忿被酒夜縱火焚其宮帝大怒

廢為庶人均州安置宋琪率百官三上表請留之京師帝許之行至黃山一名叢山在兩陽府南陽縣北召

還居於南宮

遣使如高麗

時議伐契丹以高麗與之接壤數為所侵命御史韓國華字光弼相州安陽人齎詔諭令發兵西會高麗遷延未即奉詔國華屢移檄督之得報發兵乃還

冬十二月庚子朔日食

宋琪柴禹錫免

初詔廣宮城禹錫有別第在表識內上言願易官邸帝不悅禹錫又陰結琪為琪請盧多遜

舊第帝益鄙之廣南轉運使王延範江陵人琪妻高氏親也將謀不軌知廣州徐休復字廣初濮州人密奏

之帝因琪禹錫入對問延範何如人琪禹錫未知其端盛言延範彊明忠幹帝意其交通不

欲暴其狀詔琪誣諧無大臣體罷守刑部尚書降禹錫為左驍衛大將軍延範及其黨與皆

伏誅

南康軍今江西南康府大雨雪江水水

雪厚三尺江水水合可勝重載

丙戌三年春正月以曹彬田重進潘美等為都部署將兵伐契丹

初賀懷浦開封陳留人太祖考惠皇后兄將兵屯三交城名在太原府陽曲縣北好議邊事與其子知雄州令圖上言契

丹主少母后專政寵倖用事請乘其釁以取燕薊帝信之以曹彬為幽州道行營都部署崔

彥進副之米信為西北道都部署杜彥圭定州安喜人副之出雄州田重進為定州路都部署出

飛狐此飛狐縣也隋置明改廣昌今縣屬易州潘美為雲應朔等州都部署楊業副之出雁門

李至罷

至上疏諫伐契丹因固請解機務帝許之

三月曹彬取涿州田重進敗契丹兵於飛狐北潘美取寰朔應雲州注俱見前

彬遣先鋒將李繼隆字霸圖處耘子破契丹兵取固安注見前新城唐縣今屬保定府二縣進攻涿州克之殺

其相賀正虜兵復集米信獨以麾下三百人接戰被圍數重信持大刀大呼突圍而出會彬遣兵至遂敗契丹兵於新城東北田重進出飛狐南契丹

西南面招安使大鵬翼率眾來拒重進命部將荆嗣字孺以五百騎禦之契丹兵二萬餘力

不敵時譚延美大名朝屯小沼地名在廣昌縣東南請延美列隊平川別遣二百人執白幟於道側

嗣以所部疾驅往鬪契丹兵見旗幟綿亘疑大軍繼至欲遁去重進乘之契丹兵奔潰生擒

大鵬翼飛狐靈邱漢縣今屬大同府皆降潘美自西陘入與契丹兵遇追至寰州破之刺史趙彥章

以城降進圍朔州節度副使趙希贊亦舉城降遂轉攻應雲州皆克之已而重進再破契丹於飛狐北至蔚州其

左右都押衙李存璋許彥卿執監城使耿紹忠以城降

夏五月曹彬引兵退與契丹耶律休格戰於歧溝注見前敗績

初諸將陞辭帝謂曰潘美但先趨雲州卿等以十萬眾聲言取幽州且持重緩行不得貪利

虜聞大兵至必悉眾救范陽不暇援山後兵及彬等乘勝而前所至克捷每捷奏聞帝訝其

進軍之速彬既次涿契丹南京留守耶律休格兵少不敢出戰夜則令輕騎掠其單弱以脇

餘眾晝則以精銳張其勢又設伏林莽以絕糧道彬居涿旬日食盡退師雄州以援糧餉帝

聞之曰豈有敵人在前反退軍以援芻糧失策之甚也亟遣使止彬勿前急引師緣白溝河

即拒馬河新城以下通稱白溝亦曰界河以界連於此分界也與米信軍接潘美盡畧山後地會重進東下合勢以取幽州

彬部下諸將聞美重進累捷恥握重兵不能有所攻取謀議蜂起彬不得已乃曩糧與米信

復趨涿州休格聞之以輕兵來薄伺暮食則擊離伍單出者由是軍士自救不暇結方陣整

地兩邊而行時方炎暑軍渴乏井澆淖而飲凡四日始得至涿士卒困乏糧又將盡會契丹主與其太后自馳羅口在涿州東北將大兵應援趨涿州彬信復引還休格因出兵躡之戰於岐

溝關彬信敗走無復行伍夜渡拒馬河休格引精兵追及溺者不可勝計彬信南趨易州方

瀕沙河此易水也亦曰北瀉源出易州西北逕定興縣為沙河合中易水入拒馬河而饜聞休格引兵復至驚潰死者過半沙河

為之不流棄戈甲如邱山休格請乘勝畧地至河為界太后不從引兵還燕封休格為宋國王帝聞

之名彬信及崔彥進等還令田重進屯定州潘美還代州徙雲應朔寰四州吏民及吐谷渾

部族分寘河東京西初議與兵獨與樞密院議中書不與聞及敗帝悔謂張齊賢等曰卿等共睹朕自今復作如此事否

契丹復陷蔚寰州

契丹耶律色珍將兵十萬至定安遼縣明省故城在今宣化府蔚縣西賀令圖遇之敗績南奔色珍追及戰

於五臺死者數萬人明日攻陷蔚州令圖與潘美帥師往救與色珍戰於飛狐又敗於是渾

源唐縣今為州屬大同府應州將皆棄城走色珍乘勢入寰州殺其守城吏卒千餘

潘美副將楊業進兵擊契丹敗績轉戰至陳家谷在朔平府朔州南死之契丹復陷雲應朔諸城

潘美既敗於飛狐議引兵護雲應朔吏民內徙時耶律色珍已陷寰州兵勢甚盛楊業欲

避其鋒但領兵出大石路即今大石口在大同府應州繁時縣直入石碣谷即今石佛谷在代州崞縣西北護軍王侁

等以為畏懦欲從雁門北川中而往業不可侁曰君侯素號無敵今逗撓不進得非有他志

乎業曰業非避死蓋時有未利徒殺士卒而功不立今責業以不死當為諸公先乃引兵自

石跌路即今石硤口在崞縣東北趨朔州將行泣謂美曰此行必不利業太原降將分當死上不之殺寵

以連帥授之兵柄非縱敵不擊蓋欲伺便以立尺寸功報國家耳今諸君責業避敵尚敢自

楊業久於行陣不獨勇號無敵即料事度勢亦非侈口妄談其欲避鋒紆道以出蓋實有知彼知己之識不得謂之畏懦不前乃王侁不察時地之宜激其輕進復心疑敵通急欲爭功致業深入無援捐軀效節仇之罪固不容誅然潘美身膺副帥既與業約駐兵谷口聲援侁難次不能禁制已奉統御之職乃亦不現虛實全師徑退坐失賊將又豈能辭債練之責耶

愛乎因指陳家谷口曰諸君幸於此張步兵疆弩以相援也業轉戰當至此可夾擊之不然

無遺類矣美遂與侁帥麾下陣於谷口色珍聞業且至遣副部署蕭達蘭達史作捷連思溫再從程

按達蘭五代史作捷覽連史作捷伏兵於路業至色珍擁眾為戰勢業麾幟進色珍佯敗伏

兵四起色珍還兵前戰業大敗退趨狼牙村在朔州西南侁自寅至已不得業報使人登托

暹臺在朔州南望之無所見以為契丹敗走欲爭功即領兵離谷美不能制乃緣交河水亦曰反

河出靈武縣西運朔州南下流入秦乾水西南而進行二一里聞業敗即麾兵卻走賀懷浦敗沒業且戰且行自

午至暮至谷口望見無人拊膺大慟再率麾下力戰身被數十創士卒殆盡猶手及數十百

人馬重傷不能進匿深林中耶律希達望見袍影射之業墜馬被擒其子廷玉死焉考述史

傳宋楊繼業率兵自代州來達蘭從耶律色珍敗之擒繼業於朔州耶律希達傳希達射繼業墜馬先是軍令頻生擒繼業希達以故不能為功似射業者希達擒業者達蘭與此所載

不業因太息曰上遇我厚期討賊捍邊以報而反為姦臣所迫致王師敗績何面目求活耶

乃不食三日死業既敗麾下尚百餘人業謂曰汝等各有一母妻子與我俱死無益也可走避報天子取感激皆戰死無一生還者於是雲應朔州及

諸城將吏聞業死悉棄城走色珍復陷其地事聞帝深痛惜詔贈業大尉削美三任除侁名

六月戊戌朔日食

以辛仲甫參知政事

先是仲甫奉使契丹太平興國二年葬太祖永昌陵契丹遣使來會葬帝命仲甫報謝之契丹主問曰聞中朝有黨進者真曉將如連比凡幾人仲甫曰名將甚多

如進鷹犬之契丹主欲留之仲甫曰信以成命義不可留有死而已乃厚禮遣還帝曰仲甫材何可勝數

遠使絕域不辱君命更得數人如此朕何患也以為刑部郎中知成都府至是擢參知政事

秋七月貶曹彬為右驍衛上將軍

治其違詔失律罪也崔彥進米信以下貶官有差初米信軍潰獨李繼隆所部成列而還田重進亦全軍不敗詔以重進為馬步軍都虞侯繼隆為馬軍都虞侯知定州

以張齊賢知代州

帝以楊業死訪近臣可知代州者時齊賢以言爭頗忤帝意因請行乃命與潘美同領緣邊兵馬

冬十二月契丹大舉入寇瀛州部署劉廷讓即劉光業注見前與戰敗績契丹誘執知雄州賀令圖遂

掠邢深德州

契丹主及蕭太后率兵南下以耶律休格為先鋒都統時劉廷讓帥師數萬並海而北與李敬源合兵將趨燕休格聞之以兵扼要害逆戰於君子館在河間府河間縣西北天方甚寒士卒皆不

能彀弓弩會契丹兵大至圍廷讓數重廷讓先分精兵屬李繼隆為後援而繼隆退保樂壽

注見前廷讓力不敵一軍盡沒以數騎脫走李敬源楊重進太原人皆死之先是休格謀給賀令

圖曰我獲罪本國旦夕願歸南朝令圖信之私遣重錦十兩兩匹也左傳重錦三十兩注以

以幣錦二兩註二丈為一及廷讓敗休格宣言願見雄州賀使君令圖意其來降欲擅其功

端二端為一兩所謂匹也即引數十騎逆之既至帳下休格據胡床罵曰汝常好經度邊事今乃送死來耶令左右殺

其從騎而執之自是河朔戍兵無復鬪志契丹乘勝長驅而南遂陷深邢德三州殺官吏俘

士民輦金帛而去魏博之北民尤苦焉帝聞之下詔自悔而釋潰敗將士之罪且蠲河北道租給復三年令圖貪功生事輕而無謀初與其父懷浦首謀北伐一歲中父子皆歿天下笑之

張齊賢敗契丹於代州

契丹薄代州城副部署盧漢贊畏懦保壁自固齊賢選廂軍宋制諸州之鎮兵曰廂軍二千出禦之誓眾

感慨無一不當百契丹少卻先是齊賢遣使約潘美以并師來會戰使為契丹所執俄而美

使至云師出至柏井鎮名一作百井在太康府陽曲縣北得密詔云東路王師敗衄并之全軍不許出戰已還

州矣時契丹兵塞川齊賢曰敵知美來而不知美退乃閉美使室中夜發兵二百人持一幟

負一束芻距州西南三十里列幟然芻契丹遙見火光中有旗幟意謂并師至駭而北走齊

賢先伏步卒二千於土鐙砦在代州掩擊大破之殺其國舅詳察特爾格宮使蕭達哩斬首數百獲馬二千器械無算詳察遠端官府監

治長官 按詳察舊作詳穩特爾格舊作趙烈哥達哩舊作打里今並改正

亥四年夏四月張宏字巨卿青州益都人三免以趙昌言字仲謀汾州孝義人為樞密副使

時河朔用兵宏循默備位而御史中丞趙昌言數上邊事乃免宏左遷御史中丞而以昌言

代之

遣使募兵於諸州

帝將大發兵討契丹遣使募兵於河南北四十餘郡凡八丁取一以充義軍京東轉運使李

維清字直臣下邑人曰若是天下不耕矣三上疏爭之李昉等亦相率言河南之民罔知戰鬪或慮

人情搖動因而為盜非計之得乃詔獨選河北而諸路悉罷

我端拱元年春正月親耕藉田赦

二月改補闕拾遺為司諫正言

舊制臺諫有名而不得行其職帝以失諫官本意故更以新名

李昉罷

布衣翟穎性險誕以傭書與知制誥胡旦字周父濱州勃海人狎旦為作大言使穎上之且改穎名曰

馬周以為唐馬周復出也於是穎擊登聞鼓訟昉居宰相位當北方有事之時不為邊備徒

知賦詩宴樂帝由是厭昉遂罷為右僕射昉和厚多恕在位小心臨謹每有求進用者雖知

頤溫語待之子弟問其故昉曰用賢人主之事若受其請是市私思也故峻絕之使思歸于上若不用者既失所望又無善辭取怨之道也

以趙普為太保兼侍中呂蒙正同平章事

帝欲相呂蒙正以其新進藉趙普舊德為之表率會普以籍田入朝帝遂留為太保兼侍中

蒙正質厚寬簡有重望以正道自持遇事敢言每論時政有未允者必固稱其不可帝嘉其

無隱故與普並命普開國元老蒙正以後進歷官一紀進同相位普雅重之

三月趙昌言有罪貶為崇信軍名注見前行軍司馬

昌言素與知制誥胡旦善翟穎既訟罷李昉與旦益相得穎益肆誕毀斥時政上書自薦且

歷舉所善數十人為公輔令昌言為內應事覺穎流海島貶昌言為行軍司馬旦坊州團練

副使

夏五月作秘閣

詔就崇文院中堂建秘閣分三館書籍置其中以吏部侍郎李至兼秘書監帝謂至曰人君

當淡然無欲勿使嗜好形見於外則奸佞無自入朕無他好但喜讀書多見古今成敗善者

從之不善者改之如斯而已矣至每與李昉王化基字永圖真定人觀書閣下帝必遣使賜宴且命

三館學士與焉

以李繼捧為定難節度使賜姓名趙保忠

李繼遷侵擾日甚趙普請復命繼捧鎮夏州帝召見加賜而遣之且謂曰若繼遷歸款當授以官也

鄭州團練使侯莫陳利用益州成都人有罪賜死

利用以幻術得幸驕恣不法居處服御僭擬乘輿趙普按其十罪既命配商州普服力請誅之帝曰豈有萬乘之主不能庇一人乎普曰陛下不誅則亂天下法法可惜此一豎子何足惜哉帝不得已命誅之已而復遣使貸之使至新安注見前馬旋淳而踣及出淨易馬至商州已磔於市矣聞者快之

秋八月鄧王錢俶卒

追封秦國王諡忠懿自俶以地歸朝四徙大國初封漢南國王尋改高陽俶因壞國王之封改封許王又改鄧王善始令終窮

極富貴福履之盛近代無比

九月契丹復陷涿州冬十一月遂入祁州唐置治無極宋景德中徙治瀋陰即今州也屬保定府

契丹主攻涿州射帛書諭城中降不聽縱兵四面攻之城破乃降遂進攻長城在保定府安肅縣西北

國時燕趙分界處今其地名長城口士卒潰圍南走契丹邀擊之殺獲殆盡因攻滿城注見前祁州及新樂注見前

皆陷之

己丑二年春正月契丹陷易州遷其民於燕

時契丹屢寇邊詔羣臣上備戎策張洎請於沿邊建三大鎮各統十萬眾時時而守仍令親

王出臨魏府名大以控其要宋琪請令大軍於易州循孤山今曰孤山在順天府房山縣南涿易二州分道處涉涿

水在涿州西源出宣化府涿鹿山逕州境又南為俠河抵桑乾河源出山西朔平府馬邑縣由大同宣化還順天府界下流入于淀即古濕水亦名蘆溝河俗名渾河今名

永定出安禮寨在宛平東瞰燕城纜及一舍此周德威取燕之路前事具下視孤壘取燕必克

琪又言兵凶器聖人不得已而用之若選使通好弭戰息民此亦策之得也李昉王禹偁元字

之濟州亦多以修好為言帝嘉納之

自二月不雨至於夏五月

詔錄繫囚遣使分諸路決獄

秋七月以張齊賢為樞密副使

齊賢復入樞密趙普薦之也

彗星出東井八月赦

司天言妖星為滅契丹之象趙普上疏謂此邪佞之言不足信帝避殿減膳大赦

作開寶寺塔

藏佛舍利注見前也高三百六十尺費億萬計踰八年始成知制誥田錫嘗上疏云報謂金碧

煖煌臣以為塗膏蒙血帝亦不怒

都巡檢使尹繼倫沒儀人襲契丹耶律休格於徐河源出易州五迴嶺逕滿城清苑入安州界為依城河下流入淀大敗之

朝廷聞契丹復至遣李繼隆發鎮定兵萬餘護送糧饋數千乘趨威虜軍名宋置後改信安治遼城故城在今保

定府安肅縣休格聞之帥精騎數萬邀諸塗北面都巡檢使尹繼倫適領兵徵巡路遇之休格不

顧而南繼倫曰寇蔑視我耳彼捷還則乘勝驅我北去不捷亦且洩怒於我將無遺類矣為

今日計當卷兵銜枚以躡之彼銳氣前趨不虞我之至力戰而勝足以自樹縱死猶不失為

忠義眾皆憤激從命繼倫令秣馬俟夜人持短兵潛躡其後行數十里至徐河天未明休格

繼倫以少擊眾其臨事之勇料敵之智固不待言而

死不失忠義一語尤為

痛之本蓋示以有進無

退則人有戰心而勵以舍
生求仁則士無廢忘所謂
置之死地而後生自然一
可當百彼目此提為倖勝
者匪惟聞於機鈴亦且味
於敵懷矣

去大軍四五里會食訖將戰繼隆方陣於前以待繼倫從後急擊殺契丹一大將眾皆驚潰
休格方食失箸為短兵中其臂創甚乘善馬先遁餘眾引去

繼倫面
黑故云

契丹為之奪氣自是不敢大入
寇每相戒曰當避黑面大王以

大旱

自秋徂冬不雨田錫上言此實陰陽失和調燮倒置上侵下之職而燭理未盡下知上之失
而規過未能踈入帝及宰相皆不悅出錫知陳州

庚淳化元年春正月趙普罷

普自再相帝每優禮之免朝謁止日赴中書視事有大政則詔對至是以疾力求致仕帝不
得已授太保兼中書令西京留守

夏四月詔貸江州義門陳兢

江州德粟
安人

兢陳宜都王叔明之後九世同居長幼凡七百口不置僕妾上下嫻睦人無間言每食必羣
坐廣堂未成人者別為一席有犬百餘共一牢食一犬不至羣犬亦皆不食唐僖宗及南唐
時旌其門開寶初免徭役至兢子姪益眾嘗苦乏食知州康戩言於朝詔本州每歲貸粟二

千石

後兢卒從弟旭止受貸粟之半會歲歉粟貴或勸旭全受而難可得善
價旭曰朝廷軫旭家乏食貸以公粟豈可見立志義耶帝聞深加嘆獎

冬十二月契丹封李繼遷為夏國王

考宋史夏國傳以雍熙三年契
丹册繼遷為夏國王今依遼史

癸卯二年春旱蝗

時連歲旱蝗是年尤甚禱雩無應帝手詔宰相曰朕將自焚以答天譴翌日大雨蝗盡死

閏二月辛未朔日食

夏四月以張齊賢陳恕字仲言南昌人參知政事張遜博州高唐人温仲舒字秉陽河南人寇準字平仲華州下邳人為樞密

副使

初準為樞密直學士嘗奏事殿中語不合帝怒起準輒引帝衣請復坐事決乃退帝嘉之及

旱蝗帝召近臣問以得失眾以天數對準曰洪範天人之際應若影響大旱之證蓋刑有所

不平也帝怒起入禁中頃之復召準問以不平狀準曰願召二府宋以中書樞密為二府至臣即言之

二府入準乃曰頃者祖吉王淮皆侮法受賕吉贓少乃伏誅淮以參政汚王汚字楚望濟州人端拱元年二月

政事知之弟盜主守財至千萬止杖之仍復其官非不平而何帝以問汚汚頓首謝於是切責

汚而以準為可大任遂有是命

五月以謝泌字宏源歙州人為左司諫

上修正殿頗施綵繪泌為右正言因對陳其事即日命代以赭堊賜泌金紫拜左司諫泌入

謝曰陛下從諫如流故臣得以盡誠如唐末孟昭圖者事具前朝上諫疏暮不知所在如此安

得不亂帝動容久之

置諸路提刑官

秋七月李繼遷請降以為銀州觀察使賜姓名趙保吉

先是趙保忠至夏州言繼遷悔過歸欵詔授繼遷銀州刺史然實無降心也至是與保忠戰

於安慶澤在故夏州北繼遷中流矢遁去轉攻夏州保忠乞師禦之乃遣翟守素濟州任城人帥兵往

援守素至繼遷歸欵奉表謝罪遂有是命且以其子德明小字阿移為管內蕃落使行軍司馬

八月置審刑院

趙普前此輕信李繼捧繼其復歸夏州已為失策茲復輕信李繼遷受其偽降坐稽天討以留世世遺患益姑息偷安實為宋代之失而養癰貽害始謀不臧

帝慮大理刑部吏舞文巧詆乃置審刑院於禁中以李昌齡字天錫宋州楚邱人知院事置詳議官六員凡獄上奏先達院印訖付大理刑部斷復以聞乃下院詳議申覆裁決訖以付中書省行之其未允者宰相覆以聞始命論決

九月王沔陳恕呂蒙正罷

蒙正為首相以寬簡居位政事多決於沔沔聰察敏辯有適時才然性苛刻少誠謁見者必啗以甘言既而進退非允人胥怨之又素與張齊賢陳恕不協及二人參知政事沔不自安慮僚屬有以中書舊事告齊賢恕者會司諫王禹偁言宰相樞密不得於本廳見客許於都堂延接以杜私請沔喜即奏行之司諫謝必以為如此是疑大臣以私也疏駁之帝追還前詔沔遂罷沔見帝涕泣不顧離左右未幾髮鬢皆白帝怒戶部使樊知古所部不治恕聞密以語之覲其修舉知古訴於帝帝怒恕漏言亦坐免度支判官宋沆長安人伏閣奏疏請立太子詞意狂率帝怒貶沆沆蒙正妻族也遂罷蒙正為吏部尚書時三日之間連罷三相因有奏毀者帝語之曰蒙正有大臣體沔甚明敏毀者慙而止

以李昉張齊賢同平章事賈黃中字媧氏滄州南皮人李沆字太初沼州肥鄉人參知政事

初黃中再典貢部多拔寒畯及掌吏部選除擬精當沆嘗侍曲宴上目送之曰風度端凝真貴人也至是並拜

以張遜知樞密院事溫仲舒寇準同知院事

知樞密院同知樞密院自此始

冬十月趙保忠叛降契丹契丹封為西平王

彭城公劉繼元卒

追封彭城郡王

女真請伐契丹不許

自是不復入貢遂屬契丹

十一月以畢士安字仁叟代為翰林學士

先是翰林學士承旨蘇易簡字太簡梓州銅山人續翰林志二卷以獻帝嘉之賜詩二章又飛白張懷瓘書

斷飛白者後漢蔡邕所作本以題署宮闕字宜輕微不滿書玉堂之署四字令榜於廳額曰永為翰林美事於是知制誥

范杲字師回獻玉堂記請備其職帝惡其躁競出知濠州乃以士安為學士執政欲用諫議

大夫張洎帝曰洎文學資任不下士安第德行不及耳

三年春二月乙卯朔日食

夏六月置常平倉於京師

時京畿穀賤帝遣使增價以糴於近倉貯之俟歲饑則減價糴名曰常平倉遂為永制

秋七月趙普卒

普卒帝聞之震悼謂近臣曰普盡忠國家真社稷臣也因出涕廢朝五日追封真定王普性深沉

有岸谷少習史事寡學術及為相太祖勸以讀書遂手不釋卷每歸私第聞戶啓篋取書讀之竟日及次日臨政處決如流既卒家人發篋視之則論語二十篇也普嘗謂帝曰臣有論

語一半部佐陸下致太平

史臣曰陳橋之事人謂普及太宗先知其謀理勢或然事定之後未嘗以勲舊自伐及其當

有患失之心

做君子惜焉

亦獻書于進見無固宜
皆乞其叔范質奏請遣
質作詩訓之時人傳誦
為勸戒則杲之躁競自
已然質雖知之徒諷以
詞而不能防其行檢亦
為善教矣

稱普寡學術及為相遂
不釋卷而篋中所携不
論語一編然果身體而
行之則德行事業必有
觀而普於忠恕之教且
能服膺勿失則亦徒知
漏而已今乃云半部定
下半部致太平尤為因

名終南隱士种放字名遂洛陽人不至

放沉默好學隱居終南以講習為業從學者眾資以養母母亦能樂道薄滋味轉運使宋惟幹言其才行詔使召之其母恚曰嘗勸汝勿聚徒講學果為人知不得安處我將棄汝深入

窮山矣汝乃稱疾不起其母盡取其筆硯焚之與汝轉居窮僻人迹罕至帝嘉其節命有司時加存問

巳癸四年春二月己未朔日食

置審官院

初帝慮中外官吏清濁混淆命官考課號磨勘院至是改為審官院掌審京朝官其幕職州

縣官別置考課院主之

交州黎桓入貢詔封為交趾郡王

桓遣使來貢并上丁璿讓表朝廷懲孫全興之敗許之以桓為靜海節度使封交趾郡王尋

進封南平王丁氏據安南凡三傳為黎桓所篡

青神後周縣今屬眉州民王小波作亂

初蜀亡其府庫之積悉輸汴京後任事者競起功利於常賦外更置博買務禁商賈不得私

市布帛蜀地狹民稠耕稼不足以給由是小民貧困兼并者益糶賤販貴以規利青神民王

小波因聚眾為亂且曰吾疾貧富不均今為汝均之貧者爭附遂攻青神掠彭山唐縣今屬眉州殺

縣令齊元振剖其腹實之以錢惡其誅求無厭也賊黨由是愈熾旁邑響應已而小波死其

黨李順擁眾寇掠州縣多陷四川都巡檢使張玘與小波戰射中之玘為小波所殺小波亦病創死其黨推小波長弟李順為帥眾至數十萬

三月以何承矩字正則為河北屯田制置使考宋史何承矩傳端拱元年承矩請開河北屯田

為屯田使兵開屯田食貨志承矩建議連年沮者頗眾不詳宋元通鑑依傳而以黃懋上書并記

於志拱元年與志同不合今依續綱目志而探錄不詳宋元通鑑依傳而以黃懋上書并記

先是承矩上疏請於順安若即順安軍宋置今西引易河水即易築堤為屯田

于海資其陂澤築堤貯水可遇敵固以防塞此禦戎之要策也既而河朔連年大水承矩知

泊播為稻田水地利以實邊設險固以足食會臨津唐縣金改寧津令黃懋閣上書言

雄州又言宜因積潦蓄為陂塘大作稻田以足食會臨津唐縣金改寧津令黃懋閣上書言

河北州軍多陂塘引水溉田功省易就詔以承矩為屯田使懋為判官發河北諸州戍兵萬

八千人給其役於是開塘灤種稻田凡雄莫霸州平戎順安等軍今順天府保定縣是

堰六百里取江南早稻種課令種之初承矩建議沮者頗眾及稻熟承矩輦送闕下議乃息

而莞蒲蜃蛤之饒民賴其利河渠志塘灤諸水所乘因以限遠其水東起滄州界拒海

信安軍永濟渠為一水又西合諸流為一水東起永濟渠西至霸州雄州合流為一水東起滄州界拒海

北起美金口西南保定軍父母岩合流為一水東起永濟渠西至霸州雄州合流為一水東起滄州界拒海

夏五月以錢若水字澹成一字長為翰林學士

帝謂侍臣曰學士之職親切貴重非他官可比朕常恨不得為之又曰士之學古入官遭時得位紆朱拖紫足以為榮矣得不竭誠以報國乎若水對曰高尚之士不以名位為光寵忠

正之士不以窮達易志操其或以爵祿位遇之故而效忠於上中人以下者之所為也帝然之

六月張齊賢罷以呂端參知政事

殿中丞朱貽業與李沆有姻婭嘗為其同僚王延德大名求補郡沆言於齊賢齊賢以聞帝

以延德嘗事晉邸怒其不自陳而干執政召見詰責延德言未嘗有請齊賢不欲援沆為證

即自引咎遂坐免

以向敏中

字常之開封人張詠

字復之濮州甄城人

同知銀臺通進司

職官志知司官二人兩制以上充

二司舊隸樞密院至是始以敏中詠同知司事隸門下主視章奏案牘以稽出入蓋給事中

之職也

張遜寇準免以柴禹錫知樞密院事劉昌言

字禹揆泉州南安人

同知院事

遜素與準不協一日準與溫仲舒並轡晚歸有狂民迎馬首呼萬歲街使王賓

許州許田人與遜

雅相厚因奏民迎準拜呼萬歲準自辨云實與仲舒同行而遜令賓獨奏臣因互發其私帝

惡之乃左降遜為右領軍衛將軍出準知青州

秋八月丙辰朔日食

冬十月河決澶州

李昉賈黃中李沆溫仲舒罷

自七月初雨至是不止京城廬舍多壞陳穎宋亳間盜賊並起商旅不行帝以陰陽愆和罪

由公府切責昉等曰卿等盈車受俸豈知野有餓莩乎昉等慚懼拜伏遂罷之

狂民遮道妄呼與聽者何涉張遜執奏不過小人伎倆準與之軒辦已屬過當至互發其私爭論不已更夫大臣之體矣

以呂蒙正同平章事蘇易簡趙昌言參知政事趙鎔向敏中同知樞密院事

蒙正嘗因召對論及征伐帝曰朕比年征伐蓋為民除暴苟好功黷武則天下之人燬亡盡

矣蒙正對曰治國之要在內修政事則遠人來歸自致安靜帝然之易簡在翰林八年帝待

之若賓友易簡嘗直禁中以水試敬器小黃門奏之帝召問即令取至便殿親試之易簡進

曰臣聞日中則昃月盈則虧器滿則覆物盛則衰願陛下持盈守成慎終始始帝

之納舊制欲授台輔必使天下稔其名望而後正位易簡以親老急於進用因亟言時政得失

遂入政府自是帝不復有款接意但正色責吏事而已易簡悔之時西北用兵樞機之任專

主謀議敏中明辨有才畧遇事敏速凡二邊道路斥堠走集之所莫不周知帝器之

閏月以陳恕為三司總計使

時復置三司使而罷鹽鐵戶部度支三使分天下郡縣為十道曰河南河東關西劍南淮

京東為左計西為右計恕為總計使魏羽字垂天歙州婺源人為左計使董儼字望之洛陽人為右計使中分

十道以隸焉而各道則署判官以領其事凡涉計度者三使通議之恕言官司各建政令互

出難以經久帝不聽

周太后符氏卒

甲午五年春正月王小波黨李順陷成都以宦者王繼恩為西川招安使討之

李順攻陷蜀邛州永康軍宋置今成都府灌縣是又陷漢彭州乘勝攻成都轉運使樊知古知府郭載

字咸熙及官屬斬關出奔梓州順入城據之僭號大蜀王遣其黨四出攻劫州縣兩川大震

帝議遣大臣撫諭趙昌言獨請發兵急討無使滋蔓帝然之遣繼恩等分路進討以雷有終

字道成為峽路轉運使宋以夔萬等州為峽路續綱目

德曠子通鑑俱誤作陝路今依宋史改

飢民貧富室之粟固不可
擊與盜同科然或迫於飢
寒強求升斗尚可量從矜
恤若乘荒流弊兼掠財物
亦以飢民宥之則強暴肆
行其風又可長乎惟在審
情事之重輕分別科罪始
得其當惡從未減之論未
盡善也

趙保吉寇靈州以李繼隆為河西都部署討之

保吉徙綏州民於平夏即夏州唐時党項居夏州者號平夏部因名部將高文岷等因眾不樂反攻敗之保吉復

圍堡若掠居民焚積聚遂攻靈州詔繼隆帥師討之

饑

先是京西浙饑民相率持杖投券富室取其粟皆坐疆盜棄市知秦州張榮獨取為首者杖
脊餘悉從杖以其事聞帝感悟下詔褒之至是遣使十七人分詣諸道巡撫帝謂之曰彼皆
平民因饑取餼糧以圖活命爾宜悉從未減不可與疆盜同科

三月李繼隆入夏州執趙保忠赴京師

保忠聞繼隆將至先挈其母與妻子壁野外乃上言與保吉解怨獻馬乞罷兵帝覽奏立遣
中使督繼隆進軍及師壓境保吉因夜襲保忠營欲併其眾保忠方寢聞難作單騎走還城
其指揮使趙光嗣閉之別室開門迎繼隆繼隆執保忠送汴保吉遁去保忠至汴詰責釋之封宥罪侯

夏四月削趙保吉姓名墜夏州城

帝以夏州深在沙漠奸雄因以竊據欲墜其城呂蒙正曰自赫連築城以來頗為闢右之患
若遂廢之萬世利也乃詔墜之遷其民於綏銀

置起居院宋沿唐制起居郎隸門下舍人隸中書至是始置院於禁中

初李昉監修國史復時政記至是右諫議大夫張昞請置起居院修左右史之職為起居注

與時政記逐月終送史館以備修日歷上嘉之乃置院於禁中命梁周翰字元褒鄭州管城人等掌其

事周翰請以所撰先進御後付史館從之起居注進御始此時政記先進御自周翰始起居注先進御自周翰始

五月王繼恩復成都獲李順誅之

先是李順分遣數萬眾寇劍門上官正字常清開封人為都監麾下有疲卒數百因激以忠義勇氣

百倍力戰以守會成都監軍宿翰兵至正與之合迎擊賊眾大敗之斬馘幾盡時朝廷聞蜀寇甚或深以

校道為憂正以孤軍破賊於是順又遣其黨率眾二十萬圍梓州知州事張雍德州人都巡

檢使盧斌開封人悉力禦之初雍聞賊起集城中卒千人又募強勇千餘守城斌適還州雍凡

八十日王繼恩過綿州遣石知顯亦官者來援賊不戰而潰斌乘勝追斬二萬餘尋領千兵

思遣內殿崇班曹習破賊於老溪綿州巡檢使胡正遠又遂復綿閬巴蓬劍州五月繼恩至

成都破賊十萬眾斬首三萬級獲李順遂復成都捷聞詔以雷有終知成都府尋降為益州

磔順等八人於鳳翔市順黨張餘復陷嘉戎諸州開州監軍秦傳序死之餘轉攻夔州為白

餘於嘉州蜀盜悉平秦傳序江寧人

秋七月李繼遷遣使來貢

繼遷獻馬謝罪又遣弟延信入覲言違叛事出保忠帝召見慰諭之

高麗請伐契丹詔諭止之

高麗數以契丹侵掠請擊之帝以北邊甫寧不欲為外夷開隙詔撫慰之自是不復入貢

八月以王繼恩為宣政使

中書以繼恩討蜀寇功欲除宣徽使帝曰朕讀前代史不欲令宦官預政宣徽使執政之漸

也止可授以他官宰相力言繼恩有大功非此不足以賞帝怒深責之乃命學士張洎錢若

水議別立宣政使以授之張雍盧斌以守梓州功嘗進秩考張雍盧斌同守梓州續綱目宋元通鑑錄雍制斌今依本傳增輯

內侍領兵仍唐製政其後童貫梁師成之擅權實由此開其端太宗雖不與宣徽之除而命之領兵已屬乖舛作法於涼不能辭貽誅不善之責矣

以張詠知益州

蜀當寇掠之際民多脇從詠至諭以恩義使各歸田里且曰前日李順脇民為賊今日吾化

賊為民不亦可乎有牒訴者詠灼見情偽立為判決人皆厭服其為政恩威並用蜀民畏而

愛之先是城中屯兵尚三萬人無半月之食詠知民間苦監貴而廩有餘積乃下其估聽民以粟易監未踰月得米數十萬斛詠度有二歲備乃奏罷陝西運糧帝聞之喜曰此

了吾無憂矣

以趙昌言為川峽都部署尋罷知鳳翔府

王繼恩在蜀不能戢眾郡縣多叛帝意頗厭兵召昌言謂曰西川本自一國太祖平之今三

十年矣昌言知帝指即前晝攻取之策帝喜命昌言為川峽招安行營都部署自繼恩以下

並受節制昌言既行或奏昌言有反相不宜握兵入蜀恐後難制乃詔昌言駐鳳翔時昌言

已至鳳州詔追及之因留候館不復進尋罷知鳳翔府

九月以襄王元侃帝第三子即真宗為開封尹進封壽王

帝在位久儲貳未立馮拯字道濟河陽人等上疏言之帝怒斥之嶺南中外無敢復言者寇準自青

州詔還入見帝曰朕諸子孰可以付神器者寇準曰陛下為天下擇君謀及婦人中官不可

也唯陛下擇所以副天下望者帝俛首久之屏左右曰襄王可乎準曰知子莫若父聖意既

以為可願即決定遂以元侃為開封尹進封壽王

以寇準參知政事

先是準既罷知青州帝念之不置謂左右曰寇準在青州樂乎左右揣帝意且復召用因對曰陛下思準不少志聞準日縱酒未知亦念陛下否帝默

然至是召還遂拜參知政事

既任以領兵之責必平日
悉其為人豈有以反相一
語之壞而罷其事者比較
之漢光武信讒更為不及
矣

冬十二月戊寅朔日食

是日陰雪羣臣以不食稱賀

以陳恕為鹽鐵使

總計使果不便乃罷之復以三司兩京十道歸三部各置使以恕為鹽鐵使時帝留意金穀

召三司吏李溥河南人等詢以計司利害溥等上七十一事詔以四十四事付有司行之餘下

恕等議賜溥等金錢悉補侍禁殿直帝語恕等曰溥等於錢穀利病自幼至長廢處其中必

司錢百萬募吏能言本司不便者令恕等量事大小賞之恕將立茶法召茶商數十人俾各條利害恕閱之第為三等語

副使宋太初字永初澤州晉城人曰吾觀下等固滅裂無取上等取利太深不可行於朝廷惟中等公

私皆濟吾裁損之可以經久於是始為三法行之貨財流通恕有心計釐去宿弊帝深器之

便殿奏事帝或未察至刑誦議恕踉蹌退至殿壁俟帝意稍解復進懇執前論終不易帝亦多從之